



果园史话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duxiu.com

# 果園史話

中共得利寺人民公社委員會編

王秋 插图

☆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 1/32 · 7印張 · 170,000字 · 印數：1—12,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158·21 定價(6)0.85元

## 前 言

复县得利寺农村史与讀者見面了。

这是一部反映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它記載了解放前后得利寺人民群众的生活、劳动和斗争。

得利寺管理区位于辽东半島北部，是著名的苹果产区。

远在一九〇八年，日寇侵占辽东半島后，他們梦想长期統治中国人民，派池田等六戶日本人霸占了得利寺的土地，强迫中国人民給他們栽了果树。附近的地主富农們在他們的吸引下，也雇长工在山地和平地試栽了果树。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自由和土地，受着日寇的統治，受着日寇和地富的双重压迫和剝削，天天过着飢寒交迫、悲惨痛苦的生活。

解放后，全区十二万株果树才回到人民的手里。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組織了果树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二年又改組为初級社；一九五五年冬合作化高潮时期，四个村，五个

1955/96

初級社合并为得利寺高級社；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建成人民公社，这里改为管理区。

全区土質瘠貧，所有果树百分之七十都栽在山坡上。一九五二年前，果树腐烂病蔓延成灾，桃小食心虫、卷叶虫、紅蜘蛛等相繼为害。加之群众不懂水土保持，每到雨季，粪、水、土大量流失，呈现一片衰亡景象。所以苹果产量低，隔年結果現象严重。

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經營管理的不断改善，依靠社内充足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大規模的水土保持、整枝修剪、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綜合性的技术措施，使老树恢复青春，弱树恢复健康，基本上消灭了果树隔年結果現象。果树单株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二十六斤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百六十斤。苹果出口量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十二点八提高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八十八。因此，这个管理区，历年是省、县的果树生产模范单位。一九五七年曾得到国务院的“水土保持”奖旗。

这个管理区，在合作化第一年（一九五六年），在生产和社員收入水平方面就超过了当地的富裕中农的水平，并逐年提高，现在家家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

这个管理区，现在有了鋼鉄厂、炼焦厂、化工厂、联合工厂、果树大学、科学研究室、气象站、金霉素飼料場、人工授精站等工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机构。

我們在編写农村史时，特別注意到通过这个地区的地方特色，表現农村的面貌和发展变化。

我們把解放前这里开始有果树到成立人民公社，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作四輯来写。第一輯着重反映解放前日伪統治时期，日本鬼子和封建势力勾結，如何瘋狂的殘酷压榨劳动人民。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描写了劳动人民那种自发性的反抗和斗争，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和勇敢。第二輯描写了解放得利寺的战斗和土改运动，表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向国民党匪帮和封建势力所作的英勇、坚定的斗争，表达了他們得到解放，当家做主，揚眉吐气的心情。第三、四輯，是反映从一九四八年建立第一个果树生产合作社到成立人民公社这一段复杂的斗争，偉大的变革。描写了尖銳、曲折的两条道路斗争，描写了合作化制度逐年显示出的无比优越性。尤其是記述了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工农业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大跃进，各个生产、工作崗位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的模范事迹；記述了城乡之間相互支援、全民大办鋼鉄、大搞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等活动。

总之，从这部农村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人民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和唾弃；对新社会、共产党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和感激。

这部农村史的作者和口述者，有党的总支書記、管理区主任、支部書記；有生产队长和广大社員；也有供銷社主任、医务人员、教員、大学生、小学生和下放干部。这說明劳动人民既然能用双手創造历史，同样也能用自己的双手写出历史来。

这是一部真实的、形象的、生动的階級教育教科书。它将鼓

舞我們和青年一代，更好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向着人类最美好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再前进！

由于編写時間短促和写作水平不高，我們深深地感到这部农村史，还不能把我們得利寺的全貌，特别是大跃进以来一日千里的现实生活反映出来，而且缺点在所难免，希望亲爱的讀者們多多提出意見和批評。

正是：

劳动人民登史台，  
万里江山鮮花开，  
社会主义春來早，  
斗争千秋傳万代。

中共得利寺人民公社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 目 录

前 言

## 第 一 輯

果园里的斗争 .....	3
逼租 .....	8
小琦的命运 .....	11
拳打二娃子 .....	15
辛酸的童年 .....	19
痛打警狗子 .....	25

## 第 二 輯

解放得利寺的战斗 .....	31
搬家 .....	35
起枪 .....	40
农民自卫队 .....	43

鉄孩子參軍 .....	47
-------------	----

### 第三輯

一段弯路 .....	55
貧雇農的心意 .....	58
比 .....	63
走大家富裕的道路 .....	68
第二次入社 .....	74
萬戶向太陽 .....	80
一個試驗室的誕生 .....	84
命令水土不下坡 .....	99
山中公路 .....	105
西洼子翻身記 .....	108
棵棵果樹結好果 .....	111
進京之前 .....	117
趕野豬 .....	125
全家上陣戰洪水 .....	128
一條小奶牛 .....	134
糧食大辯論 .....	136
蘋果樹案件 .....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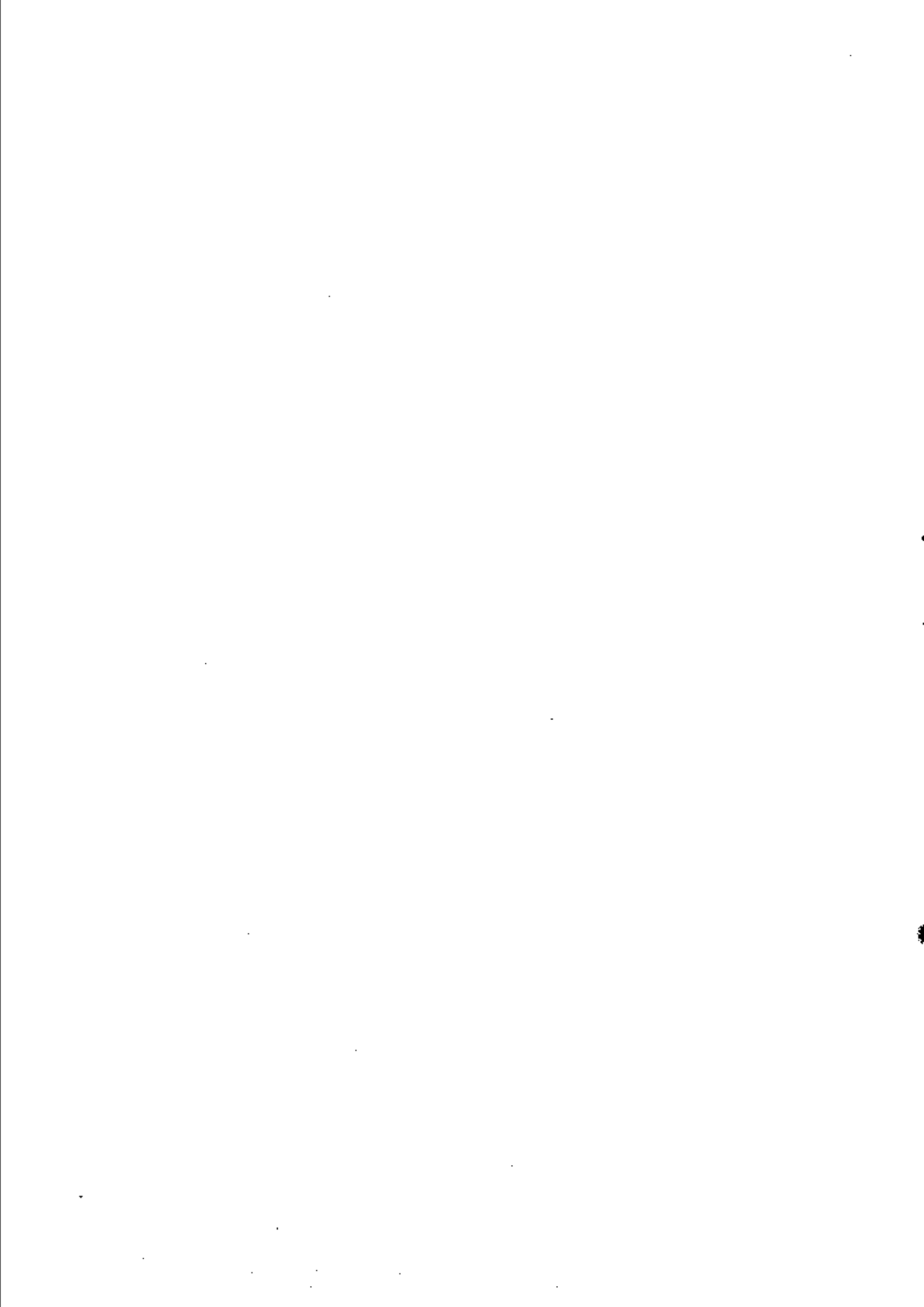
### 第四輯

高爐平地起 .....	151
-------------	-----



为了鋼鐵 .....	154
紅領巾淘鉄沙 .....	156
土法煉焦的故事 .....	158
战胜抹脖旱 .....	162
車子滿山飞 .....	167
深夜里的声音 .....	172
砍断私有根 .....	174
金霉素飼料 .....	181
荒山建药場 .....	187
服务到工地 .....	197
工地医疗記 .....	202
办食堂 .....	205
飼养員老谷 .....	208
支援 .....	210
幸福的晚年 .....	214

第一輯



# 果园里的斗争

蒲文成 于成荣等 口述

都本香 整理

一九〇八年，日俄战争以后，沙皇俄国把在我国东三省南部的全部特权转让给日本。

日本为了阴谋长期统治东北和进攻内陆，以保护铁路为名，除派遣了大批军队外，还派来一些退伍军人和无职业的浪人，霸占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公地”，强迫中国人民给他们筑屋、栽植果树。得利寺的苹果树就是在那个时候栽起来的。

当时霸占得利寺、栽植果树的，有池田、松井、木番、笠原等敌寇，而最大的一家还是下野。这个家伙待工人毒辣、刻薄，经常骂：“中国人统统的死了好！”“九一八”以后，东北全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鬼子更加凶恶了。他们经常雇用三、四百人，秋收的时候多到一两千。中国人给他们干活，连受累带挨骂，

簡直都喘不過氣來。他們在園子周圍栽着嚴密的刺槐，在刺槐上釘了鐵刺綫，鬼子們帶着槍，還養着狼狗。……盤剝和壓榨一天比一天厲害，而中國工人在日本果園里的鬥爭，也一天天多起來。

—

在下野的園子里，有一個洋鬼子叫成田。這個家伙是小個，兩隻眼凹進去，嘴撇的挺長，滿嘴長着里出外進的大牙，他是下野園子的一個頭目。這小子壞得很，他為了便于監視工人，就硬叫工人集中干活。

有一次鎌草，他在一旁躺着看書，身邊放一面鏡子，從鏡子里監視工人。這一天，張祖殿和大家一樣，不直腰的緊干，偶爾住手擦一把汗，就被成田從那面鏡子里看着了。他走過來張嘴就罵：“他媽的，統統的混蛋，干活的沒有。”張祖殿一聽，氣不打一處來，沖上前和他辯白。鬼子亂七八糟地罵着，却說不出個道理，比比划划的還要打。工人一看，把鋤頭一扔，都擁上來了，一人一句。鬼子看情景不好，哇啦哇啦又說了幾句，誰也听不懂，他就自消自滅地老實了。

後來工人們加強了警惕，做活時專門瞅着鬼子的屋門，鬼子若不出門，大家就停一天不干活。一天下午，孟慶林見成田沒出來，就跑到長滿草的小溝里去躺着。誰知成田這小子忽然神不知鬼不覺地飛快地走來了。大伙一看，都急忙干起來。可是孟慶林躺在溝里，却躲不及了。成田一直走到他身旁，立時火了，象個擰腳騾子似的咆哮着。孟慶林心眼快，就地滾起來，直喊肚子

疼。大家从旁也帮着說：“他病了，病的很厉害。”等把成田胡弄走后，大伙一研究，这小子是从后門钻出来的，以后还得防备他这一手。

## 二

下野园子的另一个头目叫板田，这个小子和成田一样坏。有一年六月噴葯水，天热的象下火一样，板田还逼着工人拚命干。人都累迷糊了，板田还一再催着：“快！快！快！”开葯水車的子成荣实在累沒法了，想了想說：“掌柜，机器不轉了。”板田把眼鏡卡在鼻尖上，象条瘦狗似的，貓着腰一試驗，真的出了毛病。他督促着說：“快修理！”車子坏了，活不能干了，挑葯水的、把管子的，就把扁担、龙头扔在一边，都躺着睡觉去了。一直修理到日头卡山，机器还沒修理好。鬼子急的直喊：“于成荣大大的坏，机器容易修理的，不該玩一下午。”他那股凶势又来了，一口一个“八嘎”。于成荣也沒上火，心里暗想：“老混蛋，我和你暗斗。”天黑下来了，于成荣問大伙：“休息的怎样了？”大伙說：“差不离了，再少干点也行，运动运动体格。”于成荣沒費什么事，把机器一开就轉了。

八月里打葯水的时候，板田还是罵罵咧咧的。于成荣一看，这小子是慣病，不斗他一下他是不知道厉害。沒过五分鐘，于成荣又报告他机器坏了。这时，正是虫子最厉害的时候，若一停工，損失就大啦。板田火了，鬼子話、中国話一齐說，嘟嚕了一陣，叫于成荣十分鐘内修理好。有些人对于成荣說：“这回叫他

自己修理，免得修理不好，他說咱們心坏。”于成荣一听也对，就叫板田自己修。鬼子从油門到汽缸都檢查了，也沒找出毛病，他轉來轉去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才說：“誰修理好了給加五个工錢。”大家一听，誰也沒有理。鬼子急的兩只手緊撓，从兜里掏出一元錢，叫买餅干吃，多給帮忙。不多一会，大伙一边吃着餅干，一边說：“工錢給多少且不說，連你都修理不好，恐怕我們也够嗆。”板田急忙說：“五个，五个工錢給。”这时，于成荣看大伙都歇的差不多了，就拿着鉗子和螺絲刀站起来，把螺絲紧了紧，擦了擦油，搖了一下还是不轉。于成荣紧晃着头，装着很用腦子似的想了半天說：“大概是挤油的瓦螺松了，加块鉄片就好了。”板田連說：“好的，好的。”于成荣用剪子剪了块鉄片，塞进去，一压火，机器就突突地轉了。鬼子乐的直說：“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可是工人还是躺着，誰也不动。板田嚷着：“干活計，干活計。”蒲文成說：“五个工錢还没給呢。”板田急忙又从腰里掏出三元錢，工人一个一个才懶洋洋地爬起来。等板田走了，人們問于成荣：“你这是怎么搞的？”于成荣說：“原来就有个鉄片，今天叫我拿下来了。鬼子累死也找不着这个毛病。”大伙一听，都笑了。

### 三

得利寺北，火車站边，是笠原的果园。这个老笠原虽然果树不太多，他过去可是这些日本人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官。他长的挺粗，和荷包蛋子猪一样，不过，神气可挺足，和他說話都得垂

手立站。給他干活的，十个有九个挨打。

一年冬天，他叫工人搗糞。本來搗糞應該一層一層地搗，戴常發却說：“若按部就班地干，叫這老鬼看見了，又要嫌干的少了。”大伙說：“那麼你有什么辦法？”戴常發四下望了一下，見老鬼沒來，就比划了一陣。大伙一看也行，就按照他的辦法干起來了。搗了半天，挖了一個很深的坑，大伙就都坐到坑里，誰也不干了。午後，工人們仍然在坑里坐着，不多一會，老鬼子一搖一晃地走來了。坑上面放哨的人立時喊着：“快干，快干，越冷越快干。”鬼子走到跟前一看，情緒都很高漲，他很滿意，縮着脖子沒站多大一會，就滾回去了。其不知我們在坑里坐的屁股都疼了。

這些鬼子，他們再凶狠，也制伏不了中國人反抗他們的心願。



## 逼 租

卢屯小学 司安明  
教导主任

一九三八年是个多雨的年份，阴雨連綿，有时一連几天見不到太阳，把庄稼涝的又黄又瘦。这年我家种的地是地主馬尙安的，也同样遭到涝灾。秋收后，打的粮食很少，連交租都不够。这时，我們一家的男女老少都在提心吊胆地怕地东来收地租。那时，我虽然才十多岁，不太懂事，也和大人一样，分担着忧愁。

傍晚的时候，老地东馬尙安来了。他有五十几岁，留着一个小平头，大搖大摆地走了进来。我父亲迎出門去，把他讓到屋里，殷勤招待，問长問短。母亲忙着准备午飯，父亲就开始向地东講說秋收情况：“今年受了涝灾，年景歉收了，只打了十几石粮，全部交租也不够。”地主听完，只說了一句話：“少一斗也不行！”父亲再三哀求，要把不足的部分落下，以待来年再还。地东不耐煩地說：“你不必麻煩了，一点也不能少，粮不够你还有

牛、有猪、有車呢！欠下租粮是不行的。”吓的父亲两腿发抖，两眼直溜溜地瞅着那狠心腸的地东，再也說不出話来。父亲被逼的实在沒有办法了，只好在地东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一定要高看一步，不然我們一家就得活活餓死呀！”这时，地主的答复也只有两个字：“不管！”全家男女老少被逼得都落了泪。我爷爷坐在炕上，也苦苦哀求，結果还是啥事不頂。吃完午飯，馬尙安把十几石粮全部拉走了。他临走时还告訴我父亲：“赶紧把缺的租子准备好，过几天我就来拉。”

过了不几天，馬尙安真的又來了。他沒等坐下就問：“缺的租子准备好了沒有？”父亲低声回答：“出去轉了不少天，也沒有找出条路来。还是請你高看一下吧！明年一起还清。”馬尙安說：“不行，別討麻煩！赶紧核一下，車、牛、猪一共能頂多少租吧。”父亲一听怎样哀求也不行了，就擦干了眼泪，咬紧了牙关，一橫心，不哀求了，讓他都赶去吧！

下午，我們全家老小，眼看着自己心爱的牛、猪、車都被地东赶走了。

这件事虽然完了，但是我們的心還沒落底，因为头年盖房子、栽果树曾占了地主刘福洪的地，地价還沒还清。父亲和母亲为这事又整天在愁，吃不下飯，睡不好觉。母亲愁病了，吓瘋了，家中无錢求医，只好一天天挨下去。

旧历年临近了，地主家都在杀猪宰羊，我們家的猪早被馬尙安赶走了，没有什么可杀的了，父亲便叫哥哥把剩下的几升豆子

泡泡，做点豆腐。

第二天，豆腐湯子剛燒好，地主刘福洪的老婆就要錢来了。母亲带病陪着她，要求緩緩期。正在这时，外边狗咬起来，越咬越近，哥哥抬头向外一看，地主刘福洪也气冲冲地走来了。他一脚門里，一脚門外，就大声嚷着：“你們还做豆腐，还准备过年！……”說着說着靠到豆腐缸跟前，两眼一瞪，用肩膀猛地一撞，豆腐缸打了，豆腐湯子洒了一地。在这同时，他的老婆也把火盆从母亲的炕上摔到地下。

当时父亲不在家，哥哥跑到站里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气的够呛，馬上到警察分所把刘福洪告了。但是，沒等分所傳刘福洪，刘福洪反而在日本警护队把父亲告了。警护队立即把父亲傳去，不問原因就用爐鈎子打，并告訴父亲：“錢不許少給，一定要在年前全部还清。”父亲回到家后，覺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門，愁的抬不起头来。

过年的时候，財主家都吃香的喝辣的，飲酒作乐。我們家却少吃少用，連块豆腐都吃不成，哪还有心乐呢！

过了年，正月十九日祖父就愁死了。那年冬月二十一日母亲也死了。我們被逼的家破人亡，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債務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直到解放，打倒地主，我們的苦日子才算結束了。

## 小琦的命运

社員 曲德讓 口述

李光春 整理

現在的孩子上托儿所，上幼兒園，又唱歌又跳舞，簡直是上天堂了。可是我那侄兒小琦，在舊社會遭的罪，簡直是入地獄一樣啊！

解放前二年（一九四三年），小琦才十歲，他爹頭幾年得黃病拉血死了。媽媽領着小琦和他哥哥改嫁了。後來他后爹因為孩子大了都能吃，不給養活了，又都送給我。我領着小琦在大惡霸申柏軒開的絲房裏繅絲。小琦才有桌子那麼高，又黃又瘦，淨剩皮包骨頭了，每天從早晨四點鐘就起床，晚上九點鐘才住工。三九天小琦身上連點棉花都沒有，披一條破麻袋，穿一雙撿來的“鴛鴦”破鞋。小琦雖然人小，壓在他身上的活計卻很多，申柏軒硬要他和大人一樣，打板、送絲、拿蠶……

夜里，我們爷俩睡在上炕上，小琦由我攬着暖和，盖着那条破麻袋。小孩都是觉多，小琦早晨起不来，叫申柏軒狗管纜的看見了，啪啪就是两撇子。气的我曾偷着拿起纜头，摔碎了三、四个。

过了正月，小琦实在受不住了，就跑了。后来我知道小琦跑家去了，就回家对我母亲說：“前天申柏軒吩咐警察把誤工的十几个工人綁起来，用棒子打的死去活来。小琦要再往家跑，恐怕我也得被打死。再者粮食五元錢一斗，我一月才挣三元五，小琦不做工，全家还不得餓死。”

老太太虽然七十多岁，走一步一打晃，却自己拾草做飯、給人家紡綫……来維持这一家人的生活。她不忍心讓小琦去受罪，咬咬牙說：“不去，孩子不能下这个火坑，实在沒法就要着吃。”小琦站在旁边，两眼眨巴眨巴，一头钻到我怀里，哭起来。小琦这一哭，我心里直发酸，默默地低着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小琦說：“伯伯、奶奶，你們都不用管我，讓我自己去找碗飯吃吧。”我說：“孩子，我要飯也养活你，別胡說。”老太太也唉声叹气地說：“你一个小毛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小琦一边哭一边模模糊糊地說：“我去……出家……”这时，我的心就象薙下来一样，把小琦推出怀，走到房后，盯盯地看着那棵歪脖子树。老太太心眼快，怕我寻短見，急忙跟出去，气冲冲地說：“你糊涂啦，你还有媽呀！……”

这一夜，我們一家人哽哽咽咽地哭了很久。天放亮了，我糊里糊涂地硬着头皮上工去的时候，小琦醒来仍旧說：“奶奶，伯伯挣錢你花，我……我去出家。从前我上龙潭山拾草，常和老道

在一起嘮嗑，老道給我餅子吃，還告訴我出家能吃饱飯……”

老太太淌着眼泪，想了想实在沒办法了，就一字一泪地說：“好……孩子，我和你一起去。”

过了些日子，我又回家的时候，意外的小琦并沒出家，当天晚上，我老母亲又向我講起了这段經過。

那天早晨，小琦沒吃飯就催促說：“奶，走哇，奶，走哇。”老太太走出去又走回来，哭了三气，始終也沒哭出个办法，只好領着小琦向龙潭山走去。

这个山就在得利寺的后边，滿山是大石头。石縫里长着刺，連插脚的地方都沒有。老太太走一陣坐一陣，实在累急了，就一步一步往上爬。她爬到大山頂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四下望着說：“咳！这真是人少野兽多的地方，滿山滿谷連个人影也沒有。”往山下看看，阴森森的，风刮着那搖搖摆摆的小草，从草堆里影影糊糊地看到那个小庙，孤单单的。

这咱，老太太的心又軟了，她問孙子：“小琦，你真願意出家嗎？”小琦說：“願意。”

老太太摸着孩子的头頂，擦着眼泪說：“孩子，你哪知道出家的难处啊，你要到庙里去，有个三灾八难的誰理你呀！老天哪，我四十岁死了男人，老了又送孙子出家……”

老太太趴在石头上，哭的不成声了。过了一会，她站起来，看見岭后有戶人家，便喊小琦：“早晨你沒吃飯，餓了吧？走，到那家歇会去。”

天已經正午了，他俩勉强爬过一道岭，走到龙潭后老卢家。这

家人很善良，說了很多壮气的話：“很伶俐的孩子，怎能讓他出家呢？沒飯吃，山上還沒有野菜嗎？穷还能穷到底嗎？回家去对付过吧。”

老太太本来对出家就不太願意，听老卢家这一說，主意就拿定了，对小琦說：“回家，决不出家，死就死在一起，不能死在八下。”

就这样，他們祖孙二人又回来了。

現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了。过去这段苦日子总算熬过去了。我这个侄，現在是安东一个厂子的工人，已經結了婚，过上了幸福愉快的生活。



## 拳打二矧子

社員 王景春 口述

陳上慶 整理

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在外地轉了一圈，也沒找到活干，清明以後，才不得不硬着頭皮到花紅溝的灶王爺家扛活去了。

灶王爺，是地主徐丕君的外號，他有个雇伙計不給錢的臭名聲，特別是一到挂鋤的時候，他就到處找岔，想辦法辭退伙計，不給工錢。所以，這年剛挂鋤，我們幾個伙計就謹慎的提防着，怕灶王爺再施陰謀詭計。

有一天，灶王爺冷冷地對我們說：“庄稼人是靠賣力氣吃飯的，別把你們閑壞了。這兩天你們上老崗子山上去‘退’些樹枝來，留着冬天好燒。”原來我們尋思挂了鋤該輕閑些了，誰想到灶王爺又支派了重活計。大伙心里不高兴，活干得也不起勁，蹲的蹲、坐的坐，誰也不願上樹。這一天也沒伐下多少樹枝。太陽快卡山



的时候，在树上的一个伙计忽然看见灶王爷的二少爷徐振玉摇摇摆摆地来了。这位二少爷长的矮小，丑陋阴险，所以大家背后都叫他“二娃子”。二娃子来到树跟前向四面一瞅，皱眉挤眼地对我們喊：“一天才‘退’这点树枝，你們就这样干行嗎？”我們知道他是故意来找岔，誰也不理他。二娃子見我們不吱声，更凶起来，又說：“就养活你們这些白吃饱，真不如把粮食喂四条腿的。”你看，他罵我們还不如牲口！气得我滿臉通紅，从树上跳下来，指着二娃子狠狠地說：“你說什么？你們老徐家的地哪一块不是我們給种的？你說我們不如四条腿的，那么你們姓徐的种了多少地？干了多少活？你們家哪一个能比得上四条腿的？”

二娃子被我狠狠地搶白了一頓，一时哑吧了，一句話也說不出。过了一会儿，又装模作样地說：“嘿，好啊！你胆子也不小哇，敢罵我姓徐的！我問你，你想不想干了？”我一听这話，就明白了他的鬼道眼，他是想趁机辞退我，白撿半年的工錢。我便沒有好气地說：“干不干怎的？”

“干你就老老实实干。不干，你就給我滾！”二娃子滿嘴噴吐沫星子，象个狼似的嚎叫着。

“好，走就走，不过可得把工錢給我算清。”我知道他的花招，便紧釘問了一句。

二娃子嘿嘿地冷笑了几声，狡猾地說：“到我們姓徐的家来干活，不干到秋是不用想拿工錢的。”

“我偏要，你欺負旁人行，欺負我姓王的可不行！”我大声喊着，肺都气炸了。

還沒等我說完，二娃子撇着嘴，陰冷地說：“別說你一個姓王的，就是十個姓王的，錢也要不去。”他的話太噎人了。我猛的向二娃子撲去，掄開一對拳頭，沒頭沒腦地打起來。站在一旁的幾個伙計，也大聲助威：“老王，使勁打！”

二娃子讓我揍了一頓，起初是東西躲避，最後見勢不好，就急忙抱頭逃跑了。

大伙望着二娃子狼狽逃跑的背影，都禁不住哈哈放聲大笑起來。笑了一陣，忽然一個老伙計止住笑，關心地對我說：“景春，你惹禍了，還是先到外邊躲幾天吧！灶王爺是不會放過你的。”我說：“不！我还是要回去，看他們敢把我怎樣？不給工錢，我就和他們拚！”“對，他要賴，我們大伙就都不干。”許多人都這樣說。我看大伙都是一條心，自己胆更壯了。話說完了，大伙收拾起工具往回走。剛走到門口，就見灶王爺氣勢洶洶地迎上來，指着我說：“你這個窮小子，想造反？你沒打听打听，咱花紅溝老徐家是好惹的嗎？無法無天的竟敢動起手脚，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一見灶王爺親自出馬，我更來气了：“你別來這一套，誰不知道你們老徐家雇伙計淨要賴不給工錢！告訴你，我姓王的不是好惹的，要我走不難，可得把工錢算清。”

“不到秋想拿工錢？我們姓徐的還沒立下這個規矩。”灶王爺說完，還對我癡笑了一下。

“誰管你們家的什麼規矩，干了活就得給錢。”

“對，要走得把錢算清了。”幾個伙計插了一句。

灶王爷原先以为把我赶走很容易，这回他才觉察到对手不光是我一个人了，于是便故作镇静地威胁说：“怎么，你们这帮穷小子为啥也夹在里面乱起哄，想造反吗？”

伙计们没有怕他。一个伙计挺身而出，和他讲理：“干了活，不给钱，我们穷人吃什么？你姓徐的真耍耍赖，我们大伙就都散，谁也不干了。”

这时候二愣子老婆和灶王爷的老婆也出来了，母狗一样的大吵大嚷，破口骂街，一时惊动了四邻，大家都跑出来看热闹。

灶王爷看看事不妙，慌了神，卡巴着眼睛想主意。灶王爷的侄儿徐正风也从屋里跑出来。他听说伙计们都要走，灶王爷弄得骑虎难下，就暗暗跟灶王爷喳喳了一阵，可能是劝他不要闹大了，以防伙计们都不干了，地没人弄。灶王爷想了想，叹了一口气，象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步一步进屋去了。

我们终于胜利了。

从那以后，灶王爷还想了些花招，打算欺负我们，不过由于我们人多心齐，哪次他也没得便宜。到了秋，拿了工钱，大家才一齐离开了灶王爷家。

## 辛酸的童年

大连医学院学生 宋学夫

我现在是个大学生，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回想起我的童年，却是那样的辛酸，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六、七岁的时候，同哥哥姐姐一起跟着爹妈上山开荒。常常是干了一天活，累得筋疲力尽，到晚上还没有米下锅。我们只好烧点开水，吃两个葱叶，悄悄地睡下。

有一年夏天，赶上了连雨天，全家大小九口，一连两天没有吃饭；屋子不住点儿的漏，山上下来的山洪，透过墙根往屋里流，把屋里的破葫芦头和破鞋都漂了起来。一家人肚子里饿的吱吱叫，还得成天成夜地往外排水。我四岁的小侄女，饿的哭着喊叫：“我要吃饭呀！我要吃饭呀！”没有办法，我便和哥哥冒着雨，跑山上采些蘑菇来家熬汤喝。大人的嗓眼粗，勉强咽得下

去，可是孩子吃了一口，再就说什么也不吃了。

正在这危难的时候，西院老姜头在外边弄来了一斗苞米，好心的姜大嫂，马上给我家送来二升。这真是雪里送炭，全家乐的不得了，赶紧上磨拉了，拌了野菜，糊了饼子。吃完饼子，我和哥哥在东屋往外排水。一桶水还没舀满，就听我大嫂在西屋没有好声地招呼着我小侄女的小名。我和妈妈扔下水桶，便都向西屋跑去。过去一看，我那平素说话小嘴儿巴巴的小侄女，长拖拖地躺在土炕上，嘴里冒着白沫。爹哭娘叫地招呼了一气也没有用，不大一会儿就咽气了，小手里还紧握着一小块野菜饼子。全家哭成了一团，妈和大嫂哭的死去活来。我的心象被刀扎了一般，可怜的一条小生命结束了，身上连条小裤都没穿。

第二天，哥哥看外边的雨住了，便找了块破席头，将小尸体卷了往山上送，我也心情酸痛地跟了去。回来时，刚走到地主吕作范家的门口，就看吕作范的小老婆端了一瓢雪白的大米饭，一边喊：“秉仁哪！把狼狗牵回来喂一喂。”一边把饭倒进石槽里去。我当时奇怪地问哥哥：“哥啊，他们怎么拿大米饭喂狗？”哥哥哼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哥哥的心里不好受，再也没有追问。

有一次，大北风卷着雪团封锁了我的家。家里没吃的了，爹到外边去借粮，一连两天没有回来，妈妈弄些烂干菜熬了，谁也吃不下。一直盼到第三天傍晚，爹回来了。他进屋把夹着的小面袋往炕上一摆，就一头扎到炕上了。原来爹也是好几顿没有吃饭，连冻带饿地迷昏了。家里人见弄来了粮食，都乐了。我也从

土炕上爬了起来。媽媽打开面袋一看，哪里有粮！是半面袋黑得象驢屎蛋子的烂土豆。媽燒火煮好了，我吃了一口，巴苦死辣，便又吐出来，哭着躺下了。媽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我多吃几个，不然怕餓坏了。……

每年冬天，我和沟里的一些面黄肌瘦的穷孩子上山拾草砍柴时，总要担惊受怕的，因为地主說那些山都是他們的，一草一木也不讓穷人动。我們沒有办法，每天上山拾草时只好放上哨，发现地主来了好跑。

有一次，我們六、七个小伙伴心血来潮，到离家六、七里路远的国旗山后沟砍榛柴。我們寻思离地主家远，也沒放哨。不到半下晌，就拾够了扛。大家很高兴，也沒敢休息，扛起来就往回走。誰知从山頂往下走了不远，就听迎面一声喝道：“放下！”我听了这一声，心里立刻翻了个个。因为我听清了这是地主呂作范的狗腿子沙振开的尖老婆嗓。

我們剛把榛柴放下，沙振开就狠一般地冲到一个孩子跟前問道：“誰叫你們来砍榛柴？”說着“拍”就是一个耳光，打的那个孩子媽的一声哭叫起来。接着照第二个孩子的小肚子上就是一脚，給踢的仰面朝天。我正好在第三个，他一巴掌打来，我一躲，拳头落了空。接着他又一脚踢来，我又一閃，沒踢着。因为他用力过猛，自己却跌了个腚蹲。这下，他更凶狠了，爬起来抓住了我的一只胳膊，用力往山下一推，我便滾到大雪窟窿里了。他挨个打够了，把我們的繩子和鐮刀都一起拿走了。

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山顶上的风又猛烈地刮起来，吹着山上的干柞树叶发着哀鸣。几个小伙伴抹着眼泪，把我拽上山顶。因为扛草累了一身汗，一沾上雪，马上就融化了，灯笼裤子都湿透了。叫风一吹，身上就象浇了冷水，不由打起寒战来。我回了家，就觉着浑身发烫，一阵冷一阵热，一下子就病倒了。

可是就这样地主吕作范还没罢休，还要家长给他具结画押，保证以后再不砍他的榛柴。

我的病好了以后，还是得上山拾草。但再不敢砍人家的榛柴了，只好拾些毛草和树叶。一天，天气很暖和，我们几个小伙伴吃了晌饭便上鸡冠山搜树叶。每人搜满一筐子后，就弄起“洋拉”（一种好烧着吃的虫蛹）来。不大一会儿弄了一大堆。我们刚放到石头上想分，吕作范的小少爷吕秉仁，领着两个我们不相识的孩子跑了来。他们都穿着皮鞋大擎。这回我们可没害怕，因为我们没砍他们一根树枝，便没理他。他趾高气扬地走到我们跟前，一看我们在分“洋拉”，两只小耗子眼盯着看了一会，就动手抢起来。他们一边往兜里揣，还一边威胁地说：“谁叫你们弄我们山上的‘洋拉’！”抢完了抬腿就走。当时我真气急了，拿起镰刀就把他们拦住，大声喝道：“站住，把‘洋拉’放下！山是你们的，‘洋拉’也是你们的吗？”我的几个小伙伴也都一窝蜂似的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着，镰刀在他脑门上直比划：“不还给我们就揍死你！”他们一看我们的势头大，便不自然地把“洋拉”还给了我们，气狠狠地跑下山去了。

在地主的少爷面前显了威风，我们这真是胆大包天了。几个

小伙伴们有说有笑地背起草籠子下了山。可是，剛一走上呂作范家的南山坡，后边傳來一陣乱叫声。原来呂秉仁回去把狗腿子沙振开搬来了，还带的狼狗，汪汪叫着真怕人。一看狼狗来了，我們扔下草就跑。“杂种！哪跑！”狗腿子沙振开一边罵着一边追上了我們。狼狗也冲了上来。我們吓的都跌倒。狼狗从我們的身上蹿来跳去，直撕乱咬。呂作范的小老婆看我們叫狼狗吓的那个样子，一边罵着一边笑。沙振开把我們每个人打了两个耳光子，又对小少爷說：“秉仁，来打，我看他們哪个敢还手！”地主少爷便狠似地扑到我們跟前，举手就打。有狼狗和狗腿子保鏢，我們当然不敢还手。他这边打，狗腿子沙振开和小老婆在那边就笑。打完了，他們又把我們的草籠子扔到沟底下去，便揚长而去了。可怜的几个小伙伴，有的鼻子出了血，头破了，有的腿被狼狗咬破了。我的灯籠褲也被狼狗撕碎了。天黑了，刺骨的小北风猛烈地吹着，我們一个个抹着眼泪到沟里找了草籠子，把撒了的草叉划拉划拉，背回了家。……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們家乡解放了。打倒了地主，穷人都分了房子地。呂作范和小老婆跑了，小少爷不見了，狗腿子沙振开也失踪了。这一下，我們从前在一起砍柴拾草的小伙伴们乐坏了。轉过年，我們这些穷孩子一块入了小学。只四年半時間，我們便学完了高小課程，升入中学。在党的培养下，我于一九五二年光荣地加入青年团。一九五七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大連医学院。



想起从前，看看现在，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和我那些小伙伴们，现在会怎样呢？



## 痛打警狗子

得利寺管理区 崔士民  
文化館长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

这年我才九岁，刚能记住事。只记得那天夜里天阴的乌黑，伸手不见掌，看样子快要下雨啦。我家住的那间小厢房四面透风，屋子里特别冷。我和妹妹吃过晚饭，就钻到被窝里睡了。过半夜啦，我醒来看看妈妈还没有睡，她囫圇身子躺在炕上，翻来复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

“妈，快睡吧！”我喊了一句。

“孩子，你睡吧，我就睡。”可是妈还是没有睡。不怪妈妈睡不着，旧社会的苦日子实在叫人不能安静。这几天爸爸和屯里的侯大伯、于老叔，还有我娘舅他们几十个穷人，为了挣几个钱糊口，就不得不给站里的大买卖家偷着越过税关从大连、普兰店往得利寺扛布。半夜了，爸爸还没有回来，不知道今天晚上扛的

布是不是叫警察給堵去啦？媽媽也許是被這些不吉利的想法吓的睡不着了。天快亮了，媽媽還沒睡着，她心神不安地爬起來，坐在半亮的油燈底下，一針一針地給爸爸補那雙破膠皮鞋，準備下次扛布好穿。

外邊又刮起北風，把屋裏的小油燈刮的緊眨巴眼。這時從窗外傳來驚慌的叫門聲：“開門，快開門！”我從被窩裏伸出頭來，仔細一聽是父親的聲音。這時媽媽又驚又喜，一邊開門一邊問爸爸：“布給人家扛回來了嗎？”可是爸爸並沒有回答媽媽的詢問，三步兩步闖到屋子裏，擦了擦頭上的汗，往炕上看了一眼說：“快收拾收拾，明天一早領着孩子到外屯躲幾天。……”

媽媽很驚訝地問：“怎麼啦？惹了什麼亂子啦？”

後來爸爸就把這天晚上打警狗子的經過告訴媽媽了。他說：“咳！窮日子真難過，掙個錢比登天還難。我們尋思這幾天趁着天冷，沒有月亮，扛幾趟布好掙幾個錢，可惡的鬼子偏偏和我們找麻煩，每天晚上總是派郝大個子在大河沿來堵我們。”

媽在一旁很焦急地插嘴問：“他們把布堵去了嗎？”

爸爸很激動地又接着說：“哪能叫他們堵去呢！布若被堵去，我們就更苦了，得白白給人家扛四趟，賠人家的損失。你也知道，扛一趟布趕上上刀山了，從傍晚到第二天早晨，爬山越嶺，過河走水整整遭一宿罪才能掙到四元錢。若是損失一次布，就得給買賣家二十元錢。這幾天聽說警狗子堵的很緊，我們大伙早就商量好啦，無論如何布是不能讓他們給堵去。萬一碰上了，就叫他們知道知道我們的厲害。所以我們每次走到大河附近都准

备了木棒、石头。今天晚上，我們一到花紅沟的北山，就很害怕，担心碰上这些狗东西。大家的眼睛一直盯着大河两沿的柳塘子，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借着車站的电灯，模模糊糊看到有一群黑东西，不时的还活动着。这时气粗力壮的侯万国和林士平，早就压不住心里的火了，把桥脚子拆下来要冲上去。可是大伙一核計，不能乱打，得有个专人做指揮。因为我走在前面，道又較比熟悉，我就自报奋勇把这个責任担起来了。”

媽媽忙問：“前边的黑东西真是警狗子嗎？”

爸爸又接着說：“当然是他們。約离我們十来丈远时，这些警狗子又往后动了动。这时我們看的更清楚了，原来这几个警狗子只有两杆破枪，他們看見我們人多，恐怕是害怕了。我們赶快走到他們的跟前，警狗子才象狗熊似的縮头縮脑把那枝破枪朝外一伸，喊道：‘把布扔下，我們要……’沒等他們說出下句話，我們就一拥而上，木棒、石头早已把前边的几个警狗子放倒了。其余的警狗子也乱成一团，东西乱碰。接着乒乓的木棒声、石头声和警狗子的嚎叫声混成一片。

“越打越激烈，郝大个子当时还很頑固地用那棵破枪朝空震了一下，企图吓住我們。可是我們更机警，我一棒子就把郝大个子打的現了原形，滿地乱滾，口口声声央求：‘饒命吧！下次不敢啦！’他們再怎样央求我們也不能輕饒，沒有几十分鐘，把这十几个警狗子打的横躺豎卧。有的掉在河里，象个落湯鷄，还有几个象山野鷄似的把头鑽到柳墩子里，后屁股露在外面等着挨打。我們把警狗子的两枝破枪和几把破刀、狗帽子一起扔到河

里，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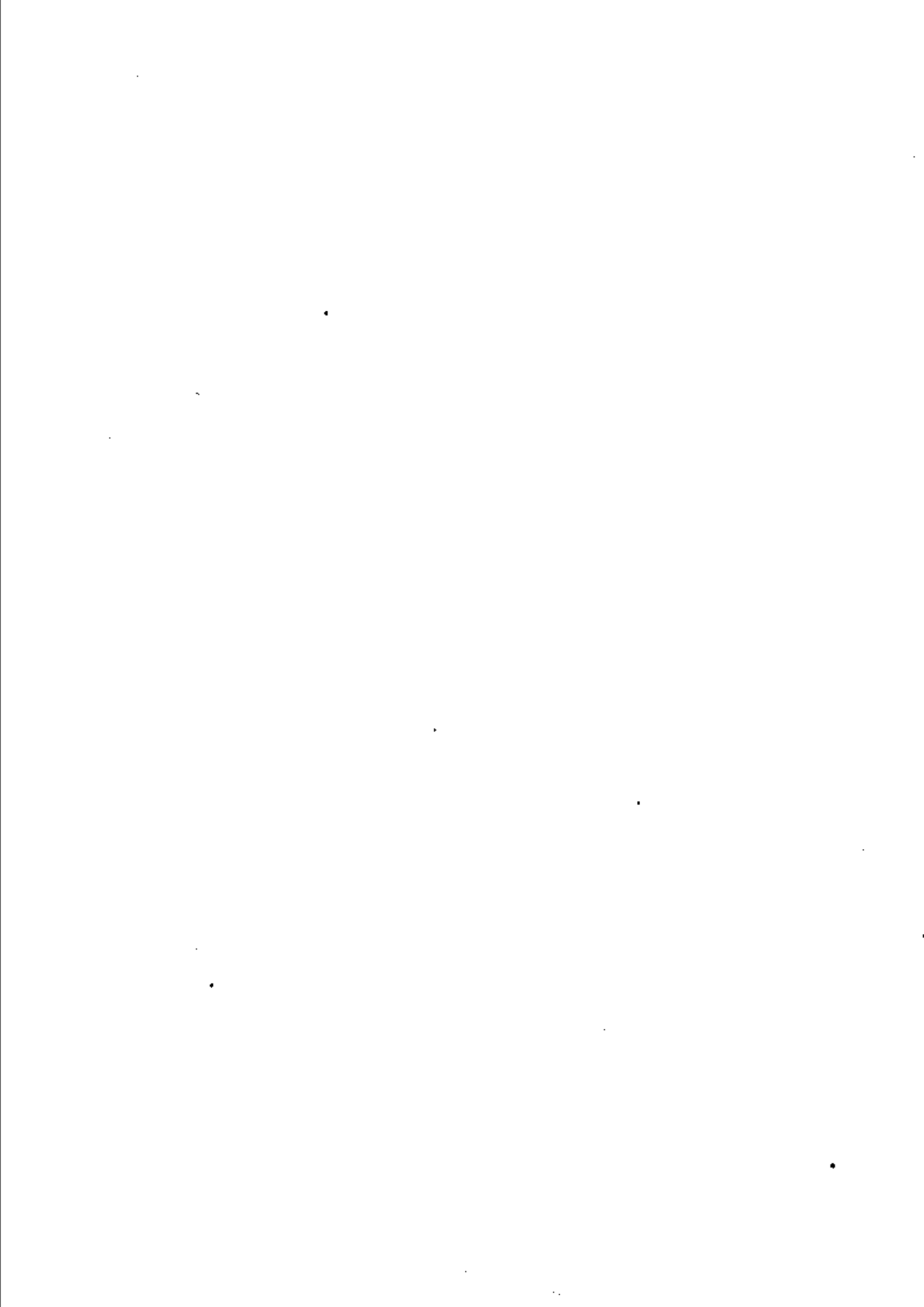
說到这，爸爸看看門后的木棒，又高兴地說：“警狗子原来打算搶劫我們，沒想到反在我們面前丟了人。”但是馬上爸爸又緊張地說：“快收拾东西。”

我和妹妹听到这里，一头扑到媽的怀里喊：“媽，咱不走！”媽媽摸着我們的头，低声說：“这样的年头穷人真是没法活下去啦！不走警察找上来怎么办？”可是父亲却鼓励我們說：“不怕，我們不怕他們。将来穷人会有出头的一天的。”

于是，在天还没有放亮的时候，我們全家四口人，抱着一座象宝贝疙瘩似的坐鐘，悄悄地搬走了。



## 第二輯



## 解放得利寺的战斗

許天雨等 口述

姜鐘章 整理

我从小就住在龙口后，見過小鬼子，見過中央軍，也見過清剿队，他們都是些欺負老百姓的东西。以后，才看見了咱們的八路軍。那是一九四七年阴历四月十三日的半夜，八路軍队伍到了俺龙口后。为了不惊动人們睡覺，队伍都在大街上休息，沒有一个进老百姓家的。以后住在誰家，就帮着誰家担水、劈柴，家家戶戶的院里院外，全給扫的淨光嶄亮；对人說話都是和和气气的。

第二天吃过早飯，閻长就到处招呼人抬担架。我也报名了，不过当时誰也不知道上哪去。到下午日头卡山的时候，閻长忽然領着一位軍人到我家来了。那位軍人見面就笑着問我：“老大爷，你叫許天雨嗎？”我說：“是啊！有什么事嗎？”他接着又問：“你家有多少地，几口家？”我說：“哪还有地，淨租人家的地



种。家里共有五口人。”他又問：“你知道去得利寺的道吧？”我馬上說：“那趟道我才熟呢！卖苹果时一天要走好几趟，你說走大道还是走小道吧！”这时他从兜里拿出三支烟来，給我一支，給閻长一支，点着火他又說：“今天晚上我們要去解放得利寺，求你老大爷去送送道，你看怎样？”他一面說着話一面盯着我的臉色。我一听说要解放得利寺，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前两天中央軍从俺屯路过时，見人就打，張口就罵，临走时还用枪打了一串鷄带走，他們該多沒人性啊！解放了得利寺，再也不用受那些东西的气了。想到这我就說：“行！我去。”他見我答应得很干脆，就点了点头說：“对！我們都是穷人，早一天把国民党打倒，咱們就早享一天福。”接着他又問我一些得利寺的地形，还計劃了一下要走的道，最后决定从隱蔽的小道走。我們剛說完話，另一个軍人領着俺屯許天增，也到我家来了，原来許天增也是去送道的。

日头剛下山，队伍就集合好了，一位軍人站在猪圈墙上講話：“今天晚上，我們要解放得利寺了，我們必須打好这一仗，为整个辽南人民解放創造有利条件。……”声音响亮、雄壮。講完話，俺俩領着队伍，順着事先选定的小道，直奔得利寺。我这个人也就年岁大了，当初答应送道时，并不害怕，临要領着队伍走了，却又胆虛起来。和我一起走的那位同志姓李，大約二十岁左右，对我特別和气，見我有些害怕，就来安慰我說：“不用害怕，老大爷，黑夜打仗只要躲避的好，子彈决打不着人，你听我的話沒錯。”經他这么一說，我胆子也就大了些。

走到呂家沟，离得利寺只有三、四里路，队伍忽然停下了，

只見几个同志湊在一起商議了一陣，接着就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別人領着往东，一路由我領着向北。这时大約九、十点鐘，天上的月亮照得就象白天一样，跨过最后一道岭，就看到得利寺了。只見四面的山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队伍。不大一会儿，东面开枪了，接着机枪也叫了起来，不时的还有炮声。

战斗开始了，枪声一陣紧似一陣。这时同志們不断問我，哪股道近，哪股道有沟等，我都一一告訴了。我感到部队很需要我，我一步也不能离开队伍。

我領着这支队伍，从梁家塋进了得利寺的时候，忽然有两顆子弹落到我跟前。这时，有一位同志赶紧拉我滚到沟里去了，接着就听“轟”的一声，一顆炮弹在沟上爆炸了。好險哪，我当时感动的不知向那位同志說什么好了。剛才这发炮弹是鉄桥上炮楼的敌人打来的。枪炮声就象下雨一样，在炮楼周圍爆炸。又过了一会，忽然听见一声巨响。躺在我身边的一位同志告訴我說：

“大概把炸葯送上去啦。”說完他就向沟外爬去。走出不远，就回头招呼說：“大桥起火啦，赶快冲啊！”听到喊声，沟里人一齐爬了起来，直奔得利寺車站。这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一心一意領着部队朝东跑，哪怕前面是火坑，我也要尽到領路的责任。和我一起走的同志，再三地囑咐我要弯着腰，走几步又要卧倒，爬着前进。直到現在想起来，我还想那小李，那小伙子对待我，父子爷們也沒那么亲近，可惜我沒来得及問他的名字。

快到車站的时候，前面部队就喊話了：“同胞們，繳枪吧，我們优待俘虏啊！”

随着四面八方震天动地的喊声，枪炮也渐渐不响了，停不大会，从車站下面电报局里，走出四、五十敌人，都老老实实地举着两手。平常日子就象恶狼一样的清剿队，这时却比綿羊还老实。当时我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我恨不得每个都打他几巴掌才痛快。

我們离开得利寺車站不远，忽听一陣哼哼声，原来是一位負伤的同志躺在那里。当时担架队都在村外沒进来，为了及时抢救，部队挑出一个体格强壮的俘虏，讓他背着伤员。誰知剛走出村子，那狠心的东西丢了伤员就跑，把我气的馬上就赶。这时部队也沒客气，當場就結果了他。后来小李要去背伤员，我知道小李有战斗任务，就从小李手里爭伤员。小李見我这么坚决，情况又很紧，也沒大阻拦，就讓我背起伤员，跟着部队走了。

解放得利寺的战斗，就这样胜利地結束了。不过得利寺群众永远不能忘記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楊家屯于忠全同志，为了家乡父老姊妹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 搬 家

刘本德 口述

姜顺籍 整理

我家住在龙潭后大里沟，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四周不靠人家，出門就是山。

一九四六年秋末，国民党反动军队象一群疯狗，向辽南进犯。松树区政府就主动地撤退到龙潭后来办公。

一天早晨，刚吃完饭，一位黑瘦长脸的人，走到我家大门口问：“这是刘本德老乡家吗？”我答应着迎出去说：“同志，有什么事？请屋里坐吧！”让进屋后，他又朝我说：“我是区政府的，名叫李玉庆。”啊！原来他就是领导我们闹翻身的李会长！我顺口叫一声：“李会长，你来有什么事吗？”他面带笑容地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李会长呢？”“哎！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是提起你的

名，不知道的人可很少。”李会长說：“刘大哥，我想与你商量一件事，也是要麻煩你的事。”我說：“能办到的事，我一定尽力帮忙。”实际上李会长对我的出身、为人早作了了解，听我这么一說，他就說：“你这地方靠山近，又是孤单单的一家，你又是我們自己人。我想把我家里的和小孩放在你这隱蔽几天，等情况安定一些，我再領走。你看行不行？”李会长的話說得很恳切。这几天情况虽然不妙，可是李会长有了困难，我不能袖手旁觀。我看看李会长那焦急的样子，好象还有什么重大問題等着他去解决。我忙回答說：“只要不嫌我这窩囊，我是沒有有什么可說的。”李会长感激地說：“好吧，我回去收拾收拾就把他們娘俩送来。麻煩你的事还在后头呢！”

李会长走后，我将东屋打扫一下，傍晚时，他們坐着車来了。車上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那就是李会长的爱人和女儿。李会长走在車前头。車到房前停下，我們一齐动了手，将东西拿到了屋里。李会长他們两口子一勁說：“刘大哥你歇歇，我們自己来吧。”我却总說：“李会长，你淨为咱穷人办事，我帮着拿点东西又有什么。”

就这样，李会长的家，就在这住下去了。

我們这虽然离区政府住的地方不太远，但不管白天和晚上，李会长却很少回家看看。有时回来，呆的时间也不长。看他那忙碌的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打听什么消息了。不过这几天的情况确实有些緊張，区政府的干部們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撤退。

一天深夜，区政府的同志們忽然离开了龙潭后，李会长也沒

有来得及回家安排安排。第二天早晨，李会长的爱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她显得很不安。我也有点焦急，但我并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安慰她说：“他大孀不用害怕，李会长虽然走了，我绝不能看着你们不管。你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如果国民党把你抓去了，我也好不了。再说，也对不起李会长啊！”尽管我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还不能完全打消她的顾虑和忧愁。

## 二

大难临头了。“刮民党”和“遭殃军”象伤寒病一样，来到了得利寺龙潭后。他们在龙潭后北山坡架上了小炮，交通要道放了岗。“遭殃军”扛着大枪，象赶羊一样把人们赶到了一块，问：“八路军的区政府住在这，都谁给他们藏东西了，快快交出来，若不，翻出来就枪毙。”最初，谁也不吭声。后来逼紧了，大伙就往道上一指说：“那不，都在道上明摆着。”

“遭殃军”看看只有扔在道上和院子里的一些空油桶，和拆散的破机器架子，就只好把这些东西装上汽车，拉走了。

八路军在这时，逃跑的大地主、伪村长宁金升，和龙潭后伪屯长刘本顺，也都象疯狗屁股后面的苍蝇似的，跟回来了。他们在得利寺组成了清剿队，刘本顺当了副队长。这群坏蛋，首先把斗争过他们的王善仁老头捉去了，吊在梁柁上，打的死去活来。

刘本顺的弟弟刘本治和柯成金，也天天围着国民党的屁股转，甩着胳膊东西屯乱闖，到处寻风陷害好人。把八路军的家属和当干部的家屬都捉去了。

这几天，吓的穷人不敢出门，吓的阔人的孩子也不敢哭叫了。我听到这些叫人吃惊的消息，天天担心，万一刘本治这小子知道了我家还住着八路军干部家属，那不就遭了！我遭罪是小事，李会长家里的生命也很难保。那时，我怎能对得起李会长？怎能对得起李会长家里和那小姑娘！不，不能让他们落到敌人的手里，得想个办法给他们找个安全地方。

有一天上午，我从山道探听消息回来，就把清剿队的活动情况向李会长家里的说了。她发呆地看着我的脸说：“大哥！你看怎么办？我和孩子俩也没个主意，只好依靠你了。”停了一会，她又说：“再不，白天我上山去躲躲，晚上再回来睡觉，你看行不行？”“他大孀，我看这不是个好办法，大坏蛋刘本顺和他弟弟刘本治，天天支楞着耳朵探听消息，万一被他们知道了，咱们可就躲不及了。”她叹了一口气。我又说：“他大孀，我可不是攥你走，为了使你和小孩安全，我想到龙口给你们找个背静地方躲躲。以后情况安定了，再把你们接回来。你看怎样？”“大哥，这样更好了。为了我和孩子，你也不知费了多少心，遭了多少难。”我说：“提这个干啥，只要咱们都太平无事，费点心又算了什么。”

下午，我急忙吃了点饭，顺着房西的山道，爬了几座山，顺着龙口的北山坡，到了黄金成家里。这个黄金成，我早就认识，他也是个忠厚的穷人。当我向他讲清来意之后，他丝毫不犹豫地说：“行！来就来吧。我这离屯子远，四面不靠边，比你那个地方安全。”

第二天的早晨，天還沒亮，我挑着李会长家里人随身用的东西，她領着小孩，偷偷地离开了我家，上了山道。我們来到黄金成家时，他們一家人正在門口迎我們呢！我把他們安頓好了以后，囑咐李会长家里的說：“你住在他这和住在我家是一样，尽管放心。以后有什么消息我再来告訴你。”停了几天，我又偷着去看他們，知道她娘俩在那生活的很好，我就更放心了。当我第三次又去看他們的时候，才知道李会长已經把他們娘俩接走了。

### 三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軍胜利地反攻回来了，区政府又回到了松树。我天天想念着李会长的一家，他們是否也安全地回来了呢？打听誰，誰也不知道。一直过了四个多月，李会长才从松树捎个口信来，告訴我他們一家已經安全地回到了松树。我高兴透了，急急忙忙找到一副挑筐和扁担，将李会长家里的放在我这的一些破乱东西，都給他們送去了。



## 起 枪

联合厂警卫员 張秀山 口述  
志 嘉 整理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得利寺第二次解放了。我按照保安团刘政委的指示，到得利寺組織保安团区中队，負責搜查零散枪枝，保持地面治安。

我来到以后，发现得利寺街上住了一家姓馬的，老头叫馬泰。他有个儿子叫馬瑞祥，是国民党松树区党部执行委員。还有一个女儿叫馬翠蓮，是一个中学毕业的。老婆子也不是个好东西。国民党在的时候，开会都到他們家。根据邻居的反映，他家一定有枪。

有一天下午，我把老馬婆子叫来，問她家里是不是有枪，又把党的政策宣傳了一番，但老婆子直搖頭，一百个沒有。这时，松树区李指导員来了，他又把老婆子叫去，談了两个多鐘头。我

心想，李指導員真是好脾氣，叫我可不能和她磨這一頓牙。

老婆子走了以後，指導員和我說：“她承認了有槍，你去起吧。”同時告訴我做事應當耐心，多宣傳黨的政策……我當時雖然嘴上答應，心裡還尋思：我這個急毛病，一時可改不了。

接着，我就帶了兩個民兵，到馬泰家去。我把民兵留在外邊把着門，自己走進屋子裡一看，馬泰躺在炕上直哼哼，老婆子坐在炕邊。她的姑娘馬翠蓮一看我來，就不知從哪裡來的那股高興勁，唉喲了一聲說：“張隊長來了，炕上坐吧！”我也沒理她，就向老馬婆子說：“你把槍拿出來吧！”馬翠蓮趕忙說：“什麼槍呀？我們根本沒有槍。你別聽我媽的話，她是個上了歲數的人啦，叫你們一吓，就顛三倒四地胡說，你可不要相信呀！”我一看就急了，把手槍掏出來，指着他們說：“你們要耍鬼嗎？不交出來槍我就把你們一塊兒帶走！”馬翠蓮看我火了，就嘻皮笑臉地和我說：“你跟我來。”說着就鑽到桌子底下，用手一拉板，頓時出現一個洞。她鑽過去，就回頭叫我。我也不知她在搞什麼鬼，用手槍指着她，緊跟着爬進去。我以為這是一個藏槍的洞，誰知原來是一間很漂亮的房間。我四處一看，靠南頭放着一張鋼絲床，北頭放着寫字台和衣櫃。這時馬翠蓮一下子把洞拉上，就拖我袖子，叫我坐下，並向我說：“你別信老太太的，她真是胡說。你不看她，還看我呢！咱們兄妹倆交個朋友吧。”一見她那怪樣，我就惡心。我把她向後一推，說：“你安着什麼心腸，把我領到這屋？少找麻煩，快點把槍交出來，要不我可不客氣了。”這時，馬翠蓮又用手向北一指，我看她指穿衣櫃，心想：

“这里藏着人？”我拿着枪，几步迈到穿衣柜跟前，一下子把门拉开，一看里边净挂些大皮袄。马翠莲站在我身后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你看好哪件，就随便拿吧！我哥哥也没在家，这屋是我避难的地方。你知道地方就常来吧！”这回我更明白了，她是在引逗我下水呀！我肺都气炸了，一转身，朝她后腿踢了一脚，大声说：“你少来这套花招，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解放军。你要老实点，我没有工夫和你磨牙！”我顺手把手铐摘下来，准备要逮捕她。她一看实在没门了，说了声：“你这人是个死脑袋瓜。”就走到南墙用手一捅，纸墙上露出了一个窟窿。我走到跟前一看，在洞里放了一颗六轮子，里边还压了四发子弹。我说：“好家伙，放在这里！不只是这一颗，快全拿出来！”她一口咬定没有了。我就顺着洞，用枪捅。捅到墙角，只听噗喳一下，又穿了个眼子，里边藏了一个九九步枪大栓。我问：“这是什么？枪哪去了？”马翠莲说：“不知道。”我说：“好，走吧！”咔嚓一下把手铐给她戴上了，就钻了出来。

老婆子一看把她姑娘逮捕了，就急了，忙说：“子弹在院子里埋的……大枪实在没有了。”老婆子把我们领到院子里，挖出了一提包子弹。经过审查和多方面了解，大枪身子的确没有了。我们放了马翠莲就走了。

在不到两个月的期间里，我领导区中队，共搜出了各种枪枝三十六枝，手榴弹一箱子，子弹八十多公斤。

# 农民自卫队

得利寺  
管理区主任 譚国霖 口述  
都本香 整理

得利寺第二次解放不久，在上級的领导下，村上就成立了农民自卫队，举我当了队长。当时，农民会还没成立，我們自卫队就負責監視地主的活動。

得利寺几家大地主，在解放当天就都跑到鞍山去了，家里只留下一堆女人。

这几天，这些地主老婆也不老实，鬼鬼祟祟的到处拉糰人給他們藏东西。据我們了解，仅福全胜这家大地主，就把东西藏在二十多家里。因此，我們的任务就更重了。

一天夜里两点多鐘，我和四名自卫队员正在巡邏，发现福全胜的墙外有一个人，探头探脑象个小偷似的。我們急忙躲起来，等了半天，只見墙頂上露出个脑袋，并嗚嗚叫了一声。墙下这个

人急忙回答：“快！”接着就扔下两个大包裹。我們上前把他喊住，一看是地主的至亲，来給藏东西。包里全是呢絨料的衣服。我問他：“里面是怎么扔出来的？”他說：“宁三寡妇白天偷着和我约会好，她在里面搭上梯子扔出来的。”我們对他教育了一頓，就把包袱留下来。

福全胜的伙計們也向我汇报說：“二东家的老婆硬叫我們給藏东西，等国民党回来时再重謝我們。”他們又反映：“死守在盖平的国民党和这些地主也不断通气。”这天又有人告訴我：“队长，福全胜的一家老小带着很多东西，套起大車要跑。”我和隊員們急忙赶去一看，果然这些家伙打扮的和穷庄稼人一样，都坐在車上。二东家的老婆还在花言巧語地叫伙計給她赶車。

我們把这些情况反映給区，区上指示可以先把地主的門封上。

十月二十七日这天，我們自卫队四十多人，分成三帮，首先封福全胜、日升堂、馮泰这三家。吃完早飯，隊員們精神十分抖擞，扎枪磨的崭新，换了紅纓，腰里揣着封条，就出发了。我这天分外高兴，回想起我已經是二十岁的人了，除了放牛、扛活，今天还是第一次这么威风。我領一帮人去封福全胜。我們大踏步的来到这个吃人的大門口。我看見这个沒膝盖高的大門坎子，火就来了，順手扎了一枪，說：“有錢的陣勢別摆啦！”那三条大狗，忽的又冲上来，隊員們拎起扎枪就象戳豆腐似的好一頓扎。我心里話，今天就得先把你們这个威风打下去，还想象过去那样一年到头十几个伙計雇着，年头月尽不給錢。家里还私立公堂，

随便吊打穷人，那可不行啦！你们的日子算到头啦。我一进屋，二东家的老婆，就嘻皮笑脸地对我说：“兄弟，有事吗？”

“你们家的人都出去，到院里站着！”我说。

地主老婆还不大愿意动，我就对队员们说：“大声喊他们，叫他们快点出去！”这些家伙一个一个打扮的活象个妖精，缩头缩脑地挪动着。我们点了下一个不少，便三步并成两步，闯进各屋，动手开封。可是没封上几个箱子，队员杨丕德就说：“不对头，我过去在他家扛活时，知道他们家的东西可多了，现在怎么都没有了？”二东家的老婆赶紧说：“五哥啊，有些东西，在老爷们临走时都带去啦。”我站在旁边一想，能带多少？这净是胡说！我又是一看，这些家伙穿的可都不少，上下一般粗，和个石碾似的。仔细看一下，好的都穿在里面，一个人都穿了两三件毛衣。宁五撓子的老婆一面扭着身，一面说：“过去有钱都拴车买马了，家里没留下什么。”她说着，眼睛紧往下屋瞥，身子直往后退。我们猜想，这里面一定有缘故。我和队员们去到下屋敲墙皮寻找，只听发出“咚！咚！”的声音。队员用力戳了几枪，墙“嘩”的一声倒了，露出好几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布匹。这一下可动着这些家伙的心了，他们就象鸦雀窝被捅了一棍子似的，吱哇乱叫：“大哥，大叔，所有好东西都在这，再哪也没有了。”我问二东家的老婆：“细小的东西且不說，胶皮车轱辘哪去了？”她咧着红嘴，很不舒服地歪扭了两下说：“兄弟，我真糊涂，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我说：“今天我们是闹革命，什么兄弟哥哥的，少来这一套！快把东西全交出来！”

这时，这些家伙站不稳、坐不牢的，各屋乱窜。我和队员一研究，不能和他们磨时间，暂时把东屋腾出来，让他们都住到这里，剩下的屋全封上。在这扛过活的小王也说：“对，据我所知，一到晚間他们就搬动大烟囱下面的那趟烟道。胶皮轱辘和重要东西恐怕都放在那里。”于是我们就把人分成两路，一路去挖烟道，一路去封門。小王说的真不假，車轱辘、銀洋、包裹，还有木箱……全从烟道挖出来了。

大伙整整忙了一上午，把地主的浮产全封上了。

等斗完地主，这些被地主剥削去的东西，又都归还给劳动人民。不过，这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



# 鐵孩子參軍

得利寺管理區  
黨總支副書記 姚志真 口述  
宋治家 整理

## 痛苦的童年

一九四一年的一天晚上，我家的門“咕咚”一聲開了，爸爸喝的醉醺醺的，東倒西歪地走進屋來，隨手扔給媽媽一卷錢，大概有十幾塊。他頭一扎在炕上，臉都發黃了，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不說。媽媽知道爸爸是向來不喝酒的，看着他今天的樣子，很吃驚，趕緊問：“你怎麼了，和誰惹氣了？”爸爸“呼”的一聲跳起來，張口大罵絲房掌櫃：“我給他辛辛苦苦干了好到一年，才給我十幾塊，買賣又不干了，這不是耍我的好看嗎？反正我也活不了啦，我和他拚命去。”說完拿起一把砍柴斧子就要往外走。媽媽拚死命地拉住他說：“你瘋了，人家有錢有勢，你能拚過嗎？你不看看這一群孩子嗎？”小弟弟小妹妹也直哭，我也



拉着爸爸大嚷大吵說：“爸爸，书我不念了，我去做活帮着家，我已十三岁了。”我这一句話，刺痛了媽媽的心，她嚎啕大哭起来。爸爸把手里的斧头放下了，望着我們連連点头說：“混吧，混到哪儿算哪儿！”

几天以后，我就从爸爸拿回来的錢里，拿出了五元，做小生意去了。这个时候，什么都配給，我只能弄点烟卷、花生，每天早晨挎着到松树去卖，来回得走四十多里地。三伏天的太阳，象火一样，烤得我渾身发焦，我的脚也都走起泡了。就这样，还舍不得那几毛火車票錢，仍旧咬着牙走。

有一天，我正蹲在松树街上卖貨，忽然屁股被踢了一下，随着就一头搶在地上。正赶头一天才下雨，街上很溼，弄得滿身是泥。花生、烟卷，嘩啦嘩啦撒了一地，买东西的也都东跑西顛了。我爬起一看，原来是一个象魔鬼似的警察，站在我身旁，不时的还用脚来踩花生。我赶忙抱住了他的腿，求他不要再踩。但是，他一脚又把我踢出老远，我两只手都碰破了。警察凶狠地說：“你要再来，小崽子，我就把你扣下，你敢違犯統制令！”說完冷笑两声就走了。我直哭，花生和烟卷都合泥了，我怎能不心痛呢！这是我們家的命根子呀！这时聚来了一堆好心的人們，帮助我把踩乱了的花生和烟卷都放在小面袋里，我忍着痛，一点一点往家走。

我累了一天，連餓带吓，再加上挨了一頓打，又走上二十里路，連哭的力气都沒有了。我四肢无力地躺在媽媽的怀里，我病了。一病十几天，可把媽媽爸爸愁坏了，东挪西借地給我治。病

好了还得干，打死也得干，不去冒险就得饿死呀！

## 参 军

一九四五年解放了。有的人说共产党八路军好，我当时还不大相信。后来看到共产党把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分给穷人，处处关心穷人，我才认清共产党是好，他能救我们。这时，八路军在我村动员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打倒反动派。听到这个信，我的心就动了。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气，今天可到了报仇的日子了。但是又一想，我走了家里的生活怎么办？我妈也不会让啊。于是又压下了。参加了几次“诉苦会”，听到穷人控诉地主、汉奸的罪恶，我很受感动。八路军的同志号召说：“我们得利寺是解放了，把地主斗倒了。但是，还有好多地主骑在穷人的脖子上啊！我们要武装起来，帮助他们解放。”这时我决定瞒着妈妈去报名。

我去报名的时候，队长看看我问：“你十几啦？”

我说：“十七啦。”我怕他嫌我个小，就把脚后跟抬起来。谁知队长一看就笑了笑说：“小孩，你太小了，再等二年吧！八路军的队伍走的快呀！”我一听着了急，再三要求，我说十三岁的时候，我每天来回走四十多里地，何况现在又长了好几年呢！队长看我很坚决，才把我留下了。

两天后，我跟着队伍向松树出发了。到了松树，队长命令休息半点钟，可以在街上活动活动。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我不自主的向我过去做小买卖时挨打的地点走去，心想，要在今天遇上

那个警察，我就和他算算賬……正在这时，突然有个人拉住我，我借着月光仔細一看，这不是我大爷嗎！还没等我开口，大爷就伤心地說：“你看現在天还冷，你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你还没有枪高，能打什么仗呀？你可把你媽想坏了，东托人西托人来找你。到我家先住下吧，等队伍走了，你就回家去。分得了現成的地，好好种着，別叫你媽再操心了。”我被他說的眼泪掉下来了，我想起我的媽媽，她遭了一輩子罪，为了培育我，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担了多少忧愁……現在我瞞着她參了軍，又給她添了一层忧愁，我真是不孝顺呀！不过，反过来又一想，指導員常常和我們說：“我們要不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我們分的土地也保不住，还得世代受压迫。”于是又下定决心，一定要參軍，把反动派消灭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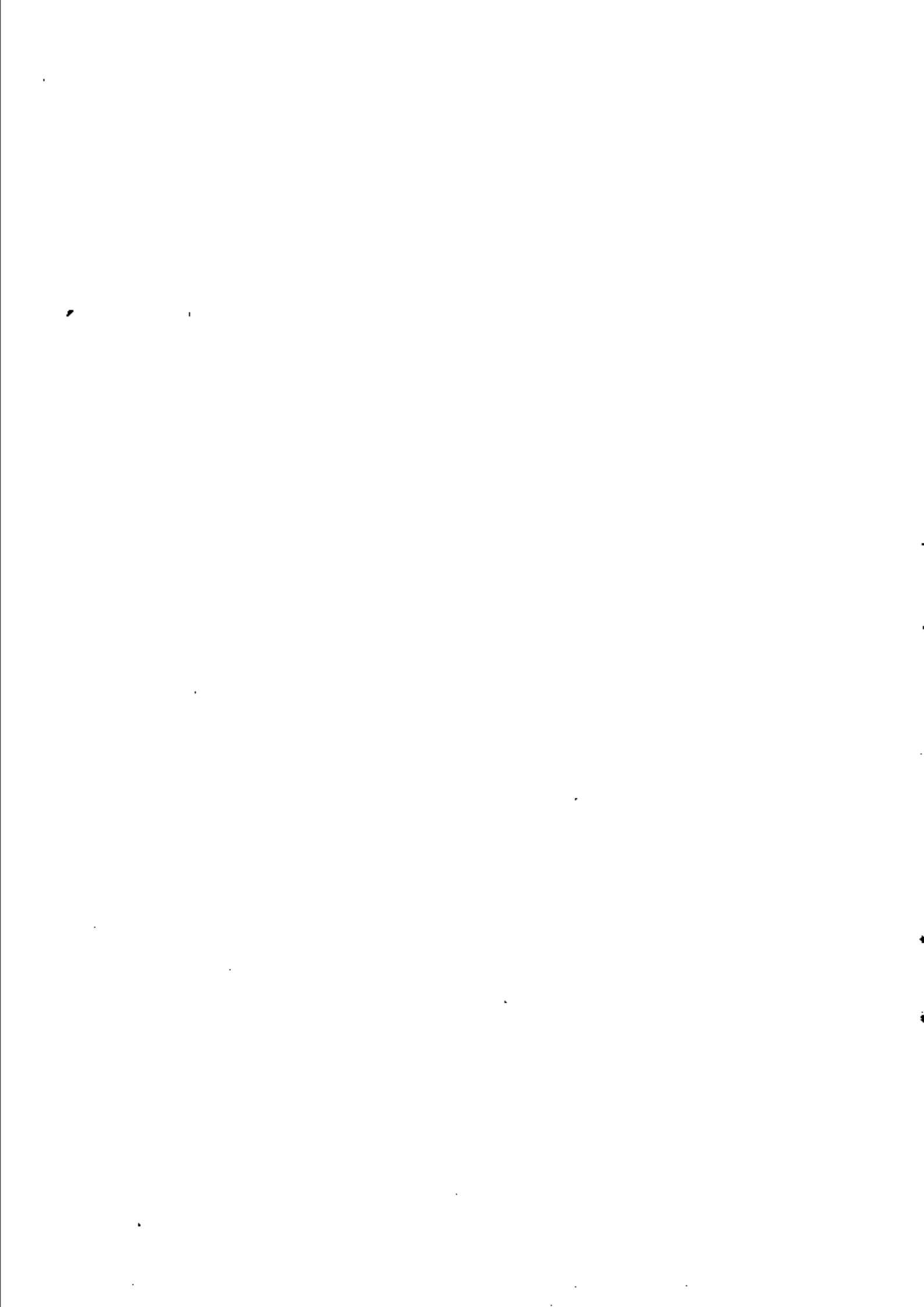
大爷一看我掉了泪，滿以为我听他的話了，就以安慰的口吻說：“你到底明白了，好孩子，你有什么困难我帮助，走，跟我走吧！”

我赶忙坚决地說：“大爷，你的好意我是感謝的。但是，我已經参加了軍隊，就一定要战斗到胜利，不把国民党打倒了，我絕不回家。你要是可怜我的話，就多照顧我媽一下吧！等我回来时再报答你。你告訴我媽，部队里拿我象自己的兄弟一样，叫她放心吧！”大爷听我說到这，眼睛也潤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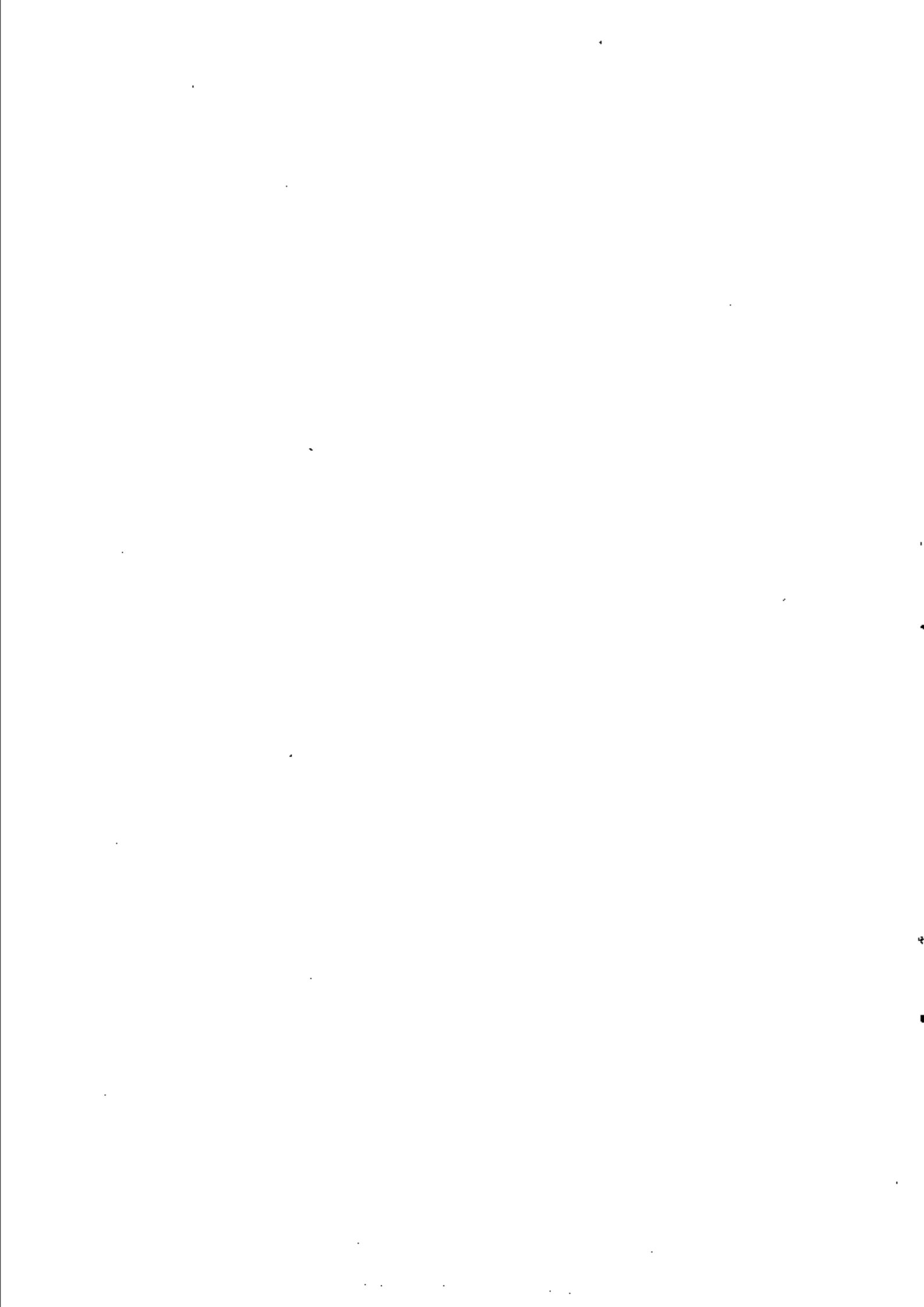
集合号响了，我告別大爷跑步去站排。我个小排在最后一个。当我们迈开雄壮的大步，向正北方进发的时候，还以留恋的心情，时刻回头了望。我大爷也站在街头上，向我望着……

此后，一九四七年我参加了大石桥战役，我们班立了大功；一九五〇年我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时我已经是指导员了。在一次战役中，我们连被评为英雄连，我在这次战役中负了伤，成了三等残废，一九五二年五月就复员还乡了。当我走回离别了七年多的得利寺的时候，看到一切都变了样，过去的悲惨景象一去不复返了。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积极地参加了农业生产。





# 第三輯



## 一段弯路

孟庆安 整理  
都本香

一九四八年春，山坡草皮已經青了，得利寺的貧雇农們，还在看着分到手的苹果树着急。自己单干吧，不懂技术，缺药材，缺工具，还缺少牲畜和粮食。不弄吧，果树就得白扔。正在这个时候，松树区李指导员来了，他号召大家組織起来，成立果树生产合作社。果树入了股，集体經營，这下子大家的心里亮堂了，干劲高起来。大家表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果树，一定要好好干！

六月間，日头象下火一样，把地皮都烤的滾热，树叶也烤的綿軟。走进苹果园里，八面不透风，热的要命。可是剛組織起来的农民，却滿不在乎。沒有牲畜，四个人一副犁杖，前面三人拉，后面一人扶，光着膀子，赤着脚，在树趟子里翻地。肚子痛



了，再煞一下褲腰帶，飢餓的嘴唇發焦了，喝兩碗水，再不頂事，啃兩個煮熟的青蘋果。雖然吃的差，活計重，大家的干劲可挺高。

糧食缺到骨頭了，團菜團子的面也沒有了，辦事員老馮頭跑到區里，區指導員為難了半天，從軍需糧里借給二百斤。回來的時候，老馮頭從口袋里還掏出一封信，是區里介紹他到縣里再借，他十分感激地說：“共產黨真是好啊，專幫咱窮人過日子。”

住了些日子，老馮頭隨着大車又到縣里借糧去了，可是走了一天多還沒回來。滾菜團子的面早就沒有了，經理、團長、社員急的沒有不撓頭的。一直到吃夜飯的時候，車和人才回來。老馮頭說：“今天大河發旱河水，水勢很急，浪花緊翻，我們上下河岸走個遍，也找不着一個淺流。當時我和車老板老于想，好幾百口人等咱們吃飯呀，說啥也得過河，實在過不去，就是一點一點地扛，也要把糧扛過去。急的實在沒法了，老于心一橫，拾起大鞭子就催馬下河。車象飛了似的把水一沖兩開，走到河中央，車漂起來了，三頭驢子順着水滾，光露個腦袋。這是遇上了漩坑。我和老于顧不得深淺，一頭拱到水里，翻了幾個個，摸住了繩子，連拖帶撈，才撕扯着過了河。糧食只是濕了一些，一點沒少。”大家聽老馮講完，感動的不得了。

就這樣，經過千辛萬苦，頂到八月里，年成已經定下來了。蒔弄蘋果樹的老庄稼手，都認為今年是開天辟地以來頭號的大丰收。樹上的蘋果嘟嘟嚕嚕的壓彎了樹枝，又甜又大的蘋果滿樹赤紅，蟲子包果一個也看不着。

社里派几个精通买卖行情的人，随着货到沈阳去长期驻在，趁着好行市出卖。得利寺的苹果，色泽好，个头好，味道更好，在沈阳大有名望，吸引着东北刚解放的各大城市的商人，纷纷来买苹果。社的苹果价格从入秋到秋后，也增长了三倍，社员的合理收入再加上高利润，收入真是一步登天。

阴历年时，差不多每户都杀了年猪。庄稼人把靰鞡脱下了，套裤不穿了，一色换上了新棉袄、大头鞋。从此，人们的生活确实变样了，不过，从领导到社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也渐渐抬头了。年年到外地雇工，工资给不多。社员们自己不在社里干活，有的跑外做买卖，到秋干等分红利。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一九五一年。这年冬天，省、县下来工作组，领着学习“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大家才明白过去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二年春，得利寺成立了八十四户的初级社，这才真正走到正道上来。

## 貧雇农的心意

中共花紅沟  
支部書記

閻生道 口述

石 英 整理

一九四八年的旧历年过的真紅火，入了腊月門，就常常听到猪的尖叫声，許多家的院子里都放上了桌子，上面摆着又肥又大的剛刮掉毛的白条猪。多少年来沒摸过猪毛的貧雇农，差不多都杀了年猪，怎不叫人高兴呢？男人、女人忙着打年紙、蒸饅头、炸丸子……孩子們的乐勁就更不用提了，拿着刷帚头、端着浆子盆，帮大人貼对联。院里院外响起一陣劈劈拍拍的鞭炮声。

这是我們貧雇农的翻身年哪！我看着这些新景象，心里真慰貼。腊月三十下晚，我老婆端上来两碗热气騰騰的白面饺子，直催我說：“快吃吧！管保一咬一口肉。”

我拿起筷子，說了句：“多少年了，头一回啊！”說完話，筷子就不会动彈了，眼圈也觉得湿漉漉的，过去那些辛酸事又一

件件从脑子里钻了出来。

在旧社会，穷人的日子就象苦菜根似的越嚼越苦。我十二岁那年爹死了，十四岁那年哥哥死了，十九岁那年妈妈也死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象被霜打了的草，再也抬不起头来。家里挑灶以后，我夹着行李卷转来转去，又咬着牙到地主徐丕君家扛活去了。

徐丕君是我舅舅，住在海青瓦房里。平常见了我们总是横眉竖眼的，就象怕俺们这门穷亲戚沾着似的。他对伙计的刻毒劲，三里五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春天雇伙计时，甜言蜜语，可是，越干活计越多，如果半道把伙计累跑了，他就白捡一年的工钱。如果累不跑，他就鸡蛋里挑骨头，少干一点就扣去几斗粮，三扣两扣，到秋伙计们还是两手攥空拳。所以，伙计们给徐丕君起了个外号，叫“黑脸灶王爷”。

我提心吊胆地到了灶王爷家，起早贪黑地干，很怕出毛病。每天都是看不见伸镰刀了，才从地里回来。进了屋，操起扁担，就是两缸水。然后又垫猪圈、修牲口棚……下半夜两点钟，我又得起来喂牲口、套车下地。碰上个下雨阴天，也不能歇歇腿，还得推碾子、拉磨，比平常还累。就是这么干，灶王爷还挑刺呢！

有一次，我连累带气地病倒了，嘴里又干又苦，见到大饼子咸菜头就够了。我寻思这回东家的心总会软一点，给我熬点米汤喝喝吧，谁知，我躺在炕上，看着日影照进来又退回去。一顿、两顿，已经是三顿没进一个米粒了，还是见不到一个人影，见不到一碗米汤。我含着泪，晃荡着身子，来到沟里我们老邻居周长

发家。他们见我病的可怜，赶紧做了小米饭，炒的鸡蛋给我吃。我端起饭碗，哪里吃得下，眼泪差点掉在饭碗里。……

哪想到，一九四七年冬，村里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干部们不分白天黑夜，领导贫雇农斗地主、分土地。我把行李卷从灶王爷家搬出来，分了三亩八分地、三十棵果树，整是两个人的份。我当时很奇怪，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人们说：“你楞什么？听说你快成家了，政府就给你分了两个人的份。”

转眼旧历正月十八，我和烧锅老温家的姑娘结了婚。从此，我这个给人家提门坎子的光棍汉，也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了。

想到这，我乐的坐不住了，直对老婆说：“咱今年杀的猪是二百斤哪！我从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杀猪呢！”我老婆也乐的抿着嘴笑。

可是，没想到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我满以为这回有了地、有了家，过去的苦日子就再也不会来了。谁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家一户种地越来越困难，和人家插犍吧，使人一天犁杖工，就得还三天的人工。怎么还得起呢？我和老婆决定省吃俭用攒钱买条大牛。过年过节时，人家买鱼买虾，我就和老婆说：“咱吃饱就行，不买那些了。”人家买穿买戴，我也和老婆说：“咱不露肉就行，留着添锅买碗，添绳买套吧。”

一九五〇年秋天，好歹把牛买上了，种地不愁了。可是，孩子也一年一个，过上三年就有了五口家，再加上天灾病热，日子一年比一年累。

和我们家相反的，村子里有些果园多的富裕中农和自发户却

象吹皮球似的，肚皮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有个什么事总往一块凑，吃席一张桌，出门膀挨膀，遇着个红白事情都出头露面。到了正月，就你一包果子，我一盒罐头的送起来。大果园家，象徐振林、周吉亮等人，动不动就上沈阳、长春卖苹果，大吃二喝三讲究。过去的好庄稼手、中农徐丕章也坐吃坐喝，成天蹦蹦跳跳不干多少活了。更可气的是，有些人又开始雇工了。对外都说是雇月工，可是，一个月推一个月，实际上还是雇长工。象贫农谢玉臣刚翻身不久，又给人家扛活去了。

这咱也有人串弄叫我去当长工。我一听，心里象刀搅的一般。土改后，我满以为给人家扛大活的命运结束了，谁知，现在又逼着你往这条道上走。提起扛大活，我就想起在灶王爷家过的那些苦日子……我认可讨着吃，要着吃，也不能再给人家当牛当马了。我心一横，对老婆说：“咱们省点过，说啥也不给他们做长工。”

你说气人不？越看不惯，这样事越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花红沟又来了个盖房子高潮，海青房、玻璃窗，一栋跟着一栋，剩下的我们这几座小泥房就更加显眼了。看着这些事真叫人出不来气，我们几个贫雇农——谢玉福、王永田等见了面便担心地说：“就这么干不行啊！”也有的说：“斗倒了一茬大肚皮，又出一茬大肚皮，咱们还不得给人家扛活？”

一九五二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村里也组织了一些插秧组、互助组。可是，咱们能和人家富裕户在一块插秧吗？人家净是原挂大车，咱们牛小驴小上不去场，还有咱们的好处吗？归根咱还

不得白养牛、白吃草料、白还人家人工？没办法，我们只得几户贫雇农插到一块凑付着种地。以后，听说得利寺成立了社，贫雇农的日子好过了。可是，我们花红沟能不能办社呢？大伙总在盼望着。

一九五四年秋，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传来了。一天晚上，宋国振从得利寺开会回来，传达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号召大家入社。并讲了合作社是大家富裕的道路，讲了合作社的优越性等等。我们一听，都高兴地说：“这回咱们这些斤不斤两不两的可得好了。”

我头一批就报了名，高高兴兴地入了社。这回，我们贫雇农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这条道是党指给我们的呀！党真是最了解我们贫雇农的心意。

## 比

中共燒鍋  
支部書記 張永偉

不比不服，一点不假。提起这句话，我就想起一个故事。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那天是我们烧锅村大喜的日子。一百六十多家小农户，要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了。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早就来到了会场。

建社大会的会场设在北山根的一个大院里。东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旁边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有的写着：“拔掉穷根扎富根，大家都来办新事！”有的写着：“合作社是幸福的康庄大道！”

这天，我担任大会主席。群众报名入社的热烈劲简直没法形容，只听一片喊声：“我报名！”“我报名！”胳膊举的象树林子似的。我伸着脖子，也看不清哪个是老张哪个是老李，会场简直没法掌握了。干部们乐的直说：“群众情绪真高啊！”



可是，在会場的西南角坐着一个人，却象个木头疙瘩似的，一声不吱，一动不动。这人膀大腰粗，四方大臉，大眼睛，多說有二十五、六岁的光景。他就叫張順昌。会后，一个社員告訴我，当时他見大伙都热烈报名，就替張順昌着急了，問道：“張順昌，你怎么不吱声？你不入社嗎？”張順昌支支吾吾地說：“我看看再說。弟兄俩在一块过日子都弄不好，別說这么多人哪！再說我还有金子鑲边、旱涝保收的十三亩好地，正得利的一百来棵苹果树，两头挺壮的大黄牛，一台崭新的大鉄車，还有一头小毛驢，別說种地，連推磨都不用求人。誰还不会算个賬，我劳动力少，东西多……入了社不知得吃多少亏呢。叫我給你們打补丁我可不干。現在我不入，等秋天你們比我强了再說吧！”

“你敢和社比？”那个社員追問了一下。

張順昌嘴里沒吱声，心里却拿定了主意：比！  
一場比賽开始了。

社員們訂完生产計劃，就七手八脚地忙着备耕，家什不够，使自己的，种子不够，就从家里拿，不几天就准备好了。二十天左右，就种完了七百多亩地，果树施肥也快結束了。这时，張順昌也象蚂蚁搗洞似的紧忙活，可是备耕工作沒等做好，他爹又得了麻瘋病。他急的东跑西顛，找人医治。誰想事不从心上来，越治越不好，活計挤成了堆。这时我們社里听說他有困难，便給他开了介紹信，送他父亲到松树东高屯麻瘋病院，免費治疗。他心里那块大石头才落了底。

很快，社里的庄稼象气吹似的长起来，苞米苗长得一拃高

了，谷子苗也长得绿油油的。

張順昌一看社里的庄稼都挺高了，自己的地还没种上呢，便上了火。他这个从来不拜下风的好庄稼手，愁的嗓子都哑了。等他东借西求种上地的时候，社里又紧跟着积肥呀，果树打药呀，一项跟一项有头有尾地干起来。

社里的苹果园子里象下雾似的，药水管子“味！味！”地往树上一劲喷。張順昌一听这声，心里就急的受不了。赶忙回家也把药水車子拖出来。可是打药水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求人又求不着，没办法又把老婆从家里拉出来。心不顺，就爱生气，干着干着，两个人吵起来了。生产队长張世寬从山上干活回来，听见了这场争吵。

只听張順昌說：“你真熊，干的这么慢，不更叫社給拉下了嗎？”

他老婆說：“我就这么些劲嘛！叫我怎么干？”

張順昌把脚一跺說：“真急死人了。”

他老婆說：“你着急告訴誰？你光看社里活干的挺势力就眼紅，人家不是人多嘛！”

張順昌不耐煩地說：“你別帮着他們添美！”

“这是实情嘛！”他老婆爭辯着。

張順昌还硬着头皮說：“不用張罗，秋天看誰算盘打的准。”

張世寬笑呵呵地跑回来，把这件事告訴了我。

一晃，苞米长到齐膝高了，社員們天天忙着追肥。張順昌也偷偷地把鉄道西那块和社挨着的苞米地加上了劲。社員們追肥，

他也追肥。有的社員打趣地問：“張順昌，還要追几遍？”他擦擦头上的汗，慢吞吞地說：“不追萎！”可是住上七、八天，他和老婆又偷偷地挎着糞筐，到地里追了一次。偏不巧，这件秘密又被張世寬发现了。

背地里，張順昌还夸耀着对社員說：“你們跑到哪，我就跟到哪。誰比誰強秋天看！”

秋天到了，合作社的地里一片金黃。沒伸鏟刀之前，社里就作了周密的計劃，合理地安排了勞動力。秋收一开始，割的割，拉的拉，挑的挑，打的打，干个不停。張順昌害怕現眼，老早就領着老婆，到铁道西那块地里去收割。他看看旁边社里的地還沒开割，很高兴。心想：这回我可搶在你們前边了。可是沒过两天的工夫，社里的苞米不只是割倒了，連穗都拉走了。等張順昌拚命地割完地，回头扒苞米时，社里的苞米早都扒完入仓了。社里的七百亩地四十八天就收拾完了。張順昌那点象西瓜瓣似的地，还毛头毛脑，他愁的搭拉了脑袋。

这时，我代表合作社来到張順昌的家，对他說：“順昌，你的活能干过来嗎？有什么困难可吱声啊！”

他的臉“刷”的一下紅了，沒哼声。

我又对他說：“今年社里的收入不錯，据可靠的估計，每个劳动日最少也能分一元七角錢。再加上果树分紅，大小人平均也有一百二十多元的收入。这在咱燒鍋村來說，是从來沒有的事。”

張順昌听着，干眨巴眼睛沒吱声。

直到打完場以后，張順昌對我說：“我這一年老婆孩子一齊頭干，累得急哭亂叫，始終也沒比過社，我算服了。”

我笑了笑說：“你收入了多少？”

他嘆了一口氣說：“唉！別提了。地里打了八石糧，去了公糧還有七石，將將夠吃。蘋果賣了五百多元錢，去了果葯、化肥等投資，只剩三百多元。另外，還虧得社里給開了介紹信，把我爹送到醫院，免費治好了，若不，更寒蠢了。”

我說：“順昌，你這一年可吃了不少虧呀。就憑你這樣的壯勞動力，一年頂少能掙三百個勞動日，你老婆也能掙一百多勞動日，再加上果樹分紅、土地分紅，你這一年至少能淨剩八百七十多元，比你單干多收入一倍還多。你算算這個賬吧！”

張順昌听着听着，一個高從炕上蹦下來，後悔地說：“別說了，都怨我不听好人的話呀！我也對不起你，主任！”

我安慰了他一陣，又說：“順昌，不要緊，道走錯了重走，你來年打算怎麼辦？”

“來年？”張順昌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說，“來年，頭削個尖也得入社。”

## 走大家富裕的道路

社員 徐丕芳等 口述

刘仁舟 整理

一九五四年秋天，花紅沟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长鄒昌国、宋国振常到我家动員我入社。

一天，鄒昌国来到俺家的时候，我沒在家，他就和我老伴扯起来了：

“大嫂，咱們花紅沟也要象得利寺那样，成立合作社了。合作社领导咱們大家过富裕生活。”

我老婆就接过来說：

“俺家現在可不困难了，这陣子就很富裕啦，你去找別人入吧，俺們用不着入社啦。”

“你可不能滿足啊。”鄒昌国接过去說，“另外，也得想想你們的日子是怎样过富裕的？”

我老婆当时本想說是全家出力换来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回来了。鄒昌国看見我进来，就朝我点了点头，又繼續說下去：

“吃水不能忘了打井人，咱們还不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嗎？現在应当听党的話，走合作化这条路。”

他这一說，我明白了他来的目的，想了想說：

“等我們两口子考虑考虑，以后再說吧。”我瞅了瞅老伴又瞅了瞅队长。

鄒昌国因为要开别的会，起身就走了。

从这天起，我每天晚上躺下都一半时睡不着，常和老伴叨叨入社的事，可是总也想不通。前前后后多少年的事都想起来啦。从前，我是个穷人，土改那时候分了一大坡蚕場子，十四、五亩好平川地，还有一些木料。第二年，我就用这些木料盖了五間海青平房，安上玻璃門、玻璃窗。过了二年我又盖了五間廂房，套了一个大院，抹上白灰墙。小日子剛剛过起来，怎能入社呢？再說自己从前栽的三百来棵苹果树眼見就得利了，我家这几口人，就是吃破肚子也花不了这些錢啊！說死也不能入社。我是个貧农，誰也不能把我咋的！

有一回，在原来的絲坊子大院里开会，我也在場。复县兵役局长在得利寺帮助建社。开完会了，他忽然喊了一声：“徐丕芳在不在？”当时我坐在会场的大后边，沒有吱声。他接着說：“徐丕芳，你得考虑，不要認为你还是个貧农，你的成分变了。一年雇好几个工，你現在是个富农啦。”我嘴里沒說，心里却想：“我雇工不假，不过我雇的是零工啊！”

又过几天，我的大儿子从长春回来了。他到家就劝我入社。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他講的話我就特別注意听。

“爹，咱們这儿成立了合作社，別人都参加了，咱家不入嗎？”有一天吃完了早飯，談了些別的，我大儿子忽然把話轉到入社的事上了。

“嗨，不能入呀，咱們現在的生活很不錯了，你看这房前屋后的苹果树，齐刷刷的。这就是搖錢树啊！再有車、牲口……若是入了社，这些不就全完了嗎？”我滿以为我的儿子能够同意我的說法，就这样計算給他听。

“若是不入社咱家的活能干过来嗎？三百来棵树得几个人干？咱家就你一个壮劳动力，不得雇人嗎？”他两只眼睛直挺挺地望着我。

“当然得雇人啦。今年就雇了不少人，若不是哪能干了啊！”

“这就不好了，雇人干活就是剝削，就是走了資本主义道路。”我儿子是个共产党员，他当然不能讓自己的父亲走資本主义道路啦。他停了停，看了我一眼就又接着往下說：

“咱家雇工不觉得怎的，可是別人給咱扛活是什么滋味呢？忘了你給人家扛活那时候的难处了嗎？我記得你常跟我們說，有一年你給老赵家当烟把头……”

我心里酸溜溜的，听不下去了，想起了当年的事：

解放前俺家的日子过的很累。自己家那点薄地打粮不够一家人糊口的。我就不得不在外面給地主扛大活。

有一年，四道河子一家叫赵鹏程的地主雇我给他栽烟，讲好了劳金就上工了。

说起来真不凑巧，偏偏这一年的伏天下了几场大雨，把老赵家栽烟的偏坡地给冲了，秋后烟也瞎了。这样一来，连买一盒洋火都要数数有几根的赵鹏程，便急眼了。一天晚上吃完了饭，他叫我到他的屋子里去。

“老徐，你看怎么办吧！你先说！”我刚进屋，还没等坐下，赵鹏程就怒气冲冲地朝我喊道。

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事，就坐在炕沿边上，等着他的下文。

“今年的年头不好，这是事实，可是你给我栽的烟不够上心啊！”他说完停了停，划了根洋火，咕噜咕噜地抽了两口水烟，又说：

“你没看见偏坡地里的烟被水冲的那个样子吗？为什么下雨的时候你不去堵堵呢？”

我一听这话就来火了。下伏雨的时候是他叫我们去东边子给他挖壕，怕壕沟里的水漫出来冲了他的苹果园子。可是现在他反过来倒咬我一口。不管怎的，他是个当家的，刀把在人家手里握着，我不得不压着火，和气地说：

“当家的，那时不是你叫我们去东边子去挖壕的吗？”

“不管怎的，你是栽烟的，得扣你的劳金。你……”

没等他说完，我急忙抢着说：

“那可不行啊，当家的，这是年头不好，不能怪我不经心。……”



他也是沒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的話把：

“你停停，等我說完了你再說。你的勞金是五石，支了兩石四吧？”

我點了一下頭，他又接着往下說：

“還剩兩石六，這兩石六就不能給你啦，這樣就便宜你了。”

我再也聽不下去了，兩隻耳朵嗡嗡直響。我想我家里的人可再怎么活呢？一家老小都瞪着眼睛等這點糧，可是趙鵬程還硬要打賴。……

我轉過身子，拖了依在窗台邊的趙鵬程一把，說：

“你可不能這樣毒啊！你看看我一家老小……”

我說不下去了，嗓子裡就象有一團東西堵着，連喘氣都困難。

趙鵬程把兩條腿支起來，兩隻手捧着膝蓋，尖聲尖氣地說：

“不扣糧也行，但是你得挑泥把烟地裡沖的溝給平上。沖在地裡的石頭和砂子再給挑到地外邊。你回去想想吧，兩條道隨你挑。”

這一宿我連眼都沒合，翻過來睡不着，復過去還是睡不着。後來實在沒法，就托人說情，給趙鵬程打了一個欠條才算完事。

“那些苦日子我什麼時候也忘不了啊！”我放下碗，嘆了口氣。

我兒子又接着說：

“我常聽你向我講，那時候你十冬臘月只穿一件空壳破棉

袄。秋天给地主烤烟，睡在烟屋子旁的小草窝棚里，冻的两条腿  
噤噤的痛。……”

· 孩子的話，我听不下去了，我的眼泪掉在飯碗里。

“咱家的穷日子总算过去了，你知道当长工的苦处，现在可  
不能再逼别人往长工这条道上走。如果不成立合作社，再住几年  
就会和从前一样了，穷的就越穷，富的就越富……”

我低着头不吱声了，我是个穷人，懂得穷人的滋味。这回我  
明白了，共产党是叫大家都过富裕的生活。所以当天午后我就报  
名入社了。



## 第二次入社

李連仲 口述

陳上慶 整理

一九五七年春天，山上的雪還沒化了的時候，我們隊的幾個領導幹部正在研究備耕工作，突然門嘭的一下被推開，小李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來說：“李隊長，李永臣不讓我們給他的果樹剪枝，他要退社不干了。”我們听了不由暗吃一驚，我說：“走，去看看。”還未等我們走進果園，老遠就聽到李永臣和幾個社員的爭吵聲，還看到他揮動着雙手，不知在比划着什麼。李永臣看到我們來了，就迎上來氣呼呼地說：“隊長，我退社了，這樹不要你們再費心了。”我問：“社里什麼時候批准你退社的？”他說：“入社、退社都是自願的，我要入就入，要退就退，社里還管得着嗎？”我看他的態度挺蠻橫，就警告他說：“要退社也不許你動果樹，這果樹已經是社里的了，你再剪，咱們就到鄉里去。”

他看我們一大幫人，也只好夾着剪子走下山。事後，我們把這件事向社里報告了。

當天，鄉黨總支姚副書記就來了解，問李永臣為什麼要退社？李永臣強調說：“勞動力少，家口多，入了社掙的不夠吃的。過去蓋房還拉下了不少飢荒……不退社沒法辦。”姚書記說：“你生活有困難，社里可以幫助解決，你不應當阻止社員剪枝。”

這件事情鬧開後，附近的一些富裕中農，一碰見他就捅捅咕咕地不知在叨咕些什麼，有時候還到他家去串門。不久，李永玉也提出了退社。

幾天後，姚書記經過了解，知道他家生活是有些困難，不過並不象他說的那樣厲害。社里研究後，同意把果樹價款提前還給他一部分。午後，姚書記到李永臣家對他說：“社里根據你家的困難情況，決定把明年的果樹價款提前返還給你三百元。還貸給你兩口豬搞副業。社里幫你解決了生活困難，希望你今後要好好安心生產。”李永臣一聽，反而冷冷地說：“這點果樹價款我還飢荒都不夠，還能買什麼豬飼料搞副業呢！我的困難社還是沒能給解決了。”姚書記仍然耐心地和他說：“豬飼料由社里供給你，你把豬圈糞給社，你說好不好？”李永臣雙手一擺，顯出非常為難的樣子說：“這倒是好。不過我的困難還是沒能解決，除非社里再給留些果樹嘛！”姚書記回到社里研究後，同意在果園邊上給他留十來棵果樹。社里的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李永臣本來應該很滿足了，但是他還得寸進尺地說：“我要二十棵當中的好樹，

靠边上的尽是一些杂牌果，我不要。”姚书记说：“这不行。你要在当央随便挑，以后社里对果树怎么管理！”李永臣摇摇头说：“你要不让我挑，我就不要，干脆还是退社。”

其实，事情很明显，李永臣并不是想解决生活困难，也不在于几棵果树，而是一心想退社，发展资本主义。

解放前，李永臣家是老虎沟里最穷的一户，一年到头不是愁吃就是愁穿。后来他看到别人栽果树很得利，也眼热起来，把自己山坡上的几块薄地也都栽上了果树，指望将来靠果树发家。这一来，地没有了，家里就经常揭不开锅，饿得小孩哭哭啼啼，大人唉声叹气。有时挖不到野菜，就只好弄点谷糠来充饥。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携带一家老小到边外逃荒去了。

解放后，李永臣一家又回到了家乡。土改时，他家又分了地，他的果树虽然还没结果，但也长大了。

一九四八年春天闹粮荒，李永臣家打点粮食不够吃，饿得全家大小眼发昏。李永臣急得想把四百来棵果树卖了换粮吃。乡里知道了，贷给他八百斤粮食，才熬到秋天。

这几年，他的果树得利了，收入象雨天的河水往上猛涨，全家的生活也象船似的跟着提高。一九五三年盖了五间新房，一九五四年又翻修了七间朝阳的正房，买上了胶皮车，养活着大骡子。年年还雇些临时工，给他干活。

一九五五年末合作化高潮时，他是最后一家入的社。为了动员他入社，我们的嘴唇都磨薄了，道理对他讲了两三天，最后算了细账，才打动了他的心。入社以后，他干活、处事总有些两样，稍不

順心，就躺在家里歇两天。两个儿子呢，也常在家推磨上碾，种自己那几块小菜园。这样，劳动日自然不会挣多了，到一九五六年秋后开支时，每个劳动日开了一元五角錢，全社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由于他們干活少，全年父子数人才挣了六百来个劳动日，得了九百来元錢，比他单干时的收入少了一些。可是他不說自己干活少了，反倒說入社吃亏了。加上一九五七年自己的果树还是个大年，能下三万多斤苹果，于是就坐不穩、站不牢的滿地繞圈想办法。以后就联络了里沟的李永玉和他一起退社，准备和过去一样，两家插犍干。因此社里虽然已經合情合理地給他解决了困难，他还故意刁难。

几天以后，李永臣、李永玉領着自己家里人又去剪枝，我知道了，馬上去劝阻。怎么說他們也不听，还說：“是我自己的树，我爱怎样就怎样，你們管不着。”我拦挡不住，就立即报告了社。社主任、总支書記和技术員得信后馬上赶来制止，最后警告他說：“果树是社里的，以后不准你們乱剪，即使以后批准了你們退社，現在也不准許你們动果树。”李永臣和李永玉听了气得蹦高地說：“我就不信你們高級社这一套，我非和你們干一千不可。”就这样，他們两个人到复县初級法院把农业社告了。

在法院沒有傳訊以前，生产队白天去果园喂粪，他們領着一家大小就偷着在晚上去喂粪；社里白天去打药，他們就趁晚上月亮地去打药，故意和社里捣乱。姚書記看他們越鬧越不象話，就去找他們談話。他們一見干部来了，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后来干脆带了些餅子、大葱，白天躲在上山大石砬子下面睡覺，天黑了

才偷偷地跑回家。

李永臣大儿媳妇的父亲蔡云师，特地从夹河心来到他家，用自己入社后生活不断提高的事实劝说他不要退社，但是没有收效。因此两个人的话也就越说越不投机了。蔡云师临走的时候，又向自己的女儿叮嘱了一番，要她再好好地向公公劝说劝说。后来他听说李永臣终于退社了，就气得再也不上他家去了。

四月份，法院审理了这一案件，在听了得利寺高级社主任谭国霖对李永臣要求退社的经过的说明后，又耐心地进行了调解。这时，李永臣仍强调他有一、三千元债务，社里如不给全部还清，仍要带果树出社。

法院看调解无效，根据社章规定入社退社自愿的原则，判决允许他们退社。果树按社章规定是生产资料，仍归社所有，由社逐年还给果树价款，对退社人仅能按土改分地标准划给土地，自己经营。

李永臣、李永玉两个人要的是果树，而不是土地，所以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到辽阳中级法院和辽宁高级法院。结果都维持原判。他们两个人原想能把果树弄到手，所以到处告状。到现在，弄得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你说退吧，果树没有带出来，发家的指望没有了；不退吧，自己过去闹得很凶，现在法院又给判决退社。前思后想，最后一赌气还是退了出来。

虽然李永臣他们坚决地退出了社，但是家里人并不支持他们。李永臣的两个儿媳妇都跑到队里来找我說：“队长，俺爹闹退社，我们两个不愿退，我们想到队里来干活，你说行不行？”

我說：“行，誰思想先通，誰就先进来。”当李永臣知道了这件事后，气得不得了。但是他又不敢明里发作，只好时常在他們面前冷言冷語地刺上几句：“你們快到队上干活吧！到时候还可攢些私房錢。”

一九五七年秋天，我和几个組长到地里去估产。大家一走到地边就乐开了，只見一片片苞米长得比人还高，大棒子又粗又大，这个說亩产可达一千五，那个說可达二千斤。……我們順着庄稼地一块块地評。等走到头，只見李永臣的苞米长得沒有谷子高，上面結的棒既瘦又癟。大家看了禁不住搖起头說：“唉！你們瞧，这就是单干的好处！”大家正在議論紛紛，剛巧被迎面走过来的李永臣听到了，他臉儿一紅，就急忙钻进苞米地。

秋收了。队里的庄稼都已割倒，李永臣的庄稼还站在地里呢。我們队里主动的要去帮他割、帮他拉，可是李永臣仍旧意气用事的說：“不忙，我們自己慢慢割也行。”

九月間，农村进行了一場合作化道路的大辯論，通过這場大辯論，很多人的眼睛亮了，头脑清醒了，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李永臣也受到了教育。他說：“一九四八年鬧粮荒时，要不是政府貸粮給我，恐怕我的果树早就換粮吃了，还指望什么果树发家！我不該为了走資本主义道路就忘掉这种恩情。自己在外单干了一年，看人家社員生活提高了，个个眉开眼笑，独有我愁这愁那。要是从前，人家看我落到这种地步早就笑掉牙了，但是社里却还經常派人来，要帮我干活……我越想越覺对不起大家伙。”

上了秋，他又第二次入了社。



## 万 户 向 太 阳

王清君 口述

都本香 整理

一九五五年秋天，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后，我们得利寺附近的农民都沸腾起来了。这个报告好象一把大钥匙，打开了两扇大门。得利寺初级社的办公室，这几天黑夜白日出米进去的人很多。有的农民来递入社申请书，有的社员来研究把未入净的苹果树全部入进来。有的邻村小社派代表来研究并大社。县里也派来工作组，帮助得利寺建大社。

十一月二十日那天晚饭后，龙潭后村龙潭社的主任姜家忠，冒着大雪来找我。他说：“我们全体社员都要求和得利寺社并起来。四分之一没入社的，也这样要求。”我说：“并起来可好极了，龙潭后山场多，得利寺果树多，今后生产门路就更广啦。”接着他问我：“多咱并好？”我说：“现在正是地了场光的时候，马

上就动手。”说到这里，會計員手里拿着一大卷白紙遞給我，我一看，原来是四十多戶群众的入社申請書。我一張一張地翻着看下去，发现里面有邹长福哥三个的名字，我更高兴了！

邹长福有三百多棵苹果树，整年的雇着长工，忙的时候还雇四、五个女工。噴药、施肥，他都踩着社的脚步，社里动手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发誓要和社較量几年。可是，今天他也写申請書了！

办大社的事情，到处轟动起来。团支书張祖学，参加过群众會議和办社会議，他很熟悉群众的心情，所以劲头非常大。他張罗着要在学校后搭个大台子演戏，庆祝这件大喜事。熊岳农校派来老师帮助规划水利建設，青年小伙子搶着給扛仪器、給插标志。社員誰也不貓冬了，換土积肥，拾雪刨冰，干的很冲。县工作組的同志也向我說：“老王呀！你們和龙潭后这一并，簡直象吸鉄石似的，崔屯同心社的社員們也都要求和你們并。”我說：

“崔屯的群众生活差別很大，在社外的怕鬧不齐，不能都入。”他說：“多派几个干部，和群众算算細賬。徐和勤不是单干时收入最多的戶嗎？入社后一年就增加收入一百二十多元，这个賬就可算。再把生产社的优越性好好总结一下，道理說清楚，富裕戶也一定能願意。”

我們在县工作組的领导下，作了充分准备和細致分工。第一天摸情况，第二天开会，第三天爭取报名。工作安排的很周密。

事情也很难叫人猜想。群众好象都互相打了电报似的，并大社的事沒有不知道的。当天晚上，去崔屯的工作組都回来了，我考

慮事情可能是鬧壞了，不然怎麼當夜就回來了呢？可是縣工作組的老宋却說：“下崔屯在社外的人都入了。”社幹部張金庚也說：

“上崔屯也是這個情況，他們聽說入社和并社，大人小孩沒有不高興的。同心社的生產隊長于承漢說：‘崔屯和得利寺并起來，這真是遍天一聲雷，高樓平地起，我心里通亮，身上好像多長了八只胳膊似的。我一定和社員們打成一片，把山頭下面的一條小河堵死，給社開成二十畝水田，增產兩萬斤糧。’”我一聽，心里也樂開了花。

正在說話時，花紅溝的黨支部書記鄒長國也趕來了。他進門就說：“鄒長福哥三個前天寫了申請書還不放心，托我來看一下。”我說：“他們怎麼又這樣願意入社了呢？”他說：“他們不和社比了，賣一年蘋果，沒賣個一等貨。鄒長福氣的說水果收購站偏心眼，故意給他壓等。可是他偷着檢查一下社的蘋果，質量就是好，這回他才服了，一定要入社。”

辦社委員會的屋子里，越來越忙，處理果樹作價問題，評定五保戶問題，劃分生產隊問題，這項工作沒干出個頭，那樣工作又來了。有的人主張：“得利寺社的範圍應該趕緊定下來，決不能再擴大，否則隊的劃分和人選，八輩子也沒法確定。”有的說：“大吧，大到火候了，社主任檢查工作坐摩托，社里運輸用大汽車……”大伙正在議論，我和剛進來的燒鍋村農社主任張永偉，西李屯聯盟社主任孫忠仁核計了一下，又說：“社又大了，農、聯盟兩社也和得利寺并起來了。”屋子里的人立時活躍起來：“好，好透了。”有的人算了下，全社一千三百九十四戶，方

圓十五里，比原来的得利寺小社大三倍。办社委员会考虑，面积不算小，备耕工作也好早日安排了，因此就拟訂社章，选举干部。当时按生产需要，設立农业、果树、畜牧、林业、副业、文化六个部門，通过大会选举，我被选为社主任。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这天，正式宣布得利寺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



## 一个試驗室的誕生

防虫技術員 張金洪 口述

刘小石 整理

一九五八年国庆节以后，得利寺車站的站台显得更加窄小了。装着苹果的白色木头箱、黄色紙壳箱堆的象山一样。从車站通向各个果場的大道上，拉果的大車也一輛跟着一輛，一眼望不到头。結賬的时候，社里的會計高兴地告訴我說：“今年得利寺管理区的两千一百六十万斤苹果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点八的好果，百分之七十二点六的出口果。”可是，我一看到这些丰收的苹果，总忘不了一九五三年以前的景况。一九五三年，得利寺的出口果只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其余的哪去了呢？叫虫子給禍害了。

### 虫 子 造 反

說起来，真够可怜的，从前的果园簡直成了虫子造反的地

方。我从十九岁就进果园干活，在苹果树跟前轉轉了三十多年，看过許許多多被虫子禍害的苹果，可就不知道是什么虫子咬的？怎样咬的？也沒听說誰能治住虫子。

有一年，我在日本人笠原的果园里干活时，忽然听說来了一个会治虫子的人。我們几个工人跑到跟前一看是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这棵树下看看那棵树下望望，驕傲的鼻孔向上翘着，好象在对我們說：“除了我，誰也不懂虫子。”

我看着他那副瞧不起人的架式，很恼火，心里不服气地想：咱天天在果园轉轉，就不能想法治住虫子？就兴你們日本人会？看你能治个什么样！那个日本人的技术究竟有多高，誰也不知道。只是，日本人年年打药，猴头果还是滿地滾。不过，誰去管它！日本人的苹果树都死了才好呢！但是，农民們家里的苹果也叫虫子啃的好苦哇！秋天摘下个苹果看看，不是干疤就是猴头，好的太少了。振邦园淨是猴头果，二道沟的苹果沒有一个好的，苹果苦的連猪都不吃了。沒办法，大伙便把坏果扔在西場子旁边的大深沟里。不几天，沟填平了，农民們难过的心象掏出来似的，見了面便互相訴苦說：“咳！受穷了！”碰上哪一年虫害輕了点，果农便知足地說：“发财了！发财了！”唉！多么可怜的滿足啊！

得利寺农业社成立以后，社員們决心改变这种情况，有的說：“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咱們多打点药，看能不能治住虫子！”可是，什么时候打药是节骨眼，最能發揮药效呢？我們一見苹果被虫子咬的冒油了，就說：“哎呀！苹果淌眼泪了，赶紧打药吧。去年打晚了，今年可得早点。”誰曾想，打完药不多

天，又有大批苹果冒油了。大伙难过地说：“唉！又早了。”第二年，我们又用去年的经验推测，决定晚一些打药，虫子却又提前在树上造了反。

这些事常常在我的脑子里缠着，弄的我睡不着觉。一九五四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悄悄从炕上爬起来，到房后的果园里，用手电把树上树下照了个遍。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虫子咬苹果？怎么咬的？看来看去，身上都凉透了，也没看出个子午卯酉。虫子还在称王霸道。

### 党的决定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我到社里找张金厚主席商量事。找了一圈，见他在办公室的墙角正和区技术推广站傅站长谈话呢。傅站长象有什么难事似的，两道眼眉对了头，把每一个字都咬的重重的说：“得利寺农业社果树不少，但是，每次打药都是盲目干。花了不少钱，虫子果还是不少。国家收购不上好果，社员也不能更多的增加收入。县委、区委都挂念这件事。”

“是啊！”张主席同意地点着头。

傅站长说：“社里不好专设一个人预测虫情，掌握虫子的生活规律吗？”

张主席说：“这倒是好事，可是，谁都不懂。”

傅站长说：“熊岳试验站有些同志正在这搞试验，可以请他们帮助一下。”

“可是，谁愿意干呢？”张主席想了想说了这么一句。

我一听要治虫子，就勾起了多少年的念头，我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急忙插嘴说：“若是没人干，我干。”

张主席一惊，转回头来。傅站长看看我也高兴地笑了。张主席对我说：“走！开会去。”

在社的技术员会议上，大伙决定让我来研究苹果病虫害。我知道这是党的决定，也是一个好的决定。可是，嘴说要干，心里没底啊！我甚至觉得有点象胡说。我连咬苹果的虫子叫什么名都不知道，怎么能搞试验？再说我又没有文化。我对张主席说：

“我念的那二、三年书早都就苞米粥喝了，文化这么低怎能行？”

张主席说：“那不难，把高小毕业生谭永兰调去，帮你作记录。”

会议圆满地结束了。可是张主席又象想起了什么，补充说：“哎，虫子拉屎撒尿你得好好看看。”

屋里的人“轟”一声笑了。

我顾不得和大家逗笑，三步两步来到下屋。熊岳试验站的李秉均同志见我进来，急忙从炕上下来，连连让坐。我没顾得客气，张嘴就问：“你们试验什么虫子？”

李秉均说：“试验苹果虫子。”

我惊奇地问：“苹果里有什么虫子？怎么才能试验出来？”

李秉均说：“你讨厌猴头果吧？那里就有桃小食心虫。”说着拿过一个苹果标本，指着苹果里那些小道道对我说：“看！这就是桃小食心虫走过的道。现在我们没有虫子标本，你可以去找些冬茧，埋在土里。过些日子，它就出虫了。”



我問：“冬蛭是什麼樣？”李秉均把形狀告訴我，我就到了振邦園。我在樹下扒拉了一陣，便發現不少圓圓的、象綠豆粒似的東西，用手捏一捏，還軟乎乎的。這不正是桃小冬蛭嗎？我高興地拿回來埋在洋鐵桶里。然後，又把從前烤烟用的溫度表插在土里。可是，過了三、四天，蟲子還沒出來，我納悶地說：“太冷？”於是，又把洋鐵桶挪到自己家的炕沿底下。溫度表上升了，到十九度的時候，一些紅色的小蟲從土里鑽了出來。我高興地馬上做了記錄，決定做第二種試驗。

### 萬事開頭難

剛交五月，滿山遍野的蘋果樹上，長出了粉紅色的飽乎乎的花菇朵，毛茸茸的小綠葉也一天一天伸開巴掌。一早晨，三隊果園里就有許多社員忙着干活了，有的喂糞，有的抬石頭。我和我的助手譚永蘭在蘋果窖子附近的一棵樹下壅好了一道土崗，我又在土崗里畫上幾個道道，好象一個米字。一個道道上專門放沙子，另一個道道上放石頭，再一個道道上放亂草，還有一個道道上放的是鋸末。然後，把一些紅色的小蟲子放在土崗里。正好，這棵樹旁有一條小毛道，來往抬石頭的社員大概是看我們這個活太特別，總要停下看看。有的晃晃腦袋過去了，有的呲牙笑。我顧不得去看他們，所有的心思都在蟲子身上了。我一邊往外拿蟲子，一邊高興地對永蘭說：“永蘭，你看！這些蟲子多肥大呀！我專門挑了一百條活躍的。”

小姑娘惊奇地看着這些小蟲子，歪著頭問我：“張金洪爺

爷，咱放这些虫子干什么？”

我说：“咱要看看它们愿往什么地方跑，爱往石头里、草里跑呢？还是愿意往沙子里、锯末子里钻？找出虫子的活动规律，好消灭它。”

永兰是个要强的姑娘，什么事总好追根，她又问：“爷爷，这是什么虫子？”

我说：“这种虫子顶可恶了，叫桃小食心虫。苹果上的眼子就是它祸害的。”

说完，我们就观察起来。起先，我把几条虫子放在树西边，可是，真奇怪，它不往树跟前爬，却一劲向西跑。我把它捡回来，放在树东边，它这才一劲向西，爬到树根旁的石板底下不动弹了。晌午，试验一下，它又一劲向北跑了。我高兴地对永兰喊：

“永兰，看出门道没有？这虫子上午往西跑，下午往北跑，这是说它爱往背光的地方跑呀！快记上。”

永兰也有了兴头，咧着小嘴笑了。这时，我便对永兰说：“下午，你什么也别干，专坐在这看虫子，别让它跑到土岗外面去。这整整是一百条，一条不能丢，将来咱还得查一查数呢！我要找冬小幼虫去了。”

第二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是正晌午了。离老远，我就看见永兰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心想小姑娘可真用心。没等走到近前，我就喊道：“永兰，怎么样了？虫子爱往哪里爬？”

永兰好象没听见我的话似的，慢慢地站起身来，垂头丧气地说：“我不干了。”

我吃惊地问：“怎么？”

譚永兰說：“別提了，休息时，那些干活的社員就圍过来看熱鬧。有的說：‘他倆是沒活找活干，学小孩子摆家家玩了。’有的用手把臉上的汗一抹，干脆冲着我說：‘譚永兰呀！你算找着自在活啦，老老实实坐在这里，可真会享福。’你說气人不气人？可誰知道我眼睛都累疼了。那些死虫子一霎眼就跑一条，比小孩子都难看。”

我安慰她說：“不用听那些，永兰。他們說他們的，咱們干咱們的，等咱們把虫子治住了，社員們就明白咱們的工作了。”

永兰說：“得了！咸言辣語咱可听不起，我哪也不比他們差，干什么叫他們耻笑！我非上园子干活，和他們比量比量不可。”

这姑娘說了話就不轉弯，下午，果然沒来。我急的沒法，見虫子都安稳地爬到了土里，便跑到譚永兰家。永兰的媽見我去了，笑着迎上来，說：“哎呀！她爷爷来了，屋里坐。”

我哪里顧得嘮閑喀，張嘴就問：“侄媳妇啊！永兰怎么不干了？”

永兰媽媽一听，赶紧解釋說：“俺永兰不能干了。你还不知道嗎，永兰原先体格就不好，昨天看了一天虫子，眼睛痛，头也昏迷。再說，这一句那一句的耻笑她，俺老閨女又有个耍强的勁儿，哪能抗得了？还是找別人干吧。”我一听就明白了，前半截話是借口，后半截才是实話，便劝道：“这个事，你別看不起眼，若是弄好了用处大着呢！你沒看，咱社的苹果年年往大沟里

倒了多少？国家也沒多少好果出口。难道咱就叫虫子挡住路，眼看着苹果烂下去？咱们怎么能不干事呢？”

永兰听着我說話，从屋里走出来把短头发一摆，沉着臉子說：“誰爱干誰干吧，我可不干了。”

我說：“你不干，我可就沒帮手了。”她說：“沒有，我也不干！”

唉！万事开头难哪！少了一个伴，就失掉一份力量。我心情难过地走了出来。可是，還沒能来得及仔細想想这件事的时候，迎面便走过来一个人，这是过去和我在一起剪过枝的老社員。他一見我二話沒說，劈头就問：“伙家，你現在这个活可挺輕快啊！”

這句話象顆釘子似的把我釘在那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問着自己：張金洪啊！你在果树跟前轉轉三十年了，干点什么活不好，非得管虫子？不！現在虽然助手不干了，問話那位社員也走远了，虫子可一条沒少呀！再住几天，它們就要爬上树了。想到这，我又劝自己說：“社員們問那些話是他們还不相信人能治住虫子，不管別人怎么說，我非得把虫子研究明白不可。”

傍黑，我又蹲在那棵大树底下，重新查看。虫子全都綉蚱了，我把这些小蚱从土里、石头里一条条檢出来。調查得出的結果是：虫子爱往乱草、石头、土里钻，沙子、鋸末里一条也沒有。我高兴地想：社員們再抓虫子的时候，就有重点地方了。以后，我們社的树根底下都放上了大石块，誘惑虫子进去綉蚱。可是我把虫子装进鉄桶以后，还在納悶地想：这些小蚱真的会飞出蛾嗎？

## 奇怪的顧客

五月中旬，苹果花开的雪白，老远望着，苹果树上好象挂满了咧着嘴的大棉桃，那些毛茸茸的树叶也变得光滑了。但是我在这些绿油油的树叶中間，发现了一些卷曲了的树叶。它們就象殘廢了的孩子，实在招人可怜。我掐下几片叶子看了看，里面都包着一个綠色的小虫，这就是卷叶虫。我决定做一种新的試驗。可是放在哪里繁殖呢？我想起熊岳試驗站使用的玻璃管、玻璃杯。不过咱們社剛成立，得勤儉办社，哪里有錢买那样大家什？我想起一个窍门，便来到了供销社卖药部。

我說：“我要买几瓶用玻璃管装的药。”

营业员惊愕地瞅瞅我的臉問：“玻璃管装的药多着呢，你买哪种药？”

我說：“哪种都行，賤点的，只要是玻璃管装的就行。”

营业员又楞了一陣，最后拿出了玻璃管装的阿斯匹林和一些别的药。我看看管，急忙选了几样，便回家去了。

到家后，我把药倒出来，在玻璃管里装上些虫子，同时还用铁丝編了个小籠，把卷叶虫放在里边，然后提着小籠来到三队仓库。三队仓库是个一間房的小屋，里面被铁锹、耙子、粪筐等农具塞的滿滿登登。我对崔士惠說：“在这个墙角騰点地方給我，我放点东西。”

崔士惠說：“行！”随手把墙角的粪筐子挪了挪，我就把小铁丝籠放上了。为了怕別人动，我又盖上了一个木盖，木盖上画了

一个铅笔印做記号。临走时，我还特意囑咐說：“可千万别給动啊！小蛾快出来了。”

过了几天，我高高兴兴走进仓库，正准备取出小蛾讓它們交尾呢，可是到跟前一看，呀！木板歪在一边，鉄絲籠里只剩了几片树叶，虫子、蛾全都沒有了。我生气地冲出門，到处問：“誰动了我的虫子？”有許多社員說：“咱沒动。”我不相信地說：

“沒动？我的小蛾怎么飞沒了？这里还是个公的，我寻思留着交尾，可誰……”我气的說不下去了，到处查找。最后梁国栋說：

“我到仓库拿农具时，看着这个鉄絲籠有点奇怪，倒出来一看，嚙，全是些乱乱哄哄的虫子、小蛾，剛想抓，小蛾就飞了。誰知它还有用！”說完，沒当一回事，笑嘻嘻地走了。

这席話，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我賭气提着籠子回了家。

## 爭 吵

我家銅盆里培植的桃小虫开始作茧了，二十一天出了小蛾。我把这些小蛾装在玻璃管里，放在頂上，等它們交尾。但是，看了几天，也沒有动静。我便跑去問熊岳試驗站的同志。人家說：“桃小交尾时怕人，最好放在背光的地方。”

我心里想：“真招人笑，虫子还这么嬌！”晚上，便找了一块青布，把冲着灯光这面遮上了。我心里惦念着虫子，觉也睡不着，住一会起来看看。我老婆看我歪着脖子聚精会神的样子，就嘮叨說：“你凭着活計不干，弄些毛毛虫来家，跑的到处都是，这还象个家嗎？”

我說：“你吵吵什么，这个工作可重要啦。”

我老婆說：“还重要呢，人家誰不反映你！說你一天到晚鉄鍬不拿，剪子不动，从这个园蹣跚到那个园，閑死了。还有的說你蹲在树底下看螞蚁上树，象个干什么的？”我沒心思听这些閑話，两眼紧盯着小蛾，嘴里应付她說：“不管。他們講他們的，我干我的。”我老婆說：“你不害臊我还害臊呢！一到休息的时候，那些男社員女社員就跑来講你，一边講一边笑，我的臉就象巴掌打了似的。果树技术你都熟，干哪样活也不少掙錢，为什么非得管虫子？”

我一听，她淨說些糊涂話，便不耐煩地說：“別叨念了，告訴你这些东西不兴你动，你就別动，別的事你別管。”我嘴里說着这些話，眼睛可不敢离地方。

十点剛过，我忽然兴奋地喊起来：“交上了，小蛾交尾了。”我老婆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我却高兴地脫鞋上炕，头一貼枕头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我們家柜頂上更熱鬧了，汽水瓶子里插着苹果枝，果叶上和手指甲大的苹果紐上，全被小蛾排上了卵，好象一个一个小紅点。各种各样盘子里，也放了带有桃小卵的树叶，有的还噴上了葯水。盘子上有的扣着碗，有的扣着盘子。不知細情的人，真会以为是在摆席呢！其实，我觉得这比一桌酒席还重要的多，甚至哪个叶上有几个小紅点，我都記得烂熟。我时时都在注意这些小紅点的变化，我要从这里看出虫卵是怎样变成幼虫的，还要从这里看出經常使用的果葯——烟水和砒酸鉛的杀虫效

能。

为了讓大伙 鄧乐一乐，我把排上了卵的苹果枝拿去給張主任看。他是个在果园里长大的庄稼人，人們称他是苹果土专家。可是，在从前，他还没看过虫卵是什么样呢！他看了看問：“在哪？”我往苹果紐上一指說：“小紅点就是虫卵。”他又用扩大鏡看了看，說：“桃小卵，就这样呀！”說完，張着大嘴笑了。我瞧着他的臉，心想：“社主任重視，我的工作可就好干了。”心一乐，腿也勤快，我从这山奔到那山，去观察虫情。

有一天，我从山上观察虫情回来，已經晌午歪了。家里的人早已吃完午飯，老婆正在刷碗。我两步迈进屋，奔向柜頂，想看看那些虫卵的变化。可是走到柜前一看，我的脑袋“忽”一下眼大了，柜頂上有秩序的盆盆罐罐全都混乱了。上面盖的碗盘沒有了，带着紅点的小树叶掉在柜頂上。我苦心观察十几天的工夫白搭了，真叫人急眼呀！我心疼的冲着老婆喊道：“你把我的盘子弄到哪去了？”

“来客了，不使嗎？”老婆的話也很硬。

我說：“你使也得告訴我一声啊！我正在試驗的节骨眼上，再等七、八天就成功了，你这不是害了我嗎？”

我老婆也在爭着自己的理：“你还有理了？你講講，是我害了你，是你害了我！你看你弄的滿屋毛毛虫，盘子、碗上都是毒葯，全社几百家，誰象咱家，这还象过日子嗎？”

我只顧心疼虫子，哪有閑心和老婆摆理，便赶紧堵了她一句：“你还叭叭呢，看你給我糟蹋的，真可恶！”



“你罵我？”我老婆火了。

我一看她那不懂事理的樣子，氣也更大了，說：“罵你怎麼的？我還要打你呢！”

老婆一聽，氣的臉都紫了。我用力往外推老婆，想把她推開，可是，老婆死死不放。當我們倆廝扯到外屋時，我端起鍋台上那盆涼米湯，就往老婆身上潑去。老婆氣的瘋了似的，幸亏鄰居們趕到，把老婆扯走了。

我窩火極了。尋思：“上隊試驗，社員給勁，挪到家里，剛有了點頭緒，老婆又給破壞，我還怎麼試驗呢？不干吧，蟲子還沒徹底研究明白，到了秋天，蘋果還不得受害？”我實在不忍心半途而廢，努力壓下心里的火，返回屋里，又擺好那些瓶瓶罐罐，重新開始試驗。

我老婆心里的氣沒能出去，哪肯了事？第二天上午，她到社里，把一肚子冤屈都對王清君主任說了。一邊訴苦，還問王主任：“是誰出的主意，硬叫俺老头子管蟲子？社員反映不說，家里又弄得滿屋都是蟲子，日子可怎麼過？”

王主任安慰了她一陣，又對她說：“蟲子試驗不好，咱們就吃不上好蘋果。社里少賣錢，社員怎麼增加收入、過好日子呢！你得幫助張金洪，別吵鬧他。”我老婆這才慢慢走回家。

過了幾天，王主任見了我的面就說：“老張頭，你不对呀！她再不对，你也不該用米湯潑她……”他看把我臉說的通紅，又鼓勵我說：“你搞試驗的這種恒心很好，別听有些社員瞎嚷，你該怎麼干就怎麼干，有什麼困難尽管吱聲。”

話兒不多，可暖人心呀！他對我的批評是對的，鼓勵也是那樣感動人。我知道王主任也是黨支書，他的話就代表黨呀！我嘴唇沒動彈，心里却說：“好！黨不是叫我干嗎，我就干。”我又一心一意地搞試驗了。並且對鄰居老趙頭說：“求你勸勸我老婆，再別給我動了。”

## 成 功

從這以後我老婆安靜多了，可是，我還不放心。有一天，我對她說：“我搞試驗多不容易，你再別給我動了。”她不好意思地說：“誰懂？我原先尋思這是扯蛋呢！若不，我能給你揪啊！”听完她的話，我也安心了。桃小卵八天出蟲了，先是在果面上轉，然後便從果脛向里咬。可是，多少分鐘能咬到里面呢？我不離眼地揪着。住了一會，我想到外邊解解手。可是蟲子一時也不能離啊！我急的直打轉轉，直到找來了一位社員替我看了一會兒，我才出去。漸漸的蟲子只剩半個身子了，只剩尾巴了，沒影了，我看看懷表，最快的三十七分鐘進到里面，最慢的是一個半小時。而且證明烟草水沒有殺害桃小的能力。這些重要的發現，馬上被社里運用了，採取了划地壓蛋，往果脛打葯等許多新措施。多少年來沿用的烟草水殺桃小的辦法，也第一次被否定了。年終總結了一下，光這年節省的果葯價值就是二千四百八十元，人工六百個，蘋果質量比一九五三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那次爭吵後不久，社主任王清君到我家串了一次門，回去之後，做了一個新的規定：將三隊倉庫那間小屋騰出來，做為虫情

預測室，并且給了我一把鎖。我仔細一看，小屋的窗上還有鐵欄杆呢！心想：这回可好了，我的毛毛虫誰也動不了啦。我興奮得三下兩下把小屋收拾干淨，試驗虫子的那些盆盆罐罐也用一担竹籃挑來了。然后，板門“咔嚓”一聲上了鎖，挂上一個白色的小木牌，上寫六個黑字：病虫害試驗室。招笑的是，社員們還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我“虫王爺”。其實，哪個社員不是“虫王爺”呢？若不，我們能有这么多的出口苹果嗎！



## 命令水土不下坡

果树土专家 張金厚 口述  
魏敬之 整理

七月八月是阴雨連綿的季节。大雨，把山地苹果园陡洼处冲成一道道大沟，滿地石子。赤褐色的树根露出来，几場大风刮过，有的树就歪向一边。由于連年雨水冲刷，順天果园，山上三十年生的果树比山下四十年生的果树还老；山上五年生的小果树和山下一年生的小果树长的一般粗細，社員称它为“小老树”。这果园有一千一百棵苹果树，每年春季都得从山下拉土八百多車才能将树根培上。可是，一到雨季，粪、土又被雨水冲走了。所以，树势发育的很不好，新梢长不长，叶片放不大，产量也一年低一年高，很不稳定。我們年年瞅着干着急，毫无办法。

一九五三年春，党和政府号召搞好山地果园水土保持，改变果树营养条件，不讓水土下坡。当时，我是原得利寺初級社副主

任，我和許多干部一樣，頭一次聽到水土保持這個名詞。從前根本沒干過這活計，思想一下子也就轉不過彎來，不相信修几道埝埂子就能攔住雨水，怕白浪費人工，所以，听过也就算了。以后县农林局和区技术推广站的同志，經常督促這件事，我半信半疑的，寻思先試試看吧！于是選擇了順天果园做試驗。当时推广兴城喂牛場省果园的“挖沟起壕”水土保持法，我們也照葫蘆画瓢地干了一陣。可是一边干一边覺着不对劲。我們这土层薄，果树老，一挖沟把树根都伤了，影响树勢发育。再說，挖沟容水面小，冲水面急，不利于保土保水。于是我和干部們研究，根据我們的果树和地勢情况，怎样搞好水土保持。众人是諸葛亮，一核計，就确定用“平地起壕”法，这样做，不伤根，容水面大，便于保持水土。但平地起壕，需要进行等高測量，确定排水方向，根据壕的长度找出比降，以緩和水勢，拦蓄泥土，防止冲刷。測量，我們沒有科学仪器，也舍不得花錢买，怎么办呢？以后就用胶皮管、玻璃管自制了連通管，一棵树一棵树地进行等高測量。这时，果树一队队长刘春林从东边过来阻止說：“主任，趁早別干了，社員們有意見。”

“有什么意見？”

“大伙說，修上撩壕，急雨挡不住，打开壕，冲刷的会更厉害。”

“有的說，作业不方便。修上撩壕，鋤草、鏟地都挡道。”

社員老叶，在一旁插嘴說：“你老头不在这当队长了，現在回来熊我們，到秋天降了产，你給包賠劳动日？”

說的我心里也直打算盤，还是少做一些試試看吧！做好半个園的撩壕以后，我从壕东往西一看，西边有些高；走过来，从西往东看，东边也有些高。我心里寻思坏了。下大雨，水一点淌不出去，非把撩壕打开不可，那时候，果园冲刷的会更严重，社員們就能指破我的脊梁骨。

我担心地問：“咱們这連通管測量的准成不？”

測量人說：“你用肉眼看不可，虽然連通管赶不上水准仪，可是比肉眼强多了。”

他說的好象滿有把握，可我心里却好象揣上个小兔子，蹦蹦乱跳。

六月中旬，有一天下雨了，从早到晚，細雨蒙蒙地下个不停。苹果树叶被雨洗得葱綠可爱，树上的小苹果蛋蛋也显得更水灵了。一場及时雨啊！因为雨小我没上山去看撩壕，傍晚时却听人告訴我，村长检查工作，路过順天果园避雨时，指着撩壕說：

“就这些土壤子还能挡住雨？一場大雨，全社四百五十人横在山坡躺着堵，恐怕也堵不住。”

我听了心里直翻个，看看窗外不止的毛毛雨，心想：“糟了，是好是坏要出头了。”

一夜沒睡好觉。

天亮时，雨大了。吃完早飯，我到社办公室轉了个圈，看看没有什么事，我披上雨衣，要去順天果园看看撩壕。剛抬腿，社主任王清君問：“上哪去？老头。”我說：“到順天看看修的撩

壕。”他一把扯住我說：“算了吧！住雨咱們一塊去。”我看看窗外瓢潑的大雨，打的遍地冒白烟，心里更急了，說：“不，今年头次做撩壕，不能大意。”一弓腰，頂雨出去了。我一边跑一边寻思：撩壕究竟怎样了？这么大的雨能不能打开？千万可别冲坏啊！打开一个小口不要紧，今后再搞水土保持，思想阻碍就会更大。我几乎一口气跑到半里地远的順天果园，从山下往上走，东瞅瞅，西望望，不知不觉来到了半山腰。我高兴透了，所有撩壕都象石筑的大坝，牢牢地躺在山坡上。壕里存有五指水，有一少部分雨水順着壕沿向西流去。这时，我才放了心，倚在一棵苹果树上，抹掉了头上的汗珠和雨水。休息了一会儿，气喘的匀乎些，才一步一步地走下山来。我没有馬上回社，却向果树一队办公室走去。在办公室里看見了队长刘春林，我說：“走，看看咱們修的撩壕去！”

他問：“怎样，坏沒坏？”

我故意說：“你們队修的撩壕，坏沒坏我上哪知道去！”

他听我这一說，沒話講了。

“走吧，看看去！”下雨天，社員們都沒来，我們会同两个車老板，四个人扛着鉄鍬走了。

天还下着雨，这陣小点了。好在大家都有雨衣、蓑衣，也淋不着。到了山根时，我說：“咱們分成东、西、正中，三路走，到山半腰会齐，这样就可以把全部撩壕看清。”我們分开手，大約能有一袋烟的工夫，大家在山腰上会了面。

我問：“怎样，撩壕有坏的沒有？”

队长刘春林把手一甩說：“主任，这撩壕算成功啦，这么大的雨都經得住了，往后保管沒問題。”

車老板老孟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看修撩壕的地方，雨水都存住了。沒修的地方，雨水跑了还把土給拐走了。”說的大伙都笑了。

我問：“这回社員还能有意見不？”

刘春林說：“誰有意見，就把誰領到山上来看看。”

大伙說：“对！”我們这才下了山。

第二天，晴了天。社員們都在山上果园里干活，我来到山上，找到了社員老叶，問：“撩壕冲坏了多少？”

他說：“不知道。”

我說：“走，看看去！”我心里早有底了。我們順着山腰来回兜了个圈。走完，他張嘴乐了，說：“老头，这回你算露了臉。”

我笑着說：“这回我老头沒熊你們吧！政府号召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咱們好啊！”的确，通过这件事，深深教育了社員，同时也教育了我。

“咱們把这块园，都修上撩壕吧！”老叶望着我，請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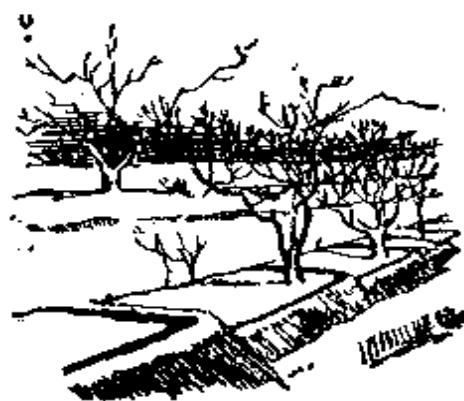
“不仅这块园要修，”我信心十足地說，“咱們全社所有的山地、菜园都要修上撩壕。”

以后，我們在地陡坡果园，做了复式梯田，这梯田比撩壕还要好。下的雨水都存在梯田內，滲到地下，滋潤着果树健康的生长。粪和土，也象生了根似的，再也不往山下搬家了。



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八年止，仅得利寺管理区就組織了成百上千的群众，利用春秋雨季，在所有的山山岭岭果园里，修了撩壕七万五千棵，梯田一万棵，搗树窝子七千棵，土壤熟化四百棵，基本上控制了水、粪、土流失的現象。

由于在果树方面，我們采取了綜合性的技术管理，所以使得得利寺管理区的十二万棵苹果树的发育健旺，老树恢复了青春，幼树加快生长，新梢长长，叶片放大，叶色变深綠，苹果产量也逐年提高了，基本上消灭了果树大小年的現象。因而在一九五七年秋季，原得利寺高級社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的一面水土保持模范奖旗。



## 山 中 公 路

姜士玉等 口述  
迟盛珂 整理

一进龙潭沟，  
步步踩石头，  
耕地打犂子，  
磨薄车轱辘。

龙潭沟从前就是这么一副样子。沟里根本没有什么路，人们只能沿着小河边走。到了夏天雨水多的时候，连这条河边小道也认不出来了，地上让水冲得除了石头就是坑。到了最近几年才算踏出了几条羊肠小道，行路是方便些了，但是石头多，大车走起来一蹦多高，稍不注意，就有翻车的危险，赶车的人多咱都提心吊胆的。

龙潭沟可是个好地方：满山满岭的柞树，不仅能放蚕，烧柴

也很充裕。山上还有几千棵苹果树，每年能收一百多万斤苹果，发展生产大有前途。

一九五四年，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果树开始了集体经营，每年到秋天，苹果一下来就是几十万斤。但是，道不好，不能走车，只能靠人一担一担地往外挑。人吃苦受累不说，常常是到时候运不出去，使苹果受损失。一九五五年仅大岭果树队的苹果，就冻坏烂掉三万多斤。

当时，社里就提出在沟里修一条路，但，初级社时土地还是归私人所有，修路就必须占许多人的果园和土地，这样就麻烦了。结果那一年路也没修成。

到一九五五年秋，得利寺成立了高级社。有了高级社，修路的愿望又产生了。经党总支研究决定：在秋天苹果没下来前，发动大岭果树，龙潭农业、柞蚕业等五个队来修这条大道。

当这个消息传到我们沟里时，全沟的男女老少都高兴地奔走相告：“我们沟里要修路了！”

从杨屯到大岭，全程有十二、三华里，中间要经过布鸽塘、南大岭和一条河。这条路最艰巨的工程要数布鸽塘和大岭了。布鸽塘四面环山，中间还有一条小河。上有高山，下有小河，路怎么修？群众提出：把北边的小山劈去一角，然后将河水逼到西南边，把河床用石头填起来做路面。

一场紧张的劳动开始了。

“山净是石头，象钢铁似的坚硬，怎么办？”指挥修路的姜士玉队长，向群众把困难说明了。六十九岁的老人姜士家，过去是

石匠，对开山劈石头很内行。他当场就自报奋勇地说：“这活我包啦，你们放心吧！”

初秋的太阳象一盆烈火似的悬在半空，人们的身上和脸被烤的热辣辣的痛。布鸽塘北边的小山上盖上了一片人，挑土的挑土，抬石头的抬石头，都忙个不停。姜士家老人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北边的山顶上，紧张地劳动着。十八斤的大铁锤，抡不几下汗就象雨淋似的，顺姜士家的脊背直淌下来。但姜士家老人却与年轻人一样，越干越猛。从山上劈下来的石头，象飞箭一般，由山上滚到了河里，把水蹦的四溅。

石头在河里越积越高，人们的干劲也越来越足，经过几天的紧张劳动，布鸽塘终于屈服了。河水按照人们的意愿，被逼到西南边，山被劈去了一角，路面修好了！

在修布鸽塘的同时，另一支修路大军战斗在大岭上。大岭顶上，是“果树青年远征队”的队员在劈山开路，他们只用五、六天的时间，就在山上开出来一条宽三公尺、长一华里的山顶公路。

数百人用了十几天，就把公路修通了。平坦广阔的大公路，既能走大车，又能跑汽车。沟里的人第一次看到汽车跑进沟的时候，都激动地说：“这条路，要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是几辈子也修不好的！”

沟里有了公路，不仅苹果再不用人挑了，就连在外边买的化学肥料、喷果树的药水，也再不愁运不进来了。这是一条通向繁荣幸福的路啊！

## 西洼子翻身記

上崔屯 崔仁修 口述  
生产隊長 尙清整理

上崔屯的西洼子，是一块十五亩的好水田。这块水田，北面靠山，南面临河，在河和水田之間，橫貫一条大堤。这个堤一来可以挡住河水，不冲水田，二来可以行走人馬，当做大道。

这块地，以前是三戶高姓富农的。一九四八年土改的时候，分給了十几戶貧雇农，經過这些翻身农民的經心蒔弄，头一年稻子就长的很好，綠油油的，一望无边。人們見了面，都笑嘻嘻地說：“好年成！”

誰知这年伏天，接連下了几天傾盆大雨，河套里的水位暴漲，流速激增，眼看就要漫过堤堤，冲入水田。这十几戶农民，站在堤堤上，干着急，想动手垫高堤堤吧，又沒有力量，只好心中暗暗禱告龙王爷別再降雨。可是偏偏天不作美，到半夜，雷声

大鳴，豆般的雨点又嘩嘩地掉下來。大家不管什麼黑夜白天，大雨小雨，披上麻袋，直奔大堤。還未等他們跑到西山腳下，就見前面雪白的一片，河水從堤壩上象瀑布似的傾瀉到水田里。接着一聲巨響，堤壩被沖垮了，傾刻之間，這塊綠油油的水稻，完全被浸沒在白茫茫的水流中，連一點頭都沒有露。“完了，完了！”人們都連聲嘆息。

幾天以後，河水逐漸退下去了，地裏也漫上了一層泥沙和石塊。稻田一點沒有了。

這場水災，不僅沖毀大堤，沖毀了十五畝水田，而且也嚴重地影響了交通。

自從大堤被沖壞以後，來往車輛就只好在河套里走。因為河套淨沙石，大車不好行走，不論哪個趕車的，一走這股道，就會很自然地咒罵起來。

第二年，崔長傳把靠山根泥沙蓋得較少的水田開了一點，居然也連得了兩年利。他的這一舉動，大大刺激了其他幾家農戶。於是，崔長樹、崔如江、李永臣、于振山等也紛紛相繼沿着山根，把泥沙蓋得較少的水田開了出來。這一年的莊稼依然長得很好，可是一到伏天，偏偏又遭了一場大水災。從此，再也沒有人願意為這塊水田白白徒勞了。

一九五四年末，我們上崔屯成立了初級社後，就有很多人說，合作社力量大了，應當把大堤修起來，這樣一方面可以增加生產，另一方面又能便利交通。這個提議，社里認為很好，但是築堤需要土方量很大，工程比較艱巨，社才成立，基礎尚嫌薄弱，目前還

沒有力量进行，这个提議只得暫時擱下。

一九五五年末，我們上崔屯社和其他四个初級社合并成得利寺高級社。并社以后，不論人力、物力都比过去雄厚多了，所以当上級号召开发水田时，我們就馬上提出了修筑大堤，恢复西洼子水田的計劃。

經過社里审查批准后，在一九五七年三月間，社里修大堤的工程就开始了。共調动了二百多劳动力、三十多輛大車进行施工。人馬欢騰，鍬鎬飞舞，人們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說了。尤其是上崔屯的社員們，更是情緒高漲，干劲十足。仅仅用了十天的工夫，就把这条寬六公尺、长六百五十公尺的大堤給修成了，并把西洼子这片水田給恢复了起来。有了这条大堤，就什么也不怕了，从此，西洼子不怕雨，不怕水，彻底翻身了。青青的稻苗又在这里揚花結穗，秋后，这块地給社里打了一万余斤粮食。

当然交通也暢通起来了，那些赶車的走到这里，再也不愁不罵了。

## 棵棵果树結好果

得利寺管理区 張祖順 口述  
副 主 任 李兆德 整理

“苹果花开滿枝头，一面欢喜一面愁。”这是我一九五六年春天那时候的心情。

春天了。水紅色的花菇朵越长越肥大。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苹果花开了。离远看去，果园里一片雪白，花儿成堆成球的，美透了。龙潭后的几个果园，这还是头一年，花儿开得这么好。打果园里走过，我望了这棵望那棵，一棵比一棵开的鮮艳。我心里头就象个头回进果园的孩子那么欢喜。

走出果园，欢喜过了，心里还有一股愁；花开的这么好，眼看就要結紐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一步不錯地走到秋呢？



怀着这一連串的心事，我从长长的龙潭沟走出来，要到得利寺去找社主任。

一路上，我又想起了去年冬天，乍来龙潭后那时候的情景。

那天早上，大社主任把我找了去，說：“你知道，咱們剛剛并社，龙潭后小社时候基础就差些。这正是咱們今年工作上要大力抓的地方。社里决定派你到龙潭后去做点长。要全面負責，重点是抓果树。小伙子，来年这个点怎么样，就全看你的了。”把任务交给了我，社主任又囑咐了許多話。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背着个小行李卷，从得利寺走进了龙潭沟，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

这条沟，左边一座大山，右边一座大山，把个小道夹得溜窄溜窄的，可真象人們說的：“一进龙潭沟，小道窄溜溜，沟长十八里，走起来沒个头。”我走啊，走啊，这条山沟好象越走越长，心思也越想越多。

社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可有点胆突突的。摆弄果树不是件容易事，一年到头，要張罗的活計有个百八十件的，哪一件弄不好，它就給你来个“秋后算总賬”，弄的你哭笑不得、后悔不及。再說，自己年輕，經驗少。算一算，才活了二十六年，从十九岁下了学，在果园里跟老师傅們学着干了些时候。虽說一九五四年到熊岳果园訓練班学习了一年，回来在园子里也实际干了一年，可到底技术上年輕啊。再說，到龙潭后要全面負責，还要做組織領導工作，人生地不熟的，可怎么搞呢？唉……

走了一阵子，我回头望望，身后来了个老大爷。我放慢了脚步，等走近了，我就和老头唠了起来。我问：

“龙潭后去年果结的怎么样啊？出口果占多少？”

老头瞅着我，半晌没有吱声。隔一会儿，倒先盘问起我来：

“你这是从哪来？”

我说：“从得利寺来。”

老大爷这才接上腔：“不用问，龙潭后哪一年也赶不上你们得利寺。这不是吗，去年的出口果强巴巴地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六。”

隔了一会儿，老大爷又有些感叹地讲了句有辙有韵的话：

“得利寺是真得利，龙潭后可背时气。”

这句话，正正打在了我的心坎上。

我说：“我是到龙潭后去的，这不，行李都带来了。咱们闹它一年，来年一定要争个时来运转，让它棵棵果树结好果。”

一到龙潭后，就听见有的老社员说：

“嘿！来了个张祖顺。得利寺的！”

我自然能琢磨出这话的意思。也许是由于大社刚成立不久，大家还分这儿，那儿的。

一开头，我在各家派饭吃。这样，差不多挨家都串了个门，家常里短地唠一唠，不多日子也就熟了。再也没有人提什么“得利寺来的”了。

不过，我看出来了，在一些老技术员的眼里，得利寺来的

“人”是成了龙潭后的了，可得利寺的那些果树技术措施，还没有成为龙潭后的。在这方面，龙潭后还保留着许多落后的老习惯。

我到社里去，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龙潭后这地方，得利寺的经验能不能推行呢？

社主任又同当初派我出去的时候那样，讲了许多，把我这时期害怕困难的思想分析了个痛痛快快。

社里的答复是十分明确的：新技术要坚决推行。要多和当地老技术员商量。

说了这么半天，我心里豁然敞亮了。我充满信心地走回龙潭后，一路上，就觉得龙潭沟也好像比往常宽了些。

以下的话，多半是些技术上的事，我就得简单点说了。

苹果花谢了。满树结出葡萄粒那么大的小纽纽，嫩绿嫩绿的。小纽纽越长越大，活计也越来越忙。

这时候，开始稀果了。

“春天舍不得，秋后没好果。”这是一点不假，龙潭后往年就吃了这个亏。留的过多，发育不好，到秋，看看人家那些溜光水滑的大苹果，再瞅瞅自己树上那些小蛋蛋，干着急，既影响苹果质量，又影响产量。

今年，再三强调：要合理留果，克服过去密留的毛病。

有些群众思想还是不通。

南山园，因为原先果子长的就密，间的也自然多了些。有人

見了就說：“張祖順这小子安的什么心，他告訴人劈喳啪嘖都給問去了，秋后还結个六！”我听了，心里好难受。心想，秋后見吧。

眼瞅着又要到桃小食心虫发生期了。这时候早已組織专人，在树下篩的篩，抓的抓。这一年，全社抓了二百二十万个虫茧。一个虫茧要产卵四十粒到五十粒，这玩艺怪，要是上了树，每个果上产一粒，会弄的树上所有果都好不了。

龙潭后过去使用挂袋办法：果定下之后，每个果上挂一个紙袋。这个办法防虫既不彻底又有坏处；紙袋挂了滿树，增加树的負担，风一吹，左搖右晃，弄的树也抗不了。再說，每年只有十几天的防虫期，果多人少，根本挂不过来。过去资本主义經營时，可以从外地雇人，留下了这么个老习惯。費工又費錢，到秋后受害果还是不老少。

不挂袋了，社員們又有反映，有的說：“年年都挂袋，今年偏偏不挂。真是敗家子的高招！”

这些話，我乍听了，心里委屈的了不得。又一想，这也正說明还需要多做群众工作。以后凡推行新的做法时，总是事先作宣傳，边作边宣傳，直到群众思想通了为止。

这一年夏天，龙潭后打了許多深井，挖了一个大貯水池，在“水”的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也大抓了水土保持。

日子过的真快，几个月就看出米了，这一年果长的不賴。夏天活計多，打药、澆水、鋤草，大家越干越有勁，不知不觉地，忙到了苹果成熟的季节。

秋天了。果园里又是一番景象：树上的大苹果，红通通的，密密层层，摘一筐又一筐，地下堆的，象个小山。“三春不如一秋忙”，果园里也是这样。摘的摘，运的运，这一年的大丰收，使人们心里头乐，干起活来也分外欢快。

运果的大车，从早到晚，片刻不停。得利寺车站这个时候也显得格外热闹了：站台上的苹果筐，堆得象半截长城。长长的列车，一串又一串地开出去。商品检验局的人，当场验收，倒在大网兜里的苹果，个个都是那么逗人喜爱。

一九五六年，龙潭后七百余棵果树的产量由一九五五年四十来万斤提高到七十八万斤，增产将近一倍。出口苹果率由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因而得到县人委颁发的出口率高、质量好的奖状，并奖励了一台双铧犁和一台喷雾器。

一九五六年秋末，由于工作调动，我又背着个行李卷，从龙潭沟走出来。半路上碰见了一位龙潭后的车老板，离老远就跟我打起招呼来：

“我说伙计，怎么回事，今年打你来了，把我们累了个够呛，车老没闲着，苹果可就是拉也拉不完。”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我听了，心想：哪里是由于我来了才这样呢？我不过是一个果园里长大的庄稼孩子，又有什么，大丰收是党领导群众争来的，更大的成绩还在后头呢！

## 进 京 之 前

周 淑 英 口 述

楊 大 寬 整 理

一九五六年春的一天早晨，生产队长領着我們生产小組长开会，研究划分小組的問題。人力差不多都搭配完了，只剩下一个曲凤英沒人願意要。

有的組长說：“曲凤英稀果、抓虫总找小树干，挑輕躲重，咱可領導不了。”

有的組长又說：“干活怕出力，評分想拔尖，咱……”

我們老队长譚为富摆了一下手，拦住他們的話头，瞅瞅我說：“周淑英，把曲凤英分給你們組行不？”

我一寻思，曲凤英終归还是个青年人，缺点可以克服。再說，不管怎么样，总不能讓她自己一个組哇，于是便点点头說：“行。”

曲凤英是个高小毕业生，这一年才十七、八岁。她个头不高，脾气可暴，不论她做错了什么事，你只要说个“不”字，她就连哭带闹，总不开晴，人们都不敢惹她。

我虽然在会上满口应下了，但是心里可总在嘀咕，做什么事都要好好想想。比如抓虫子的时候，我怕曲凤英因为评工分和大伙打嘴仗，就把抓下的虫子和树叶堆在一边，不让人们认出哪堆是谁的，这样评起来就都心平气和，省得当面碍口，背后叨叨。再如稀果和打药评分的时候，我都少报点。别人问我，我就说：“我总到处检查质量，比大伙少干了活，应当少挣分。”

这一来，曲凤英当然也就没法再说别的了，我们组的青年们处的都很热乎。曲凤英和我们处的也很好，并和我说：“周淑英，我要争取入团，你要多帮助我。”你看，这该多么使人高兴！

说话来到了秋天。一九五六年，是个丰收年，一入秋，得利寺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都结满了苹果，红艳艳的象串串宝珠，压弯了枝头。

但是，九月间，忽然变了天，时常刮风下雨，我们的心总在半空吊着。

十月一号的晚上，忽然雷声大作，大雨哗哗地下起来。我躺下了，也睡不着，起来看看天，雨还一劲下。过了半夜，我刚刚睡了一小觉，就被一阵雷声惊醒了。“遭了，雨足足下了多半夜，果园一定受害不小！”我心里寻思着，穿上衣服，拿着手电，就往果园跑去了。

我們队的园子是在河东，从我家到果园得經過一道河。等我一哧一滑地走到河边时，桥板被冲跑了一块，桥没法走了。眼前天昏地暗，河水滾滾，我也說不清哪来的那么大胆量，心一横，竟一个人嘩嘩趟过去了。

到了果园，只听苹果噼噼拍拍往下直掉，我那个心疼劲，就象心掉出去了似的，沒由分說，摸黑頂雨就摘起来。

我摘了几箱子，忽然想起光一个人干哪行？又轉身去找队长。

原来队长为了搶救苹果，也多半宿沒睡，这咱剛合眼，就被我叫醒了。我把果园的情况告訴了他。

队长听完，問：“你和誰来的？”

我說：“自己来的。”

队长又說：“那好，你先到园子去，我去找人。”

队长去了不一会，人們就縷縷行行地来了。曲凤英也冒雨跑来了。大家齐下火龙关，猛干起来。当天亮时，才看見身上是泥，臉上是水，誰也沒有个正經模样了。不过，我們搶了好几千斤苹果，这是主要的，別的都是末节。

很快，天就晴了，我們的心也亮堂了。

这时候，正是活計逼人的时候，一方面得摘果，另一方面又得选果。

我們得利寺的苹果，每年出口数量都很大，有运往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运往各資本主义国家的。不但有虫子的不行，就連色澤、个头大小都得講究，因此，每年选果都是一件大



事。

这一年，我們队的技术員被調走了，抽查虫果和鉴定等級就由王队长負責。王队长弄果树時間不长，有些虫果也認不好，結果，第一次三百多箱出口果都沒驗上。王队长愁的搭拉头了，我急的头也直疼。

正在这时，譚队长問我：“淑英，你来当这个技术員吧！你选果有經驗。”

我知道这个工作不好干，又得有技术，又得有耐性，因此赶忙說：“不行，这个責任我担当不起来。”

老队长劝說了一陣，又說：“咱們开个会，讓大家选选看。”

一开会，果然选了我。我寻思寻思就向大家說：“大伙既然选了我，我就要認真去做，如果抽查出誰的苹果有桃小食心虫，那就得全返工。有言在先，大家可不要不滿意！”

不少人齐說：“你放心吧！”

話是这么說呀，一上真章，讓誰返工誰也不大是滋味。剛剛好半年多的曲凤英，这时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和几个爱拔尖的姑娘一唱一和。我一給他們抽查出虫果，他們当面就念叨：“要求这么严还得了，咱算干不了啦。”有的背后还罵我，給我起外号。我知道这个工作难做，思想早有了准备，因此就装沒听见，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不过，有一次我却受不住了，甚至跑到团支书那哭了一大場。

这是我接手做技术員工作不久的事。有一次采購站叫譚队长和我去，我們知道又是苹果出問題了。到那一看，果然不假，商

品檢驗局的一个同志拿起一个苹果，掰开給我們一看，里面一个小虫还在咕嘟呢！我們沒話可講了，队长急的直搓手，我急的也沒法。

檢驗局的同志順手把掰开那个苹果往旁一扔，想和我們研究返工的事。我一步上前，把那个苹果捡起来說：“不能扔，拿回去給大家看看。”接着，队长找出了选这箱苹果的号碼，我一看，是十三号，自言自語了一句：“又是曲凤英。”

午間，我和队长回到队里，想利用午休的时间和大伙談談这件事。可能是誰把风給透过去了，曲凤英說啥也不来参加会。

我去找她說：“曲凤英，走，去研究研究，这对今后选果有好处。”

曲凤英还是不去，說：“咱也选不好，去研究啥！”

会开完不一会，我正在別处收拾箱子，忽見曲凤英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家走。

我知道事鬧大了，急忙喊：“曲凤英，回来！現在选果这么忙，你不能走！”

她回头看看我，不但沒站下，反倒罵起来：“你們这些不是人的东西，我不能和你們在一起干了！”

当时我也顧不得生气，就向对面走来的吳淑琴喊：“吳淑琴，快从桥上把曲凤英堵回来，現在工作忙啊！”

吳淑琴在桥上站住了。曲凤英見桥过不去了，就脫了鞋，趟河走了。

吳淑琴跑到我半拉，也气呼呼地說：“曲凤英在河里一边

哭，一边罵，罵的可难听了……”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的两眼含滿了泪珠。

从打一九五三年，我高小毕业，就在果园里干活。起初因为不懂技术，人家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就刻苦的学技术。后来入了团，团组织号召捡粪，我就数年如一地手不离粪筐。男社员看不起我，我就和男社员一样去挖壕，修梯田……我是个农村姑娘，是从泥里水里长大的，吃苦，我不怕。但是，被人家这样辱罵，我受不了。我跑到团支部书记那里，大哭了一场。

团支部书记安慰我，给我破解说：“虫果在那明摆着，也不是你诬赖她。至于个人受点委屈，这不算啥。”

过了一会，他见我还在哭，就长叹了一口气说：“那么怎么办？如果实在怕人不满意，以后抽查时就松点吧！”

我一听，就急了：“这不行，这是出口果，咱们要对国家负责！”

团支书一听笑了。这时我才明白他是故意用话激我，我也噗哧一声笑了。

后来，谭队长到曲凤英家去了一趟。曲凤英知道了这些事，也听说我们替她把需要返工的苹果选完了，她很不过意。过了两三天，她就干活来了。

我第一个看见她说：“来啦，凤英。”

她低声说：“来啦。……我在家洗了点衣服。”

说完，就把头低下了。从她的神态上我看得出，她很羞愧。说句实在话，从这以后曲凤英委实变了，干活闷头不吱声，

遇事也不那么搶尖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选为省、县的模范。不久，团县委張同志和团总支金書記，来总结我的材料，并告訴我，一九五七年叫我去北京去开第三次团代大会。

听到这个消息，可把我乐坏了，提起北京，我就想起敬爱的毛主席，一想到毛主席，我就忘了疲劳，觉得浑身是勁。

有一天，社主任王清君問我：“淑英，听说你要进北京了，不给毛主席献点礼物嗎？”

在咱得利寺，除了苹果还是苹果，有什么可献的呢？我和我母亲想了很久，决定給毛主席鉤个桌垫。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訴王主任时，王主任一百个贊成。并和我研究，鉤上“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九个大字。

姑娘們听說了这件事，也都紛紛来打听，这个給配朵花，那个給配个叶。虽说这个桌垫是我自己鉤的，但是我知道，鉤上的却是我們得利寺全体青年的心意。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的早晨，团总支書記、生产队长、社主任譚国霖和几个社員都到車站来送我。团总支書記囑咐我好好学习。譚主任握着我的手，象父亲似的說：“到北京以后，多給青年們来信，免得他們惦念你。”

当我告別大家，提起包着献给毛主席的桌垫的包袱，走上火車时，我激动得心一勁跳。在奔馳的列車上，我不住地思念着党团组织对我的教育，想念着姐妹們对我的帮助。連那个把我气得嚎啕大哭的曲凤英，我也久久不能忘記。……想到这些，我就覺

得自己工作的不够，应当更虚心更刻苦地去工作，去学习。

火車过了沈阳，过了山海关，一步步靠近北京，我的心也一点点激动的厉害了。别人进北京，都带着显著的成绩和宝贵的经验，而我，没做出来什么，有什么可带的呢？如果说还带了点东西，那就是献给毛主席的桌垫，我带来了一个普通农村青年对领袖的敬爱。



## 赶野猪

譚为春 口述

李光春 整理

一九五四年秋天，地里庄稼眼看就要成熟了，苞米穗子长的象棒槌似的，苞米粒子也气吹般的鼓了起来，眼瞅着遍地金黄的庄稼，人人心里都喜滋滋的。好年成！

誰曾想，就在这吋，西边苞米地来了野猪，成宿成夜地祸害庄稼。这些家伙一进地，蒙头蒙脑乱拱乱撞，把好好的庄稼都卡嗤卡嗤碰倒了，一宿要祸害两三亩。

这件事，可把我急坏了。当时我想：若这么来个十宿八宿的，社员们劳动一年的果实可就完了。到了嘴边的粮食又丢了，秋后社员吃什么呢？我当时是小社主任，当然比谁都着急。可当时社员们正在忙着处理苹果，人少活多，一个人顶两个人用，上哪找人去呢？再说野猪这东西最厉害，容易伤人，非得身体棒的

人不可。到村上去找民兵吧，又碰巧这些日子铁路上有很多新的任务，根本抽不出人来。

我决定自己去。到晚上我找了个破铁桶，披了条麻袋，一个人到苞米地里去守着。夜里挺冷的，天又黑，也不知猪从哪面来。到半夜了，我老远听着噼噼拍拍的一阵响，越走越近。到跟前，我才看出是黑乎乎一大群野猪，把苞米秸子都撞折了。我赶紧一面噹噹地敲铁桶，一面吆呼，吓的野猪拚命往回跑。

不过，野猪这东西很精，第一次它害怕，以后再来了这一套就不行了，干喊它也不走。我擦火抽烟它也不害怕。有一头野猪，长的小牛犊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尽力地敲铁桶。那猪把脖子向前一伸，眼睛瞪的溜圆，大嘴哈巴哈巴紧卡。我着了急，身边又没扎枪，赶紧把一整盒火柴点着扔过去，才把那猪吓跑了。

第二天，我买了两个爆竹，带了扎枪、黄烟和火柴，又去了。冷了我就抽几袋烟，没有动静的时候，我就把撞倒了的苞米一棵一棵地扶起来。我知道这是社员的命根子。到了半夜，约莫野猪快好了，我把扎枪在石头上蹭了两下，做好准备。果然，不一会，野猪就熟悉地一直冲进地里，张开那二尺来长的大嘴巴，左右开弓，扔了这棵咬那棵……我一看气极了，拿着扎枪用全身力气向一个大个的刺去。那猪把脑袋一侧楞，我扑了个空，猪忽的纵了一步向我扑来，我急忙用扎枪刺在猪的脑门上，由于猪皮厚，没扎进去，猪脖子伸的越发长，下颚紧贴着地，耳朵竖着，那根没毛的尾巴也翘的挺高，噢噢的叫着。一个猪叫，那些猪也

叫，我后退几步，一面紧晃扎枪，一面点上大爆竹，轟的一声把猪吓跑了。

天亮了，我摸一把身上全是露水，两条裤角都贴在腿上，站起来一蹶啦的响，手掌和脸都冷的发麻，但我心里却很高兴。

我吃完早饭，换了衣服，身上觉得暖和又有劲。和社员一起去干活时，我把这事向支书汇报了。支书说：“你好危险哪，今晚千万可别一个人去了，据说转业军人贺先良的枪法好，找他和你一起去吧！”

这以后有了伙伴，有了枪，社里又派了人，野猪再没敢来，保住了丰收。那年秋后，一亩地打了八百斤粮，比头年增产一倍！



## 全家上陣战洪水

宋治家 整理

得利寺沟口山前有一条小河，一九五六年社里在这挖了一条水道，灌溉着南岸新开的七、八十亩水田。社里把看守这条水道的任务交给了陈吉成老人。

这条小河，不过一丈来宽，平常河水倒挺稳静的，可是每年一到六、七月连雨天的时候，河水猛涨，又多又急，说不定就要出点什么乱子。一到这个时候，陈吉成老人总是几宿几宿的不睡，他家的油灯常常是彻夜亮着。

一九五八年春天，水稻小苗正长的时候，遇上个旱天，把大家急坏了。到七月中旬以后，一连下了几场雨，小苗得救了，但是，天也一直没打开，变成了连阴天。雨总是下下停停，河水越涨越多。

七月三十号晚上，二姑娘陈淑芝（共青团员）回到家来，一进门就说：“爹，今晚上阴的很厉害，看样子还要下雨，稻田里的水不是够用了吗？”老人说：“可不是。今晚要是再下，小河可要涨水了。今晚得加点小心哪。”

老人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爷俩接着唠开了。

他们回忆起一九五六年的这时候，小河也发了一次水，闹的挺凶。亏得陈淑芝和她嫂子发现的早，全家老少和邻居陈吉元、于起文等十来个人，整整忙乎了一宿才算堵上。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天，雨水比较小，原先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了，谁知大白天又发生了“旱河水”（上游下了大雨，河水猛涨），水势凶猛，把堤坝都冲毁了。支部书记韩学良在最危急的时候，跳到决口用身子擋住。这一次幸好是在白天，人多手齐，大家七手八脚，忙了一口气，很快就堵住了。

回想起这些，老人说：“我看，今年又好到时候了。深更半夜的，发了水最难办，河北岸的人隔着又远，河水一涨根本过不来，就得看咱们爷几个的了。”

姑娘知道老爹爹多少天没睡好觉了，也深深知道老爹爹这时候焦虑的心情。她说：“不怕，说什么也不能让水冲坏一棵苗。爹，你就先睡一会吧。”

老太太放下针线也说：“止灯吧，快十点了。明天还得起早，总得睡一会啊。”老人躺下了。

淑芝静耳听了一会儿，跟妈妈说：“妈，嫂子那屋还没睡，你听，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老太太说：“小丫头管的闲事倒

不少。”淑芝有点不好意思了，二话没说，把灯止了。

淑芝没有听错，隔壁屋里的夫妇俩还在说着话。

淑芝的嫂子叫于长荣，今年二十八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过去娘家穷，十二岁就去打零工，从小就是个干活的人。现在在队里干活也是把好手，出勤率很高。淑芝的哥哥陈玉喜是果树主管技术员。这时候两个人也在谈论着下雨的事。于长荣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说：“爹担任这个任务真不轻啊！年年到了这个时候，河坝上好出事，爹一天老不闲着。我们虽然白天也干活，到底还年轻，晚上得多留点神。”陈玉喜同意他的看法，说：“爹看这水道成了咱全家的事了，连邻居都来关心。这说明大家的思想变了。过去谁管谁，不挂着自己的两亩三分地谁也不靠前。”钟打十点了，于长荣说：“你先睡吧，我把孩子放下再说。”

再说陈淑芝，躺下了翻来复去睡不着，索性起来到院子去望望天气。一推外地门，见院里有一个影子。她被吓了一跳，急忙问了一声：“谁？”对面答：“是我。”

淑芝这才听出是嫂子的口音，就问：“嫂子你怎么还没睡呀？”嫂子说：“我刚才把孩子放下，怕再下雨，出来把酱缸扣上。顺便拿点草。”反过来又问妹妹说：“你怎么反夜了，出来干什么？”淑芝说：“我也是出来看看天。”两个人想到一块去了。嫂子说：“天阴的这样厉害，下起雨来可不能小，爹爹睡了没有？”淑芝说：“爹好多天没睡好觉了，刚才我和妈妈把他

劝睡了。”姑嫂两个說了一会話，看看天一时还下不起来，就各回各屋去了。

其实，他們的話老人一句也沒漏，都听见了。心里想着：这个看水道的任务，好象不是我的，他們俩倒比我还着急。……

到了后半夜，大雨忽然象瓢泼一样的下了起来，又是雷又是閃，轟隆隆的，把刚刚入睡的陈淑芝惊醒了。她連忙出去一看，不得了，雨水从門坎淌进屋来了。这时，嫂子抱着小侄儿也出来了，見面就說：“妹妹，水閘不知怎样了？”淑芝說：“咱們馬上去看看吧！”嫂子立刻把小侄儿交給婆婆，順手拿起一把鉄鍬。淑芝忙的只穿了件衬衣，就和嫂子冒雨向东山头水閘跑去。

东山头水閘，离他們家有一里多路。姑嫂二人淋着雨，跑到水閘一看，糟了，小河里的水，一个勁地往水閘里冲：水閘里的水，眼看着就要漫出来。两个人沒由分說，搬石头、挖泥堵了起来。水越来越大，看来，两个人堵是不行了。正在危急的时候，老人陈吉成和儿子陈玉喜也赶来了。陈玉喜見勢不妙，赶紧将随身带的剪枝小鋸摘下来，跑到山旁的楊树林里，一气鋸断了十几棵小树。姑嫂二人一棵一棵扛来，堵在閘口上。这时候水势仍然很大，大雨越下越有勁，打在河面上象开了花。爷四个的衣服，从上到下湿了个透。

忙了一陣，于长荣跑回家扛来十一条麻袋。陈淑芝也跑回去挨戶招呼人。这时已有下半夜一点多了，陈吉元、陈吉凤、于起文、于起正、于起英等十几个人，听說水閘危險，拿起工具，一

哄就跑来了。陈淑芝把人招呼来，又返回家去拿麻袋。老太太说：“社里准备的麻袋都叫你嫂子拿走了，咱家的麻袋都装的苞米。”陈淑芝急忙说：“快把苞米倒出来，堵水要紧。”老太太有点舍不得，崭新的麻袋，一堵水就完了。陈淑芝看出来这个意思，三言两语给妈妈解释了几句，就到里屋倒麻袋。老太太一看姑娘的眼都红了，还能说什么呢？也进屋帮助倒。淑芝倒完，拿起麻袋就跑。老太太拿起一件衣服要给淑芝披上，谁知出了门口姑娘早已不见影了。

这回人多了，麻袋也有了，装沙的装沙，扔泥的扔泥，七手八脚把十几条麻袋垫上去。但水闸洞还有半截没堵好，大伙正在为难，陈淑芝忽然灵机一动，嘿！大家身上不是披的麻袋吗？她欢喜极了，大声喊：“大家把身上披的麻袋都拿下来吧。”经她这一提醒，身上披着麻袋的都拿下来装上泥沙，一下子把闸门堵的严严实实的。

老太太从姑娘走了以后，把流到屋里的水掏干净，门坎缝也堵上了，但是人还没回来。自己叨咕：“怎么去了这么多时候还不回来？他们爷几个连个灯也没拿，又是月黑头，可叫他们怎么干呢？老头子这么大岁数了，跌着了怎么办？”老太太看孩子们一个个睡的象小老虎似的，约莫一半时不能醒，一狠心，点起一盏洋灯，也奔去了。这时满道都是水，走起来，一步深，一步浅。走着走着，忽然扑通一声，老太太掉进水沟里去了。水沟足有半个人深，手里的洋灯轱辘出去很远，摔两截了。老太太好容易爬起来，还一步一颠地向东山头走去。陈淑芝眼尖，认出是妈

媽來了，趕緊跑了過去。陳吉成老人一見老伴來了，笑着說：“你來晚了，我們都堵好了。”

小河的水已乖乖地改了道路，水閘平安無事了。大家舒了口氣，懷着緊張戰鬥後的喜悅心情，往回走去。姑嫂二人攬着老太太，說笑着返回家。已經三點了，小孩子們睡得還是象小老虎一樣。

第二天一早，老人陳吉成就跑到水田里去，看看小苗一棵也沒壞，仍然是綠油油的一片，老人心里象開了花。



## 一条小奶牛

第九生产队 韩学良  
党支部书记

一条小牛，刚生下来不久就倒了霉：妈妈死了。

这条小牛是乳役兼用的改良品种，配种时费了好大劲。老牛死后，不少人照老规矩想：“不会啜食的小东西，活不长！可惜了，可惜了。”

头几天，小牛饿的跑来跑去，“咩咩”地直叫，饲养员韩学贤听了，就觉得象可怜的孩子叫妈妈一样，不由的一阵心酸。老韩三十多岁了，喂了几年牛，和牛挺有感情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六岁上母亲就死去了，看见小牛孤苦的样子，也想起了孤儿的那股滋味。眼瞅着这可怜的小东西，老韩想：“怎么，真的就活不长吗？”

开始，他想要小牛去吃另一只乳牛的奶。试了一回，不等小牛到跟前，这老奶牛就耍起威风来了。以后，老韩把老奶牛绑了起

来，小奶牛又不肯去吃了。怎么办呢？小牛要活命，天天得吃东西。急得老韩只好去挤老奶牛的奶来喂。小奶牛不会吃，他就扒开嘴，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但是挤出的奶有限，还是不够吃。老韩想，没奶吃的孩子可以喂米汤，小牛当然也可以了。他就用豆饼煮些粘糊糊的稀水，一天喂个十几次，晚上也要喂两三次。这些东西不顶饿，老韩又常常从家里拿些苞米面饼子来喂。怕小奶牛冻着，他不论白天晚上，常常拿些草给盖上。

老韩就这样象一个最细心的妈妈一样，克服了种种困难，日以继夜地照顾着小奶牛。一个多月以后，小奶牛会自己吃东西了，老韩才放心了。

现在小奶牛已经九个多月了，长得非常肥壮。小奶牛跟老韩有了深厚的感情，老韩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 糧食大辯論

閻生堯 崔士會 等 口述

劉茂林 整理

一九五七年夏天，花紅溝的社員們正忙着夏鋤和果樹打藥，恨不得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可是這時候，却有一个人，背着一條空口袋，站在柳樹底下，遇到上山去干活的人，就大吵大嚷地說：“他媽的還干活呢，連碗飯都吃不飽，干他媽的什麼活！”

這人叫徐振林。他父親就是花紅溝外號叫做炷王爺的地主徐丕君。徐振林長期過着地主生活，雖然解放前和他父親分了家，但是心眼並沒分開。解放後，對黨的政策長期心懷不滿。徐振林放出這股歪風，本想在群眾中造成混亂。實際上，許多群眾不但沒有接受他的壞影響，反倒把這些事記在心裡，更加注意他了。當然也有一小部分群眾，聽他這麼一說就隨幫唱影地跟他吵嚷糧食不夠吃。象中農徐丕章，在徐振林的影響下，也哼哼唧唧向隊

长要粮。

讓他們这么一吵嚷，不少社員的情緒都受到了影响，生产的勁头也不高了。

这年八月，在党的领导下，全乡展开了粮食大辯論。我們生产队，在一个晚上，也就粮食是否够吃的问题，展开了辯論。

三間屋子挤的滿登登的，有的坐着，有的蹲着，都在談論粮食問題。大家都說粮食够吃。这时徐振林却急了，突的站起来嚷道：“你們怎么够吃！我說粮不够吃。”他的儿子徐少文也站起来帮腔：“我說每人每年四百八十斤粮食就是不够吃，不仅我們家，全国六亿多人口都不够吃。”

他好不容易結結巴巴地把这句话說了出来，大家却早就压不住火了，都急得直欠身子要求发言。掌握会場的張祖学把大家稳定之后，問道：“好了，我先問徐少文，你根据什么說全国六亿多人口粮食都不够吃？起碼我家的粮食就够吃！……”“我家也够吃。”“俺家也不缺粮！”“他这是胡說。”

人們按捺不住內心的火气，屋子里象一鍋开水似的沸騰起来了。只有蹲在牆角的徐丕章一声不吱，思前想后的琢磨着。这时張祖学作了个手勢，讓大家靜下来。

“对了，你就这个问题作个答复吧。”張祖学心平气和地說。

“我，我不能代，代表全国六亿人口……反正俺家是……是不够吃的。”本来就結巴的徐少女，这陣子就更說不成流了。

“好，你就把你家不够吃的理由說說吧！”坐在牆角的孟凡

仁开了腔。

徐振林看见自己儿子这副寒蠢样，就赶忙站起来说：“俺家粮食不够吃的理由，第一是人口整壮，没有小人，但这不是主要的。第二是国家供应的标准低，就是有小孩也不够吃。不信就问大家。”

这时会场上又骚动了。徐丕章还是闷着头在想什么，他始终没吱声。

“他这是胡说。”

“俺家只有四个大人，都是壮劳动力，怎么也够吃了呢？”

“徐振林自己是找不到他家粮食不够吃的原因了，现在我们给他找找吧。”张祖学向大家说。

屋子里静了一阵，程万林把烟斗在炕沿上磕了磕说：

“我说说，他家粮食不够吃是有原因的，他家今年娶儿媳妇请客，摆了四、五十张桌子，二百多人大吃一顿，不得吃粮吗？你说说徐振林！”

“你家老太太去世时，请的客人也不少啊！七大姑八大姨的，一来就一大群，他们都拉粮来了吗？”徐明秀抢着说道。

“还有哩，他的姑娘常来住家，四、五个姑娘轮着来，外甥、外甥女一来就是一小窝。这不也得吃粮吗？”老头孟庆洪也发了言。

张祖学拦住大家，又提了一句：“徐振林，你解答一下大家给你提的问题吧！”

徐振林从墙角站起来说：“大家说的都对，可，可……”徐

振林“可”不上来了。他象一个煞了气的皮球。在大量事实面前，他認輸了，搭拉个脑袋不吱声。他的儿子也跟他一样，不言語了。

大家把徐振林教育了一頓，叫他老老实实参加劳动，不許再搗乱造事。

蹲了一晚上沒說話的徐丕章，这才抬起头，他明白了，听完大家对徐振林的批評，覺得自己是上了徐振林的当。那是徐振林把粮食故意浪費了，又利用这件事来企图煽动群众鬧事。他想：以后咱們可不能听见风，就認为是雨啊！对这些人可得注意了。

說也奇怪，有些道理以前大家也跟徐丕章講过，可就是不如今天这个会起作用。

会散了。人們还是三个一堆，五个一簇地議論着这场辯論会的胜利。

## 苹果树案件

韓学文 崔长智 陈玉璽 等 口述

張志德 整理

### 果树被破坏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东山剛冒紅，我們好几个社員，手提着硫黃水瓶，拿着刮树皮刀，一步一步走上北山，技術員們要到果园去刮“腐烂病”。我們順道往山上走，和往常一样，有說有笑，年輕人上山总是喜欢連蹦带跳的。

正走着忽听前面有人喊了一声。

“哎，这棵树皮怎么被刮光了？”走在最前面的于起英站在一棵被刮光的果树前面叫了起来。我們一听也跑了上去。

“真怪！昨天还是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刮成这样了呢？”

“你們看，昨晚上我挂在那里的一瓶硫黃水，不还好好地在那里嗎？怎么今天树就……”于起英难过的說不下去了。

有的人用手去摸被破坏了的树干，有的人繞圈瞅。

“哎！我們不該乱踩，把現場破坏了，是会增加破案的困难的。”陈玉璽提醒大家，自己赶快退出現場。大伙也都跟着退到山道上。

“这是坏分子破坏的。”陈玉璽說，“查查几棵，我去报告队长。”

人們的心情很沉重，又很气愤。查点后，一共有七棵树被破坏了。陈玉璽飞快地往队部跑去。

韓队长这时正从队部出来，准备到馬圈子果园去檢查喂树工作。陈玉璽边跑边喊，老远就向队长說：“果树被破坏了！”队长听他講完以后，馬上跟陈玉璽一同跑到北山果园。看完之后，队长安排好了保护現場的工作，就直奔乡、社报告去了。

就在这工夫，正在馬圈子果园喂树的社員中，有个叫于林洪的也吵嚷着这件事：“昨天那些刮腐烂病的技术員真可恶，把树皮都刮去了。”大伙听不明白他說的是啥意思，誰都沒有搭理他。

### 一件无头案

十一点了，再过半个小时，就要住工吃午飯了。两輛摩托車涉过了干枯的复州河，向得利寺下崔屯生产队急跑。

車上坐的是县公安局治安股刘股长、区治安特派員陈同志和李偵察員等。

在生产队办公室，乡总支刘書記和韓队长向他們介紹了一些

情况。

“去看看。”刘股长稳沉地对韩队长说。

韩队长走在前面，刘股长、刘书记等人跟着。到现场后，刘股长一边看一边说，李侦察员按照他的话，飞快地记着：

“静止观察的结果，现场在崔屯后身，满山果林……”刘股长望了一下四周，向队长询问了山前山后住户的情况。又对李侦察员说：

“进行动的勘察。”

“有散乱足迹，不止一人，有完整足迹，胶底横纹，有磨不了的球鞋足迹。”侦察员报告。

十二点四十五分，韩学臣和韩学盛两个人挑来了水，侦察员用石膏取了足迹，做了模型，又拍照了模糊不清的指纹，并捡了一小捆树皮。

刘股长顺手抽出技术员韩学盛佩带在腰后的小长刀，蹲在树下面说：

“是用什么刀削的呢？是用的这样刀吗？”刘股长一边在被削的树上试着，一边说。

“不，从树的伤口上看，刀口比这宽。”刘股长陷入沉思中。陈特派员、李侦察员都在仔细地想什么。现场没有完整地保护好，增加了他们破案工作的困难。

在生产队的小屋里，我们生产队的几名领导干部，在向侦察人员介绍村里的治安情况，几名技术员也参加了。

“全村共有一百四十多户。村里自从成立合作社后，没有发

生过什么破坏事件，治安情况一般說来是很好的。”

“地主富农只有四戶，現在也还老实。”

“没有什么可疑分子嗎？”刘股长又問了一句。

几个人搖搖頭。

案件就这样沒有一点头緒。

最后，技术員陈玉璽、韓学智、吳国臣提出了果树技术鉴定：被破坏的果树共七棵，全是十六年生大树。有三棵主干树皮被全部切断了，树已死亡。其余四棵，主干树皮虽未被全部切断，不至于死亡，但割皮后受伤，也要大大减产。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偵察工作繼續进行了二十多天，一天，偵察員向刘股长汇报說：“发现一个可疑分子叫于林洪。他平时在生产中調皮搗蛋，不服从領導，組长分配他做这样，他偏要做那样，并时常开口罵人，态度蛮橫。他的哥哥于林玉对队領導意見也很大。群众对他們的怀疑很多。在事情发生后的那天，于林洪在馬圈子喂树，他曾对大家說，技术員可恶，刮腐烂病把树皮都刮了。按理，一般人发现这一破坏案件，是会及时报告的，而他却若无其事。还有，前天我們通过副队长韓学臣找他談話，他起初說沒啥談的，后来又发火。……另外还有一个可疑分子，叫……”

刘股长听偵察員說完后，想了想說：現在証据不足，还很难确定是誰干的。于是又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



時間过得真快，春、夏、秋一晃就过去了。这年是个丰收年，每个劳动日分到了一元七角，哪家都收入几百元，甚至一两千元。家家欢欢喜喜，个个精神焕发，都准备以更大的劲头来迎接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的生产建設高潮。

已經快到小年了，我們正以全部力量突击完成改良土壤工程，准备过年后掀起一个兴修水利的建設高潮时，忽然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又傳来了，北山果园的果树又被破坏了三棵。这是誰干的呢？犯罪分子究竟是誰呢？接二連三的破坏，把我們气得直打战战。社員們紛紛要求迅速破案，把坏分子弄出来。

### 一封檢舉信

上次的破坏案件，虽然还没有破获，但群众对于林洪却更加怀疑了。他常罵人，不說人話，社員們都叫他“野兽”。但是正在大家怀疑他的时候，忽然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我們收到了他的一封檢舉信，信上这样写着：

“两次破坏事件，都是崔长田干的，崔长田在一九五六年常請梁国权下館子、喝酒，想通过梁国权的关系当队长。但我队一九五七年选举时，他又沒有选上，因此对社领导不滿。

二月七日的晚上，……他就去破坏了果树。他时常編筐，有一把很快的小刀，是鋼的。这把刀在果树被破坏后，我去向他借，他說沒有了。他破坏果树后，并把树皮送到屯西刘貴房場的房架上，因他住在屯东，这样就不叫別人怀疑他了。”信后写的：檢舉人于林洪。

这封信有头有尾，有鼻有眼，倒好象于林洪是亲眼看到的。在党总支领导下，我們研究了这些情况后，为了发动群众迅速破案，当晚就召开了全体社員大会，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并希望破坏分子自动坦白。

晚七点，生产队的小屋里坐满了人，韓队长主持会议，乡总支刘书记、姚书记也都来了。会上干部們一再向大家交代政策，但犯罪分子还在强装鎮靜。會議进行了两个鐘头，也沒有結果。最后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社員互相之間，你相信我，我相信你，进行了联組。結果只剩下于林玉和于林洪哥俩沒人和他們联組。我們問于林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得很干脆：“破坏果树的就是崔长田，别的不知道。”

在會議室的西北角，坐着陈吉元和徐振凱两个人，他們在那里嘖咕什么。不一会，两个人同时起身，陈吉元直接向門外走去，徐振凱走到刘书记跟前，說了句話。刘书记跟着他走到門外。

“二月七日的晚上，約莫有九点多鐘。”徐振凱向刘书记說。

“也可能有十点鐘了。”陈吉元插了一句。

“我在家里听見外面的狗‘汪汪’地直叫，又听見有脚步声。我从屋里出去一看，只見在院門背后有一个黑影。我問是誰，他沒有搭理。我向他走去，又問是誰，他又沒有搭理，我走近再問，他就很不耐煩地一連答应了几声‘是我，是我！’我仔細一看是于林洪。我看他这么不耐煩，又这么晚了还拿个手电，夹个包

袱，就問他要干什么，并順手摸摸他夾的東西。他表現得很慌張，馬上甩開我的手，躲閃了一下說：‘去你媽的，干啥也不用你管。你去把陳吉元叫出來。’他包袱里是些硬硬幫幫的東西，現在想很象樹皮。不過我當時也沒有在意。以後我就進屋叫陳吉元去了。”徐振凱說到這里，陳吉元接上說：

“我出來後，他就向我借錢，我看他鬼鬼祟祟的，沒有借給他，把他支走了。”

“以後于林洪向哪里走了？”劉書記問。

“只看他往下走了，到底上哪去了，可就說不清了。”陳吉元答。

這時，住在屯西北山腳下的崔士聖、韓起功又提出了證明：

“在二月七日晚上，約九點多鐘，不知是誰從北山往屯子里走，在北山坡上用手电四下照射，手电光透過窗子照射到我們屋里。我們當時還在想，是誰這麼晚了，還在北山上干什么，回屯子就回屯子唄，還玩什麼手電筒！下山後手电光又突然不見了，只聽見屯子里狗在叫。”

## 真 相 大 白

“根據兩天晚上群眾揭發的事實和我們對於林洪的詢問，認為于林洪就是犯罪分子。”劉書記、姚書記和幾個公安人員在研究這一案件情況。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經縣公安局批准，由治安股劉股長持搜查証對於林洪家庭進行搜查。結果在其家中搜查出最近使用過

还带有树皮残渣的无把镰刀一把，包装过树皮的黄色包袱皮一个。为了作进一步的证实，刀和树皮均作了进一步的科学鉴定。

二月十四日，县公安局经过县检察院批准，将于林洪逮捕。在审讯室里，一个青年罪犯回答着：

“我叫于林洪，今年二十岁。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晚上七点多钟，我在家里拿了一个黄包袱、一个手电筒和一把没有上把的快镰刀，先跑到生产队，假装去看排刷。九点多钟，看人们已散去，我便匆忙离开生产队，跑上北山果园中央，对三棵树进行了破坏。因为刘贵为盖房子的事情与我家有仇，所以我就把树皮包好，准备送到刘贵房场去，这是想陷害他。从北山下来时，走到西头，我就故意用手电筒四下照射，是想叫村子里的人知道这时有人从北山到屯子里去了，以后发现果树被破坏，大家一定要反映这天晚上有人回屯子事情。而我是住在北山靠紧里头的，就不至于怀疑我了。下山后，我迅速将手电熄灭，准备直接到刘贵房场去，但怕引起更多的狗叫，所以我就过小河到马圈子陈吉元家里去了。从陈吉元那里走后，我就跑到刘贵房场，把一捆树皮挂在他房架的梁枅上，以为这就不至于怀疑我了。我回到家，就把刀和包袱藏在柜缝里。……”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检举崔长田呢？”审判员问。

“我恨他，他是党支部书记崔长德的弟弟。我想让他们哥俩出丑。”

经证实，第一次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破坏的那些果树，也是他干的。依法判处他五年徒刑。

## 犯罪的根源

于林洪被逮捕后，不到一个月，三月九日，他的哥哥于林玉又在北山果园用同样的办法，破坏了十四棵果树。于是于林玉又被逮捕了。

他們的父亲于凤龙又在同年五月，用剪树的剪子把結滿了苹果的树枝剪了三十多棵。于凤龙也被逮捕了。

在审判长的审判桌上放着一張审讯记录，上写：

“于凤龙，原名于文龙。是破落地主，是反动道門圣道的道徒。解放前当过教員。曾在崔屯小学发展学生道徒，他妄想当‘皇帝’坐天下。造謠生事，迷惑群众說：‘北方某地天塌地陷，压死了許多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他的两个儿子于林玉和于林洪，也梦想自己的父亲当上了‘皇帝’，自己就一定太子，因此还看了許多书，准备将来当‘官’时用。……”

当他們的变天思想不得逞的时候，就越发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表示怀恨，这就是他們犯罪的根源。

当把这些反革命分子逮捕以后，我們回想起許多往事，想起于林玉假借群众旗号控告生产队长，想搞垮合作社的事，想起老奸巨滑的于凤龙的鬼祟行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訓，我們时时刻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呀！

# 第 四 輯



## 高爐平地起

得利寺管理區 王成林  
黨總支書記

一九五八年秋天，得利寺人民公社剛成立不久，在美麗的龍潭山下、布鴿塘山半腰的一片空地上，建起了一座一·四立米的高爐。

當時，柯屯有個八十多歲的柯老大爺，拄着棍子來看熱鬧，他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了一陣之後，張開干癟的嘴，斯文地說：“你們修這個炮樓子似的東西，就能煉出鐵嗎？”

“柯老大爺，二十三號來看鐵吧！”有個小伙子回了這麼一句。

老大爺“嘿嘿”了一聲，又打量了一氣，拄着棍子搖搖擺擺地走了。

我們充滿了信心，面前也擺着巨大的困難：黨委限期五天內——由九月五號到十號——建起五座高爐，並在二十三號煉出鐵來。黨委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眼看过去两天了，才建起一座高爐来，我急的滿眼噴火，当时正处在秋收和深翻的忙时候，人力不足，运输工具也非常缺乏。建爐用的材料都得到一百里以外的复州城去拉。由于紅磚运不上来，其余的四座高爐就沒法动手。当天晚間，我和十来个瓦匠討論起“磚”的問題来了。大家嘮了一气，我把我个人的意見和大家講了：“現在材料运不上来，要車吧，社里又沒有那么多的車給咱們。能不能用这里原有的青磚来代替紅磚呢？”“那可不行啊，我們在人家那里学习的都是用紅磚，因为紅磚比青磚耐火。这，一个爐子就是几千元，若用青磚，燒坏了可怎么办？”一位老瓦匠不同意。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悶起来了。我考虑一下这个意見，忽然又想起一个道理：“我看可以用一部分青磚砌底座。因为热气往上升，底座的温度不会太高，开水壶的底不是不燙手嗎？”这时，一个青年瓦匠陶家斌高声說：“行，有道理。我看，只要爐膛使用耐火料，頂头縫再用耐火灰抹严了，就不会有问题。”“我看也可以。用青磚砌底座和外圈，这样能够省出一千五百块紅磚。建一个爐一天時間就够了。”姜师傅也同意地說。这样討論决定之后，建爐又开始了，工程进行得很順利。

但是，真不湊巧，十号下午只剩下四号和五号两个半截爐沒砌完，忽然下起大雨来了，把我急的心里就象猫搔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工人們也急的直轉轉。病了三頓沒吃飯的李全胜，急的把紙窗撕了个眼子，一个勁看天气。

傍晚幸好雨停了。大家分成两个組，互相提出了挑战，口号

是：半夜十二点以前一定交工。滿地是水灣子，腳手架上溜滑，誰也不管這些，大家脫了棉襖，干的滿頭大汗，這是一個分秒不讓的時刻！蔡盛忠老師傅幾天來就有些頭暈，大家讓他在下邊遞磚，他說：“瓦匠活我比你們多干了几年，還是讓我在上邊吧。”一直在爐膛里堅持到最後。在下邊遞磚的婦女們，手被磚給磨破了，十個手指戴了五對黃套，還和大家一起在下面遞磚。到了十一點五十分，高爐終於全部落成了。把我乐的忘了手里還拿着磚頭，就舉起雙手，喊着：“按期向黨委報捷了！”工人們也都乐的沸騰起來。

二十三號夜里，大家都聚在爐門周圍，等看第一爐鐵。柯老大爺也拄着棍子來了，坐在爐旁等着，也要看看鐵水是個什麼樣子。大家的心情是又高興又緊張，都盼望着早一點看見自己勞動了十几天的勝利成果。放鐵的時刻到了，司爐的老丁頭提起鐵棍，插進爐門，猛的往外一拔，鐵水象一條紅色的小河，穩靜地流出來了，霎時照亮了半面天。大家的心象鐵水一樣，奔放開來，坐在磚上的柯老大爺，雙手拍着大腿，張開掉了牙的大嘴笑了。他站起身來，望着赤紅的鐵水說：“共產黨真不賴！”

## 为了钢铁

龙潭钢铁厂 张同久  
党支部書記

我們钢铁厂，掀起钢铁高产卫星周的那几天，正是老北风吼吼刮着、滴水成冰的日子，大家昼夜不停紧张的忙碌着，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钢铁任务而苦战。一天夜里，出铁情况很好，到了半夜一点鐘左右，二号爐的送风动力机突然不响了，这真是晴天霹靂。二号爐值班的工友，急得一窩蜂似的跑到机房来，爐长进门就问：“什么地方坏啦？”

在机房工作的曲桂升，比他們更着急，早就在全神貫注地檢查着机器的每一个部件。老曲和机房值班的人左摆弄，右摆弄，沒过二十分鐘，机器修好了，大家松了口气，各回各的崗位去了。

机器开动之后，我就想：这一次幸好停风時間不长，总算沒造成損失。可是要再碰上这么一回怎么办？停得時間长了，将会造

成严重的后果。我和大家商量，想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商量的结果是，大家都同意曲桂升的意见：准备一台预备机器。

这是个好办法。决定后，曲桂升就领着几位工友，去拖机器。闲着的动力机，都放在机房外面的空场里，笨重得很，得拴上绳子拖。但机器方向不正，曲桂升用铁棍去拨，谁知用力过猛，咋的一声，铁棍拨弯了，碰在机架上，他的食指被夹在铁棍与机架之间，顿时鲜血直往外淌，疼的他咬着牙，将手甩了几下，又继续去拨机器。我一见血滴的那么厉害，一再叫他去包扎一下，但他怎的也不肯离开，他说：“不用！现在正是出铁的时候，你听机器转的那个熊动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停，若再停了，那炉铁就算完了，怎么还能放出卫星去！”他一直坚持到把预备机器拖到机房去了之后，才包扎了一下。

后来，经过医生检查，他的整个指甲全砸碎了，为了免得溃烂，不得不将几乎一节的手指割去了。老曲仍然坚持工作，后来机器发生了几次故障，都被他及时抢救了，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曲桂升受伤不下火线的英雄行为，传遍了全厂，工友们在黑板报上，以“忘我劳动的曲桂升”的文章表扬了他。

## 紅領巾淘鉄沙

崔屯小学 韓永惠  
十三岁学生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們崔屯小学的学生开始淘鉄沙，大家的勁头可大啦。

崔屯有一个灣，水挺多的，跟前沟里鉄沙也很多，正适合我們淘。头晌上完課，下晌老师就和我們一起去了。同學們有的連跑帶顛地运鉄沙，有的在灣边淘，一时也不休息，干的真欢。我們一直干到天黑了，才往家走。我和几个同学离家远，有的同学說：“天黑了，你們敢走嗎？”我們响亮地回答：“为了支援鋼鉄元帅升帳，我們什么都不怕。”第二天一放午学，我們又去了，一天比一天干的快。

第三天午間，一个同学跟老师說：“初家沟里有鉄沙，鉄沙珠很大。”老师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訴給同學們。虽然已經两点多鐘了，可是同學們干劲大，一听到这个消息，馬上就去了。初

家沟离的比較远，我們走呀，走呀，走了好长時間才到。有的同学一看淘出来的鉄沙珠那么大，欢喜地說：“老师你看，这鉄沙珠真大呀。”說着大家就干起来了。但是，沟里沒有水，我們就把含鉄的沙子装在水桶里往下抬，一桶沙子有好几十斤，同學們抬着有点冒汗了，可誰也不在乎。这时，天快黑了，还没找着水，怎么办呢？若抬回家去吧，离的又太远。想了一会，有啦，这沟底下不是有个小灣子嗎？許能有水。到那一看，灣里都冻上冰了。我說：“不要紧。”我拿起石头，在冰上砸开了一小块地方，把小冰块捞出来，哈哈，这回可有水啦。同學們高兴地淘起来。这儿的沙子真好，不滿一瓢，就能淘出半瓢多，不大工夫就淘了六、七斤，我們回去的时候，天又快黑了。

这样淘了几个下午，有的同学淘了九十多斤，有的同学淘了七十多斤。当把鉄沙交給国家的时候，我們心里真是說不出来的高兴啊！

## 土法炼焦的故事

炼焦土专家 于成汉 口述  
枝言整理

复县大众报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登了刘跃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名叫“炼焦土专家于成汉”，同时，报上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学习于成汉大炼土焦炭”。我看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感到很惭愧，其实，我哪里够上什么土专家，不过是动了动脑筋，用撫順中块煤直接炼焦炭，满足了钢铁生产的需要罢了。

这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初。我们得利寺人民公社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先后在龙潭、龙口、高屯、靴子沟建立了四处钢铁厂，修起五十一座一·四立米的高炉。社里抽调一千多人搞钢铁。要炼铁就得有铁矿石、石灰石和焦炭。矿石和石灰石我们社自己有的是，不过焦子可得靠国家供应。一个炼铁炉，从点火到出铁就得六千斤焦炭，城乡都在大搞炼铁，国家的焦炭哪能供

应得上呢？于是，县里叫我們社自己解决。我們社派人到撫順龙凤矿学习了七天炼焦，回来后，在得利寺、松树、靴子沟建立了三处炼焦厂。

得利寺炼焦厂一共建立了二十个鍋底式的大窑，是厂的领导人宋国成和技术員王連生领导搞的。为了早出焦，支援鋼鐵生产，我們采取了边建窑边生产的办法。十月七日，全厂职工干了一个通宵，把最先建成的八个大窑先点上了火。按要求，燒三天就应该躡上火来，可是三天已經过去了，也不見火苗，把领导人和技术員急的乱轉。技术員老王知道我伪滿时当过火車司爐，所以就派我去燒窑。我又燒了一天，突然大窑躡上火来，大家乐坏了。这期间，得利寺党总支姚書記和鋼鐵厂周厂长常常来。到第七天头上，先点火的第一窑火口冒出藍色的火焰来，这窑燒透了，眼看要看到炼焦厂炼出的头一窑焦子了。大家心里非常高兴！不一会，技术員老王通知扒窑。工友們撤了压火磚，噴过水，把烈火全都淹灭，我們就用四齿耙子扒窑。扒出一块，不料一碰就碎了，方才那股高兴勁一下子都沒了。厂的领导人老宋，臉变了色，技术員老王一屁股坐在大窑平台上，傻了。工友們一看，也都唉声叹气。大伙寻思头一窑失败了，再看第二窑吧，哪知第二窑也是外甥打灯籠——照旧。党总支姚書記和鋼鐵厂周厂长也急的直搓手。

怎么办呢？找失敗原因吧！炼焦厂的工友們开了一上午会，大家說了一、二十条失敗原因，把技术員老王也鬧蒙了。老王从前是个水暖工，燒过鍋爐，他也不会炼焦，只不过到撫順龙凤矿学



习了七天。

我問：“煤里拌瀝青做什么？”

王技術員說：“瀝青里含油質，拌在煤面子一塊發粘，爇起火。”

“瀝青是什麼玩藝兒做的？”我問。

“是從煤里提煉出來的。”王技術員回答說。我暗暗記在心里。

當天晚間臨我值班，這晚還有六個煉焦窰燒火。我添完煤，坐着抽煙，心里想起白天听到的事：因為沒有焦子燒了，高爐眼看要停工，鋼鐵廠周廠長和黨總支聯系妥到煉銅廠借一車焦子，因為煉銅廠還未開工。可是晚間周廠長却偷偷地領着五輛大車，拉回五車焦子。為了放鋼鐵衛星啊，誰能怪他呢？哪里最需要就先滿足哪里吧！我望着煤火出神。忽然看見一塊煤火抱成個球，吐出藍汪汪的火苗，我思想一動：瀝青是從煤里提煉出來的，那麼用塊煤煉焦不成嗎？我高興地站起來，把煤火掘在鐵內，喊來一塊看窰的張宗仁。他給提着燈，我們來到附近的小水泡，把煤火淹死，拿到燈下一看，是塊焦子，只是顏色黑點。我想：要象燒木炭那樣燒上，准能成。我的信心更足了。天亮時，黨總支姚書記和廠的領導人宋國成、黨小組長王延年來了，我對他們講了用塊煤煉焦的想法，並給他們看了塊煤燒成的黑焦子。他們看過、听过之后，很支持我，告訴我大胆想，大胆干，並鼓勵我先試驗一下。於是我們幾個人，一塊動手，先挖了一個三尺寬四尺深的土窰，盤上炕，裝上二百斤撫順中塊煤，象升火爐子

一样，一边升火，一边添煤。煤火上来把窑顶用黄泥封死。这时，有的工友知道我想用块煤炼焦，就讽刺我说：“于成汉准备进北京吧！”有的说：“于成汉净扯蛋，块煤要能炼焦，人家大工厂早干了，还等着他来想。”我听完这些话，觉得很刺耳，又一想，块煤炼焦能不能成功，反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再说有党支持，怕什么？所以，我把听到的话，全当耳旁风。

五个多钟头过去了，我和宋国成、王延年，被煤烟熏的直淌眼泪，终于把这小土窑烧好了。我们浇过水，把小土窑扒开一看，乐的差点蹦个高，满窑全是灰白碴口的焦炭，出了百分之六十的焦，成绩不坏啊！老宋不等焦子凉透，就包了一包，骑自行车往龙潭钢铁厂跑。经过钢铁厂鉴定，这土焦仅次于国家的钢焦，完全可以炼铁。于是，土法炼焦就在我们全社推广了。一共挖了九百多个土炼焦窑，真是遍地开花啊！没让高炉饿肚子，基本上满足了钢铁生产的需要，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县委张文英书记给起了个名字，叫“快速炼焦法”，因为这个方法不用粉碎煤，节省了动力，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沥青，省砖，技术简单，便于推广。

以后，这个消息又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了，接着沈阳、抚顺、本溪各地的同志，也来我厂学习这种快速炼焦法。社里奖给我一个大奖状，还给我登了报，同志们见了面也夸奖我，其实，这个经过很简单，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呢！

## 战胜抹脖子旱

大岭青年果树  
远征队队长 闾传江 口述

黎静整理

一九五八年好厉害的抹脖子旱啊！天天太阳象下火似的，把山地谷子烤焦了，划根火柴就能着。苹果树叶子打了绺，四周镶了黄边；树上的小苹果蛋蛋也放了宣。五月末，我们间完果，到六月底，没下一滴雨。我天天早晨起来望望天，蓝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气的我直咬牙。再旱几天，小苹果蛋蛋就要掉下树，苹果树也有死亡的危险。

旱灾要夺我们的饭碗子了。

一场争夺苹果大丰收的激烈而紧张的战斗便开始了。

六月末的一天夜里，挂钟快打十二点了，我和果树技术员老张，安排好了第二天的农活，刚刚躺下，脑袋里正一阵阵晃悠悠的要睡了过去，这时忽然听见我们西屋里水桶响。我寻思这帮楞

头青的小伙子們又起来挑水了。夜里十点鐘我才好不容易的把大家攆进宿舍，剛睡有两个鐘头觉，哪能行！我坐起来，用手电向窗外一照，看看院里没人走，我才放了心，又躺下来。不过五分鐘，就听有人輕輕的敲窗戶：“队长，我們三組都下山挑水去了……”我听是張云堂的声音，一惊，坐起来，嘴对着窗戶，压低嗓音說：“你先別吵吵，別个組还没起来，別把大家都吵醒了。”

“組长讓我扒树窩子。”他喃喃說，“我一个人，怕狼……”

“你等等。”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对着窗外說，“我和你去！”我下了地，脑袋里还直打瞌睡，敲敲头，才清醒些。从后門拿了一把鍬，提着圍灯，悄悄的出来了。

“他們从哪走的？”我問張云堂，“我怎么沒看見。”

張云堂笑着說：“我們三組人早约会好了，打个盹就起来。前天一組人搶了先，井水都叫他們挑干了。我們决心要賽过他們。今天起来，大伙都悄手躡脚的一点动静也沒有，不知最后誰把水桶碰响，把大伙吓坏了，沒敢走院里，从后門跑了。”

我听他說着，就想起前天晚上开完抗旱动員会的情景，食堂牆壁上貼滿了挑应战的大字报，竞赛，就象一把火，把大家的干劲燃燒的更旺了。虽然队里的劳动力比去年少了一半（被調到大工业和县里修水庫去了），可是，剩下的人，都表示要同样更好的完成生产任务，他們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鷄叫头遍算亮天，晚上带夜到十点，昼夜不停突击干，两人任务一人担。”队里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又提出：“挖出地下水，掘通山中泉，肩挑万

担水，灌溉果木园，气死龙王爷，战胜抹脖旱，不下一滴雨，产量要翻番。”这帮生龙活虎的男女青年们，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疲倦，为了大丰收，他们的精力就象大海的水一样永远饱满、旺盛。我们说着话来到了东腿子果园，我把灯挂在树上，用锹一下一下地扒窝子。我刚扒完两棵树窝子，一抬头，嗨，好家伙，队院里各屋灯都亮了，院里、道上，水桶嘩啦啦的直响，人声一吵吵的。我知道，大家都起来了。

“張云堂！……”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尖嗓喊。

“我们在这啦。”張云堂直起腰，可着嗓门叫。

我听出来是女社员張桂芝和董云兰的声音，不一会，他们俩抬着两桶水奔灯亮来了。他们往树窝子里倒满水，埋怨地说：

“挑担水，好象抢的一样，一組、二組的人也都跑到山下井挑水去，我们得赶紧走。”说完象去赶集一样，抬桶就走了。

我嘱咐说：“天黑，你们慢点走，别碰到树上。”她俩却噗哧一声笑了，说：“这可不是夸大話，道熟了，两眼闭着走，也不能碰着树。”他们的話，使我心里很高兴，我们大岭青年果树远征队在这山連山，岭套岭，周圍没人家的地方管理着四千棵苹果树，社员都是优秀的男女青年，大家的劲头真象火一样。这时，我看见东边、西边果园里都有灯光；山道上，手电筒的光亮也一晃一晃的。虽然看不见人，但小风却送过来人们的說話声、笑声和跑着走道时空水桶的嘩啦啦声。在这静寂的深夜里显得很热闹。我虽然几次的禁止大家熬夜，可是又有什么办法来制止大家的抗旱热情呢！中午热，早晚凉爽些，誰都想在两头多出点活。

我想着，干着，手中鍬一刻不停。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哎哟，媽呀！”接着听到水桶滚碰子声和潑水声。

“坏了，誰跌倒了。”張云堂扔了鍬跑过去。

我一听是張桂芝的声音，也急忙摘下灯，跑上前。

这时董云兰已經把張桂芝扶起来，揉着膝盖走上坡。

“摔坏了吧？”我問道。

“不要紧，跌一跤倒精神点。”

我想，也难怪他們跌跤，天黑，山道窄，石头多，一脚踩偏了，不跌跤，就得滚碰子，好在沒出危險就算万幸了。張云堂收拾起地上的水桶和扁担說：“你們和队长扒树窝子去，咱們換換班，我挑水！”說完，他一溜烟的跑了。

早晨三點鐘，天放亮了。伙房吹起了吃早飯号，社員們三三两两的回到队院里。我冷丁看見張云堂穿的背心、褲衩全湿了，問他怎的了，他笑着說：“下井洗澡啦。”原来，水桶掉井里去了，他下去撈，天黑，井壁石头滑，一脚沒蹬住掉到井里去了。好在井水才齐到他前胸，他又一点点爬上来。我剛和他說完話，一回头又看見共青团支部書記李祥泰担着水桶从院外走来。我惊奇地問：“你到党总支开会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說：“开完抗旱會議，已經夜里十二点了。我从管理区回来，走到东沟岭上，往下一望，果园里閃火亮，我寻思起火了，走走，树叶擋上又看不見了。等我走到龐家园房后时，听见水桶响，才明白大家在灌溉呢！我也就操起扁担干起来了。”

我看見他的眼皮直打仗，对他說：“你熬了一宿夜了，回屋

睡会儿吧！”

他摇头不肯，說：“社員們干的热火朝天，我还是組长，哪能回来去睡觉？我睡不着，干脆接着干吧！”

这时，社員們圍上了我，說：“山下七眼井全挑干了，最后用瓢都舀不上水了，怎么办？”

我說：“咱們白天往树上打药，讓干井上一天水，晚間再和龙王爷干仗，你們說好不好？”

“好！抓住龙王爷，保証苹果大丰收。”大家异口同音的說。女社員笑着散开了。小伙子們在院里又蹦又跳，好象剛打完一場籃球似的。

我望着这些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心里感到特別兴奋、幸福。

一九五八年底，我們队在劳动力比去年少一半，又碰上大旱九十天的情况下，获得了苹果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到五十四万斤，比去年增产将近二倍半。一九五八年秋，我們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团省、县委頒发的三面奖旗，我們队的共青团支部書記李祥泰同志，也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

## 車子滿山飛

下放干部 姜鐘章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秋天，得利寺管理區滿山遍野的果樹上，結滿了密密層層金黃色、紫紅色的大蘋果，有的樹枝被蘋果壓的觸了地，有的都被壓斷了，社員們望着這大豐收的景象，從心里往外樂。

七月中旬，開始摘伏果了。我和五、六名社員，在火一樣的太陽底下，挑着七、八十斤一担的蘋果，真够勁的；雖只穿着汗衫、褲衩，汗還是長趟長趟地往下流，到換肩的時候，就更難受了：扁担被汗粘在身上，扭轉一回，肩膀子火辣辣的痛一陣子，這個滋味，我領受的最深，因為社員們都早準備了肩墊子，我的還沒做。挑了一天，兩個肩膀連壓帶扭，腫的多高，用手一摸就象針刺似的。

大家堅持着，苦戰了些日子，总算把伏果處理完了，更大的



任务还在后头呢。八月初，紧接着就要开始摘紅玉苹果了。那时活忙的很，炼鉄、炼焦、修水庫、支援城市工业，队里的男劳动力，很多都被調走了，剩下的除了老、幼、病、殘和孩子媽媽外，能挑果的人实在不多了。馮玉林队长急的直轉。他常說：“苦干一年得来的东西，还能眼看着扔山上，今年妇女也要下来挑，不能挑的也要抬。”有的人說：“我看就是妇女也下来挑，不想别的办法，也够呛！”

事情的确是这様，看来，光靠队里現有的人力挑，大家吃力受累还不說，大有眼看着苹果扔山上的危險。非得从别的方面想想办法不可了。

为了提高运果效率，管理区买了一批两个轆轤的推車，我們二队也分了一輛。馮队长去領車子时，一見了就說：“这个車子好是好，可惜咱队的山道多，怕不行。”实际上真是这様。有一天，社員姜謝君用这輛車子到菜园推菜，碰着小道就不能走了，得繞着走大道，推不到二百斤菜，把他累的滿头大汗，見我就恼丧地說：“这个熊車子，哪赶上山东家的一个轆轤的小推車。推这么些菜，哪用了出这么大力！”他这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山东家乡所使用过的“胶皮独輪手推車”来。这种車子最适合走山道，因它是独輪，是道就能走，我們二队全是山道，用这种車子运果，一定比人挑省力，又能提高效率。挑果的艰苦滋味，立即浮現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若是能行，就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

这时我又想起下放时，县委賀部长所指示的：“……下放干

部，不仅要經得起困难的考驗，也要爭取在农业战綫上作出貢獻……”这些話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勵，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力量試試看。休息时，我就把这个打算，詳細的跟一起干活的人說了。大伙听了，議論紛紛。有的說：“用車子推好是好，可这种車子除了山东人，当地人决推不好。”有些人開笑話說：“这不成了‘老汉推車’了嗎。”当时有个同乡賀傳廷也在場，我原以为一定能得到他的支持，但他一句話也沒說，真讓我納悶。

午前收工往家走的时候，賀傳廷特意跟上来，一面走一面和我說：“老姜，那种車子好是好，就是有的人怕实行后，社里提高挑果定額，出力掙不着分。”这是一些群众可能存在的顧慮，唉，我怎么事先沒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就問他：“你看怎么办？你是团员，我們还能为了这个，就不推行了嗎？”他考虑了一下，对我說：“对！你就去做吧，做起来他們不推我推！”有了一个支持者，我信心更足了。

回家吃完午飯，我到木厂去，見了李秉勛师傅，把做車子的事向他講了。李师傅也是山东人，深知这种車子的效能，只是不知道它的結構，他見我說的很在行，就說：“只要你能画出个图来，我就能做，但要通过王乡长。”我說：“行！只要能做，我就去找王乡长。”

趁着下放干部集中学习的日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王成林乡长。当我把这件事向他詳細講了之后，王乡长很支持，他一口答应說：“行！你就和李师傅研究做去，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我听他这一說，有說不出的高兴，这种信任和支持，使我增加了无

限的信心和勇气，眼看再过三天就要摘果了，做车子的事，一天也不能再拖，我赶忙到了木厂，仔细地画了个图案，又根据图样详细的向李师傅讲了车子的结构，解释不通的地方，我就用木板比画，好歹总算让他看懂了，最后我又再三地说：“后天就要摘果了，越早做成越好。”李师傅见我这个急法，笑着答应说：“行！一定先给你做。”

第二天一早，我到木厂去了。一看车子仅做了个半拉架放在那里，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由于我不会画图，有些地方李师傅看不懂，做不下来了，正说话间李师傅进来，见我就说：“你来的正好，刚才到你家没找着你。”接着唠了一口气，他一面做，我就一面解释那个地方的式样作用，两个人研究着，就放不下了。当我回到果场，向冯队长讲了做车子的事，他说：“那种车子山东人会推，当地人没有会的，怕不行吧。”我爱人刘秀兰，也在苹果场里选果，对我提倡做车子的事，起初挺同意，可是晚上回家后，进门就埋怨我：“看你，过秤不去过秤，偏去做那个破车子，还不知道好不好使，可叫人家谁提起谁反映，人家说，那种车子，当地人没有会推的，做起来就你自己去推吧！”这些话，和白天那些事，使我当晚感到身上特别乏，饭也没吃，就上炕躺下了，翻来复去，怎的也睡不着。想来想去，一想起了党的支持，恨不得马上把车子做成，我亲自去推几天看看。

第二天车子做妥了，我高兴的从木厂飞一样的推到果场，可是有人见了却说：“你这不是闹着玩吗，就这个小车，慢说不多推，就是比人挑的多，推起来还不翻了它，翻了可不是玩的！”

这些话，使我加倍谨慎起来，我深深的认识到，第一应该注意安全，第二必须尽可能多装，第三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当地人推这种车子，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大家怕少挣分等等的一些顾虑，也才能为车子化开出道来。很可惜，会推这种车子的同乡贺传廷，头几天调往鞍山支援钢铁工业去了。为了把握，我决定亲自推几天，因此我就向冯队长要求说：“这种车子一定能行，可是现在大家都不会推，让我先推几天，等大家都学会时，如果过秤需要我，再下来，好不好？”冯队长答应了。这样我推着车和挑果人一起上山，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别人挑着一担回来，我却推了三担半，所有装卸没用别人动一下手。当满载苹果的車子平安地停在果场的时候，起初怀疑的人也都来看它究竟是怎样一下就装了七筐苹果，冯希荣大伯很感兴趣，非要推推试试不可。小胶皮車能推七筐苹果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全队，大家都争抢着要试试，不到半天时间，当地人李凤城、王永贤、孟凡礼等人都会推了。几小时以前还被人怀疑的小推車，一下变成了人人喜爱的运果工具。我用书面把试验结果，向王乡长作了简单的汇报。乡总支委员会研究后，决定大力推广，責成木厂赶制了七十多輛。果树三队、一队的不少社員，都成了推小車的能手，真是車子滿山飞，在秋收当中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反对的人也說：“没想到这小玩艺，有这么大用处，今年若没有这种小車，就这几个挑果人，可就麻烦了。”

## 深夜里的声音

上崔屯生产队 高殿仁  
副 队 长

我們果树区，每年秋天都要設打更的，白天黑夜到山上巡邏，看园子。干部当然也得随时去巡查。

一九五八年秋的一天夜里，大約有八、九点鐘了，我一个人又到山上去巡查果园。这时，屯里家家户户都睡覺了，四周靜悄悄的，只能听到远处的几声狗叫。当我走到崔屯后沟的时候，忽然隱隱約約地听见“嘭——嘭——”的声音。我心中不由一惊，以为有人在山上偷砍树。我赶紧朝着声音走去。走到山坡，发现了一个洞，又听见洞里有人在咳嗽，声音就是这儿发出的。这个洞，原来是我們队挖的，准备窖地瓜种子。不过，我知道才挖了一半，地瓜沒入窖，什么东西也沒有，为什么就米人了呢？我心里越发糊涂了。

我赶紧走到洞口，見里边有灯光，进去一看，原来是基建队

长李长冶在那挖窖呢。他光着膀子，累得满身是汗，象水洗的一样。我咳嗽了一声，他才发觉转过身向我打招呼。

我问：“你怎么这么晚还干呢？”他回答说：“眼看快上冻了，如果不快点把窖挖成，把地瓜种窖起来，就都会冻坏了。我们基建队学习了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为了使各种怕冻的种子都安全过冬，保证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都下决心在上冻以前一定要把大窖挖好。”

我和他唠了一阵，又往里走几步，原来里面还有几个人在挖小洞。借着灯光，我看出了有崔士令、高玉峰、崔宝修，他们在扣泥上筐，干得非常紧张。

我早就听说为了使种子安全过冬，基建队曾不眠不休地在山坡上苦干，连吃饭都不下山。今天亲眼看见了，使我更加感动。走出洞口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四外更加寂静，没有驴吼，没有狗叫，但是，山坡上基建队挖窖的嘤嘤声，却永远在我的耳旁响着。……

## 砍断私有根

社員 馮喜榮 口述

魏敬之 整理

苹果树就是搖錢树啊！

一九五二年入社前，我家有七百多棵苹果树，摆满了半面北山坡。秋天树上挂满果；冬天腰包揣足钱。有了钱，新盖了东西厢房整十间；有了钱，雇人挖树窝子、买肥料、买果药，钱不是白扔在山上，是叫苹果树第二年给我下更多的苹果啊！

我家住的正房门窗窄、墙皮薄，这是解放前我看苹果的小房子，我要拆了盖新房，安上玻璃门、玻璃窗，刷上粉皮墙，亮堂堂。还要盖座苹果窖，秋天满窖存苹果，转过年，月月有果卖，一年四季有钱花。

一九五二年春天，得利寺组织起来第一个果树初级社。很多贫农、下中农争抢着报了名，我想站在门外看二年。当时，一些中

农的眼睛瞅我轉。省、县来的同志，动员我和另外几个大果树户入社，我想：这下子算完了，我的发家计划破了产。可是，干部們講的头头是道、句句是理，不容我钻进牛角尖里不回头。我斗争了好久，一狠心，入社一匹白馬和四百多棵苹果树，我抬脚也迈进初級社的大門坎。我入了社，回过头来，东家走、西家串，劝的一些中农也入了社。

我家里留下的三百棵苹果树，由我老婆、儿子、姑爷接了手。他們还是披星星、攏月亮，从春干到秋。春天，社里施肥我告訴家里也施肥；夏天，社里打药，我告訴家里也打药。我一脚踏着两条船，一顆心也劈两半。

社里人多势力大。我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夏天，社里間了两遍果。虫眼果間掉了，梢头果間掉了，滿树上的苹果蛋蛋間的一般匀。我看着社里間掉的滿地苹果蛋，心乱跳，多么可惜啊！我家树上，虫眼果留着，双棒留着，梢头果也留着。只要树上长出了果，手就舍不得往下間，树上多留一个果，到秋就多卖一分錢哪！

打药时，社里牲口拉着新买的动力噴霧器上了山，机器一开动，成天轟隆隆轟隆隆，一噴一大片。我瞅着真眼热。我家的半自动噴霧器，象个气管子，一压一股水，一压一股水，压的滿身汗，半天噴不了多远。社里打药一遍挨一遍。八月初，膀靠膀的果园，社里一打药，赶的桃小蛾子就往我家的果园飞，当时，不知道小蛾飞到苹果腩上产了卵，十几天就能孵化成幼虫钻进苹果里。我寻思，你飞吧，你爱往哪飞，你就往哪飞。



到秋天，我丟了臉。因為打藥不及時，遍數少，滿園蟲子造了反。

社里蘋果堆成山，一山連一山。好壞蘋果半對半。選果場上，女社員們的手象風車，蘋果拿到手一轉就選好一個，分成一二三等裝進箱子，扛到大膠輪車上，車老板把紅纓鞭一搖，奔供銷社就跑下去了。

我家的蘋果也堆的象座山，從里面要挑個好果比沙里淘金還難啊！猴頭果被蟲子穿的象月餅餡，扔圈里，果苦的豬都不愛吃，只好墊了圈。蟲眼果，不值錢，二分錢一斤，只有酒廠收，我告訴伙計套上牛車，給送去。賣二分是二分，管怎麼比沒有強。伙計套上了花轎轎車，牛駕轅、驢拉套，圈上帘子，裝了滿車蟲眼果，趕車的鞭子在空中繞三圈，老牛才慢騰騰邁開步順着山道咧咧噠噠的趕向了造酒廠。我往山下一望，看看大道上跑着社里的一串膠輪車，心里不由嘆口氣。又一想，蟲眼果不好，可是它個個都姓馮，賣的錢分分攥到我手里；社里蘋果再好，那可是千家門、百家姓大家伙的，分到我手才能有幾次錢。

冬天的夜里，飄雪花了。我坐在熱炕頭上圍着火盆喝茶水，心里算了两筆賬：我在社里今年掙了四百五十元，四百棵果樹分紅給了六百元，加一起一個大數零五十。家里老婆孩子累一年，去了花銷也沒比我在社里分的多，細算算入社也沒吃虧。

一九五三年，蘋果樹葉綠了又黃了，這年家里果樹還沒蒔弄好。冬天，初級社要擴大，社里動員我把果樹全入進來。我思前想後也只有走這條道，再自己干，雇人不容易了；進口好果藥，首先

供应初级社，自己干，干看着。我的道越走越窄了，社的翅膀一年比一年硬实起来。社里公共积累多了，豆饼呀，营口大粪呀，果药呀，成火车的往社进；牲畜、工具年年添，小胳膊比不过大腿啊！

入社吧！入社吧！儿子、姑爷入社了，车入了，牛入了，还有三百多棵苹果树没入呢！都入吧又舍不得，家里还剩下果药啊、打药工具啊，咳，再留下四十棵树吧！入上二百六。

一九五四年，老婆子围着四十棵果树转一年。

一九五五年冬合作化大发展，得利寺由五个初级社合并成为高级社，成百上千的人，敲锣打鼓地把土地啊、果树啊，一块交给社。我还有四十棵苹果树，何必再为它操心呢！干脆吧，也一块交给社。社里干部说：“你家孩子多，年年吃果吃惯了，房前屋后给你留下八棵树。”就这样，我七百棵苹果树全部入了高级社，返还树本钱三千二百元。五年还清，一年还六百。我和儿子都在社里干活，一年能挣六百多个劳动日，每年生活还满好。

高级社力量大，人手多，出活快，把山地果树搞了窝子，挖出石头填平几道沟，春秋两季修梯田、垒撩壕，叫土不搬家、水不下坡。加上勤灌溉，多施肥，苹果树发育的一年比着一年旺，产量上的大小年现象，差不多消灭了。社里又成立了虫情预测室，专门研究怎样消灭虫子，根据虫子发生情况，全社展开树上和树下、人工和药剂的综合性防治办法。仅合作化头一年（一九五六年）全社就抓了二百多万个桃小食心虫，一九五七年还抓七十多万个。年年打十一、二遍药水，从前的单干户，谁家有这么大的力量！出口果一九五三年才达到百分之十二点五，到一九五七

年就达到百分之七十。秋天我在苹果场里，看看个个溜光水滑的大苹果，从心眼里赞成了高级社。

一九五七年秋，我们果树二队苹果超了产，全队得了奖，我也有一份。别看干活使劲干，满脑瓜子个人发财思想还没一刀割两断。一方面在社里用劲干，另一方面我还在家里这八棵苹果树上打算盘。真的，谁怕钱多扎手啊！我想从社里、家里，让它两路进财呢！

一九五八年春，大跃进来了。天天修水库，搞积肥，改良土壤，换种子，队里农活忙的落成落。别看我岁数大了，也跟小伙子们一样，白天黑夜紧忙活。尽管社里活挺忙，我还挤早晚两头时间，或者耽误几个工，在家捣树窝子。我把房前屋后八棵苹果树下面，捣有二尺深，刨出石头三大车。我把家里猪圈粪、茅房粪，填平坑，灌满沟。我明白好粪喂在树下，好果结在树上，好钱揣进我腰包。

苹果树不负苦心人。一九五八年树梢发的特别旺，树上小苹果蛋蛋，结的象蒜瓣子似的。我从社干完活回来，总要站在树下看一会儿，心里话，只是门前这两棵大国光树，也叫它下一千斤果！

不料，从进六月门就没下一滴雨，足足旱了三个月。白天我在社里抗旱灌溉；晚上，又得顶着月亮在家里抗旱灌溉。掐脖子旱，没敢摘掉我家八棵果树上一片叶子，树上的苹果长的水灵灵的要滴水来。今年借社的光，也跟着打了十一遍药水，虫子全消灭了，一个虫眼果也找不着。我想到秋天，这八棵苹果树又

能帮我发笔小财。孩子念书的学费啊，买笔记本啊，住家过日子的油盐酱醋啊，一切零花钱就全有了。

八月，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要成立人民公社啦。啥叫人民公社？猜不透，想不通。乡、社干部召集群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大会讲，小会讨论，才算闹明白了。原来人民公社又向共产主义靠近了一步。怪不得各队的大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也接二连三地成立了。吃饭不要钱了，在社里念大、中、小学不要学费了，孩子们入托儿所、幼儿园都不要钱了。这么多的好事，一下子落到头上，真是做梦也梦不到啊！

社员们一讨论，都说人民公社好，这样不要钱了，那样不要钱了，我们还要零星苹果树和菜园做什么，干脆一块交给集体吧！割掉这个私有的尾巴根，个人发财的想法就会从心底连根拔掉。话是这样说，等到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思想上还要斗争斗争，我一宿没睡好觉，为这八棵苹果树和自留菜园地，我可淌了不少汗，出了不少力，交给集体……又一思量，社里生产步步高，今年虽然早了八十多天，可是社里苹果还是空前大丰收。成立人民公社力量就更大了，自己家里生活也会随着年年提高，交就交了吧！一年不耽误工，啥钱都挣来家了，所以，讨论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我和全体社员们一块举了手，报了名。

队里有人和我逗笑说：“老馊头，今年你门前这八棵苹果树，不是白蒔弄了吗？”

我也笑着说：“那就叫它为社里多结一些苹果吧！”

一九五八年我挣了三百一十个劳动日，社里还补助我一百个

劳动日，我真是感谢不尽。我的职务是猪饲养员，只有尽我全部精力把猪喂好来报答大家。

你说怪不怪，现在回到家里就是坐不住。屁股靠炕沿，抬腿又想走，一闭眼，就想起我们社里的那群猪。现在，我天天在社里忙活，在社里吃饭，全家的生活靠公社，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



## 金 霉 素 飼 料

王惠苹 迟永珍 口 述

宋 冶 整 理

一九五八年初冬，有一天，我們正在果园里干活，老队长走到跟前笑嘻嘻地说：“王惠苹、迟永珍，上级决定调你们去学习造金霉素饲料。这回咱们社里要成立金霉素饲料厂了。”

我們俩一听，当时楞了，就问队长：“什么是金霉素饲料啊！”队长说：“我也弄不清楚什么是金霉素饲料，听说是造出来喂猪的，猪吃了能多长肉。”

王惠苹急的说：“不行啊！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只念了四年书，文化不够用的呀！”迟永珍也抢着说：“队长，我才从高小毕业不几年，岁数还小，也没学过化学呀！你们找个文化程度高的去吧！初中毕业生还不有的是！”

老队长听了批评我們说：“你们俩怎么没去就打怵了！不懂

怕什么，可以学嘛，誰还是‘生而知之’，不都是一点一点的学来的嗎？要敢想敢做！困难是有的，可不要叫困难吓住了，明天就去吧。到养猪場去找姜場长。”

我們俩一看，老队长的話說到家了。我們也覺出剛才的想法不对头。但是，心里还存着几分疑虑，两个人在嗓子眼里，哼了一声：“好吧。”

第二天大清早，我們去找姜場长，他有三十多岁，热情地和我們講了金霉素飼料怎样重要，又鼓励我們好好干，好好学，我們的思想多少安定些了。

又过了一天，人工授精站的技术員老慈，就和我們講金霉素的制造方法，好多名詞，都是生来第一次听到的，什么酸，什么鏟，又是什么鈉，弄的脑袋又悶乎，又发急，虽然是冬令，滿头还出汗，記也記不住。老慈看到这个样子就笑着說：“你們急什么？什么事有一下子学会的！一天少記一点，常了就好了，不会當場就問，我也是只学习了一回啊！也不很通。”

我們臊的臉通紅，恨自己的脑袋太笨。

学习了半天，老慈就教我們“振蕩瓶子”：在一个大木方盘里，摆着一些装了半瓶白水的瓶子，一推方盘，瓶里的水也就直晃蕩。我們心想这是什么？都憋不住笑了，倒挺好玩的。振蕩后，老慈又告訴我們把瓶子里水，倒在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上，象拌菜似的拌起来。仔細一看，这种东西我們認識，原来是麦麸子。

老慈教了两天就走了，人家还有自己的工作。这个活就扔給

我們倆了。我們倆黑白的背這些“酸”、“鎂”、“鈉”，連飯也顧不得吃。王惠萃的小孩都交給他奶奶看着，小遲到底是小姑娘，腦筋好使，記得快，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學，越學越有趣，勁頭挺大。

第四天，我們倆一邊翻看筆記本，一邊練習着從頭作起。把麥麸子熬了一陣，加上洋粉，放在盤子上叫它發酵；又把“硝酸鈉”、“磷酸”等好幾樣藥品兌在一塊，最後，又加上白糖，照樣裝在瓶子里，在“振蕩盤”上來往搖晃着。

我們心里象揣個小兔子，怦怦亂跳，不知能搞成個什麼樣。住了五天以後，我們就把瓶子里的水，倒在麥麸子里拌起來，放在木盤上等它發酵。

誰知過了兩天，姜場長一推門，就把鼻子捏起來說：“唉呀！怎麼這麼臭？”我們仔細一聞，可不臭怎麼的。成天在屋子裏鼻子熏的不好使了，早先一點也沒聞出來。

從這以後，誰進屋子來，誰都說臭，捏着鼻子就往外跑。

我們弄得哭不得，笑不得，臉上一天到晚發熱，象紅布一樣。這是怎麼的了。小遲就跑到國營農場找嚴技師，當天他沒在家。

等了幾天以後，屋子裏臭的連人都進不來了。

我們倆急的真想哭一場，王惠萃叨叨念念的說：“我早說不行嘛，偏偏叫來，你看現在多丟人。”遲永珍也有些灰心了，說來說去，兩人決定：趁早，讓給別人吧！有丑丟在家里，別上這現眼。明天找場長。



第二天早晨，一看见姜场长，两个人开头就说：“我们干不了，你看白白浪费了这么多药，又搞的满屋生臭，你另找别人吧！”

姜场长一听就笑起来了：“这是试验嘛，怕什么！科学家试验成功一件东西，不知得失败多少次呢，你们这才是第一次呀！豁不上兔子抓不到鹰，你们再访访老师，研究研究，看到底毛病出在哪里，这里不能解决，可以到县里。县里说，我们还可以到外省去学，党一定支持你们，你们思想再不要波动了，只要有决心，一定会成功。”

姜场长这番话，使我们感动的了不得。他一点也没批评我们，但是，我们俩背地叨咕：咱们真太不象话了，一点小困难，就闹情绪。这回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成功。

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我们还在看县农林局杜局长访问河北省的报告。参照人家的经验，我们俩就研究开了。

小迟说：“是不是麸子里水加多了？”

王惠萃也是这样看法。

天亮以后，迟永珍就跑到国营农场去看看人家的做法。一看，别的地方都差不多，又请教严技师。严技师说：“恐怕就是水多了，温度高了，所以发臭。”

小迟回来，蹦着高进了门就招呼：“大姐，毛病知道了。”我们俩就赶快的又拌了一些，水和温度都减少了。

我们俩整天守着，已经四天四夜没回家了，不时地走到盘子跟前闻一闻，头几天一点味也没有。到了第五天，我们一起

床，就聞出了有一股酒糟似的香气，国营农场做的就是这种香气。这一下可把我们俩乐坏啦！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高兴劲。姜场长一进门，就哈哈大笑地说：“怎么样？世上无难事吧，就看你们钻不钻了。”

金霉素饲料是造出来了，可是喂猪有没有效？不只是我们不清楚，就是老饲养员也有些不大相信。他说：“我喂了多半辈子猪，向来没听说过猪还吃什么‘素’。”

第一天给猪吃的时候，挑了两个毛都卷卷了的小病猪，把金霉素霉菌和高粱拌在一起，倒在猪槽子里。好多天不愿吃食的小猪，上前闻了闻，嗨！这一下子可得着了，一口跟一口抢起来，连头都不抬。大家心里亮了，老饲养员也说：“可真的有点门。”

到底能不能多长肉呢？大伙还是不能断定。老饲养员说：“冬天猪一般都不大愿意长肉。谁知吃了金霉素以后怎样呢？”

我们俩一有空，就跑去看小猪吃食。看样子，是一天比一天泼实，身上的卷卷毛，也一点一点直起来了。

半个月过去了。挑了一个好天，我们和姜场长、饲养员一块儿到猪圈去磅小猪。

老饲养员笑着说：“不用磅，用眼一看就知道长了。”场长说：“还是磅一下好，看看到底长了多少？”磅了以后，一个长了十斤，一个长了七斤，又把没喂金霉素饲料的小猪磅了一下，不过长了一、二两。

我们俩高兴的眼泪都要滴下来了。老饲养员也服服在地地说：“这一下子我可知道它的好处了。”

老人家以后逢人就宣传金霉素饲料的好处。

金霉素饲料制造成功了，我们的小厂子也逐渐成长起来。今后，不仅要扩大，还要进一步研究制造更高级的粉末金霉素。



## 荒山建藥場

藥材培植場 李世初 口述

小 石 整理

### 一

我在龙潭山上轉轉三、四年了，这真是一个宝山哪！山連山、山套山，从春到秋，野花不断。碰上个假日，总有不少外地客人到这里游山逛景。秋天他們嘴里吃着山梨，手里拿着野花紅叶，不住地夸奖說：“这个地方真美呀！”可是，我們有的社員却搖頭說：“咱这山，外表好看肚里空，除了一部分柞蚕能給社增加一些收入外，那些荒山秃岭、野花野草可頂什么用？”我听了，直搖頭，心里說：“別瞧不起这些野花野草，这里有宝呀！”近三、四年，我常常一棵一棵地辨別这些野草，从中寻找中藥苗回家栽培。为了采藥，龙潭山的每一个山尖都留下过我的脚印。其中最使我喜欢的，就是得利寺庙前的山坡。那里，有个

一年四季永不干涸的泉眼，水清的一眼能看到底。夏天，喝上一口甜絲絲的。东山沟里，有一道山水汇成的小河，弯弯曲曲地流到山下。前坡的石头缝里，全是黑呼呼的腐植土。这儿，要阳坡有阳坡，要阴坡有阴坡，要岗地有岗地，要潮地也有潮地，多么适合药材的各种习性啊，真是个好栽培药材的好地方！不过，我一看那一块挨一块的大石头，萋萋压压的树桩子，就不敢想了，一个人怎么开垦得了？

誰想到，喜事忽然落到头上。一九五八年五月，我們得利寺公社化以后，党为了更好地发展多种經濟，决定建立一处药材培植場，利用荒山，培植中药材，囑托我来筹办这件事情。我从前是小学教員，五十岁以后才学着采药，經驗不多。但是，我相信，社里人多力大，只要社里支持，这个药場就一定能办起来。

## 二

不久，龙口生产队临时撥了两名社員給我，管理区主任刘来安还鼓励說：“你們三个人先好好规划吧，等挂鋤以后，調出三十个、四十个劳动力，帮你們挖窩子栽药。”我一听，高兴极了，急忙忙領着李世保、李世全奔向得利寺庙。

沒想到，他們一来到庙前的山坡上，就象高粱秸子似的竖在那里了。他們的眼睛四下扫着这里的石头、荒草、小树墩子……停了好长一会，李世保才說：“一看这些石头，头都发晕，这还有个挖嗎？规划也是白扯。”

李世全也說：“树根子也不少呀！”

我一着，景不好，便赶紧解釋說：“做活还有不累人的嗎？功到自然成，慢慢都能挖出来。米！咱們快測量吧。”好說歹說，他們才动手干起来。虽然这里石头挺多，我还是坚持要正规点栽培，并且告訴他們說：“咱們要按規定的距离画白印，遇上石头就画在石头上，遇上树就画在树上，一定讓这些葯材窩子橫豎成行，将来便于管理。”就这样，沒用上几天，我們全规划好了。可是，这以后再也看不到李世保他們的影子了。他們不来不要紧，还回去当了宣傳員，到处講这里的石头怎么大，树根怎么多……大概是这种宣傳产生了效力，挂鏟以后，龙口生产队仍然調不来人。我急的去向刘来安主任要人。他說：“給你們几头牲口把地趟趟吧。”

我說：“淨是石头、树墩子，牲口不頂用。”

李世林主任馬上接着說：“那就不在庙前栽吧，給你們几亩撂荒地，往荒地上栽。”

我生气地說：“栽葯材可不象栽楊柳树那么容易，有的葯一年結两次籽，需要好水好土，若是往荒地栽，还不如不栽。”我看这里講不通了，一气走到社办公室，找到譚国霖主任。我剛把困难說完，他就說：“葯材場一定要办，有什么困难党、社都給你解决，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具体怎么做，你再找商店卫經理研究一下。”

我把这件事对卫經理一提，他馬上答应重給挑选三个人，做为长期工，把葯材場正式成立起来。接着，他又对我講了山区规划远景，党对发展中葯材生产的重視。我听的心里暖呼呼的，心

想：党这么支持，咱再不好好干能对起誰？

人調齐以后，我們便动手挖窩子。我們这几个人都不怎么年輕了，可是，我們的心不老。大伙說：“別人不是怕石头嗎？咱和石头还要近乎近乎呢！西边那块地不是石头多嗎？咱就先开那块，也算給自己壮壮胆。大困难若能克服，小困难也就好办了。”說着，我們就动手干起来。

石头，也象在故意考驗我們，越挖大的越多，有的都有半鋪炕大。各种各样的树根子不但多，还乱七八糟地纏在一起，挖也挖不淨。不过，我們沒怕，洋鎬刨不动，就用大錘砸，大錘不得勁，就用撬杆撬，撬杆不得勁，就用手揪。过去在这看庙的李玉春，一边挖还一边夸耀地說：“你看这土多好，栽上小树不过五年就能长的过梁高。我在这住了二十多年都舍不得走，栽上药，管保好收成。”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虽然砧了几次的洋鎬变成了鴨子嘴，八棱鋼的撬杆也弯了，但是，困难到底低了头。我們使大石头搬了家，把麻花似的树根子当了柴燒。二尺見方的数百个树窩子里，全是又黑又松的好山土，抓起一把聞一聞，还有一股烂树叶子味。大伙高兴地說：“瞧好药材爱长吧！”

### 三

有地方栽，还得有东西栽，上哪弄药苗呢？当时，药籽特別缺，我們上一趟医药公司，只买了二斤枸杞种，这哪够？大家一討論，决定来个野生变家生，到山上去采种、挖苗。有一次，听

說陰涼溝有好藥草，我和李延年、梅香普拿着干糧，扛着洋鎬，攥個破筐就去了。

俗語說：“天上星星多，山上野草多”，一點不假。我們幾個人來到半山坡，眼睛就花了。山上的高草、矮草連成了片，紅花、黃花、紫花、白花混雜在一起，好象一塊花布。誰能一下子辨認出哪是圓瓣，哪是尖葉的呢？再說，咱們找的不是哪一種野草，而是藥啊！我比他們雖然多認識幾種藥，也還是要常常對照“本草綱目”。找了一氣，找不着，他們就着急地說：“這真是大海撈針，沒個找啊！”我怕他們動搖，便對他們說：“小時候，你們都跟我念過書，你們都知道我從前也根本不懂藥材。不過，我相信那句古語：活到老，學到老，當我不能教書的時候，我就開始研究起藥材來。我晚上看書，白天采藥，遇着個奇怪的草又聞又嘗，現在不也能認識幾十種嗎！要耐心學才行。”

他們聽了我的話，又低頭找起來。我找到一種藥草，就招呼他們來看，對他們講藥的特點、習性。挖了一會，我勸大家說：

“聽說，紫草愛長在背陰的地方，咱們不好到山背坡找找嗎？”

“好哇！”大伙異口同音地說。

背坡，很陰涼，各種雜草的葉上都掛滿了亮晶晶的露水珠。我們趟着露水走了一坡又一坡。裹腿濕透了，鞋子被寒刺划破了，我們還是從這個樹空奔到那個樹空，不停地找。

山，越上越高，越高越陡，我們越走也越有勁。因為這個陰涼溝是這一帶最高最難上的一個大山尖，平常很少有人來，我們希望從這裡找到稀有的藥材。遇着樹，樹當把手，遇着石頭，就攀



着石头上，若是光秃秃的一片草，就互相拉着上。走了一阵，他们俩累的一屁股坐在山坡上。

我抬头看看，日头老高了，急的没顾得休息，一直往山上走去。

住了一会，风把他们的谈话声送到我的耳朵里，只听一个说：“看！老师没歇腿又上去了。”

另一个说：“人家那么大岁数都不休息，走！咱也上。”我回头一看，他俩果真跟上来了。

我们的苦工夫总算没白费，到了山背坡，挖到十多棵“天南星”和一千多棵“五味子”苗。见了药草，心就野了，挖了这棵奔那棵。那天，当我们下了山，走完十五里路到家的时候，别人都睡一小觉了。

我们干的正起劲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又发生了。秋季，有一天半天晌了，也不见梅香普来。我约莫出了事，便到他家里去。他正好在家。我见了面就问：“香普，怎么了？”

他低声说：“不大自在。”

我看看他那满脸愁容、无心打场子的样子，有些信不过，便问：“不对吧，是不是谁说了什么了？”

他见我挑破了，也就照直对我说：“你猜对了，说闲话的人不少。有人见咱们上山，就说咱们瞎扯，挖些草根子没用。还担心咱们挣不上饭吃！”

我一听楞了，紧问：“谁说的？”

梅香普说：“我们原先的生产队长就曾对我说：‘你跟李世

初去胡扯什么？誰給你記分記工？到秋天向誰要劳动日？’說的我也沒主意了。”

我听完他的話，想起了党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便勸梅香普說：“別聽他們那一套，這是刮冷風。你想想，健康人不吃飯不行，病人不吃藥行嗎？現在中藥材這麼缺，國家還特別重視中藥的生產，你不干我不干，咱們藥材場怎麼能辦起來呢？”接着，我又對他說：“劳动日的事更不用擔心，這麼大個社，就能不給咱們這幾個劳动日？這件事我敢擔保。”

經我這麼一說，梅香普咧着嘴笑了。下午，我們又一塊上了山。

#### 四

保護藥材、繁殖藥材不是三、四個人干得了的事。公社黨委叫我們建立一處標本田，讓社員參觀，識別各種藥草，好幫助採集。標本田建立起來了，我把自己幾年來苦心栽培的十五種藥草，從家里挪到標本田里來。可是，只有十五種藥材，算什麼標本田呢？我們幾個人一核計，便到處打聽，聽說誰認識藥草，我們就去問；誰栽了藥草，我們就去看；誰用偏方治好了病，我們就去打聽。有一天，我忽然聽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大約是好幾十年以前，離得利寺四十多里的榆樹房鄉有個朝陽寺廟。廟里有個老和尚，在這山里住了很多年。他在臨死的時候，告訴人們說：“我快要死了，沒好東西留給大伙，只有一句話告訴你們：咱這山里有一種藥草，叫千頭草，能治很多種

病。”說完話，他就咽气了。

朝阳寺附近的人很感謝这位老和尚，穷人一有了病，买不起药，就到山上去采点千头草熬熬喝。可是，这件事对外乡人来说，还是个秘密。后来，我老婆的舅母用这个千头草治好了瘫痪病，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听到这个故事，我很高兴。第二天大清早，我扛着一把锄头，提着一个饼子包，就往朝阳寺去了。

这正是旧历五月末，道旁的玉米长的溜腰深了，苹果树茂密的象一把把大伞，支在山坡上，红褐色的枝条上挂满了鸡蛋黄大的小苹果。我看着这些丰盛的景象，越走越高兴。当我走到核桃沟的时候，忽然又站住了。我还不知道千头草是什么样，到了山上也找不着啊！正在为难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挑葱的老头。看样子老头的心情正和那担绿油油水灵灵的小葱一样，满脸喜气。我赶忙上前请教说：“老哥，你知不知道千头草什么样，开不开花？”

“开花呀！”

“开什么花？”

“小白花。可是，你找这个做什么？”

我说：“我们社要开办一个药材培植场。”

“啊！是这样，是这样。”老头一听“社里”这两个字，分外亲切，又接连不断地介绍说：“这个草长的有点怪，有点象羊胡子草，叶细，往上伸长，色深。”挑葱的老头说完，我便连连道谢，转身往山上走去。到了北山岗，我就象找针似的挨棵草察看

着。走了二十几步，忽然看到了一种象羊胡子草的野草，挖出一看，我高兴地大声喊起来：“有根，有根，不是羊胡子草，是千头草啊！”

这一天，我挖了六百多棵，才走回家来。第二天，我把五百多棵完整的千头草栽上了，剩下的碎根子，切成片晒了起来。

可是，这种药的疗效究竟怎样呢？我决定在我爹身上试验一下。当时，我爹正患风湿病，大概是遭罪遭够了，见了药就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过了几天，我爹高兴地对我说：“世初，我的脖子不疼了。”又过了几天，我爹乐的对我喊起来：“哎！我的腿不发软了，脚脖子也不疼了！”等吃完了八两药，我爹就能东走西溜，走上一、二十里地都满不在乎了。

我一见千头草疗效这么大，便领着两个伙伴，又去了几次朝阳寺。

好药长的地方也怪，千头草净长在石缝里，刨也刨不着，挖也没法挖。没办法，只好用镐头劈开石片，再慢慢往外拔。一连几天，我们几个人的手全震得四裂八瓣的，一沾水钻心痛。可是我们一看到标本田里药草种类一天天多起来，便高兴的忘记了一切疲劳。去年大旱七十天，我们也没让药草旱着，天不下雨，就提水灌溉，太阳毒了就用草盖上。用锄头镰怕碰坏药苗，我们就用手一棵一棵的拔草。到了秋天，标本田里已有一百多种药草了。我们修成了一个一个小方池子，每个池子栽一种药。然后分别挂上小木牌，上边写着药草的产地、名称、疗效。参观的

客人来往不断，县医药公司还来总结了经验。

春天栽的枸杞，也长的象一畦水灵灵的小葱似的，足足有三万多棵。有了这样的好苗，总不能独吞啊！我们发扬了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和全国二十一个省建立了联系。我们的特字枸杞和五味子，差不多畅销全国。遥远的四川还来信说，我们的枸杞在四川栽活了。一九五八年一年仅药材一项就为公社收入了近四千多元。

社员们见药材场搞成功了，也都大力支持。铁匠王永安见了我，老远就喊：“你们挖窝子砸石头不是用大锤吗？这两把，拿去吧！”

我扛着大锤往回走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第一次和我规划药材场的李世保。他看看我扛的大锤，问：“扛这大锤干什么？”

我说：“挖窝子砸石头。”

他大概还没忘记那些大石头，又问：“那还有个挖吗？”

我告诉他：“不能挖？你去看看吧，连大卧牛石都搬家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说：“你们真不善。”

龙口的青年刘翰善，见了梅香普的面，也直打听：“咱们药材场今年用不用人？发不发展？”也有人这样问过我。我们都高兴地回答说：“发展！大发展！”

这是实情。今年我们计划在大田里栽种七十亩药材，在荒山上种二百亩，三年内可为社收入四百万元。那时，还用得着看野花吗？光药材田里就万紫千红了。

## 服 务 到 工 地

得利寺商店經理 卫广友

一九五八年春天，社里在得利寺的南边，修了一座跃进水库。动工六、七天，工程就进入了非常艰苦的阶段。工地上面的冻土盖被刨掉以后，低洼地便渗出水来，稀泥和水，有的都没脚脖子深。挑起一担土，稀泥便漉漉拉拉顺着土篮子缝漏了出去。走到坝埂上，土篮里的泥就没有多少了，剩下的还象浆子似的粘在篮子上，倒也倒不出去，差不多来回一般沉。工程进度越来越慢了，眼看桃花水就要白白流走，工地上一千多名社员，个个急的擦拳磨掌。工地临时服务站里的医生、理发员、营业员也急的直转转，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我们商店供应组的几个同志，当然也不例外，大家也在开会研究，穷思苦想。

从水库动工那天开始，我就领着商店的两个供应组到了工地。大伙热劲很高，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水库工地在哪里，我

們就服務到哪裡。”修渠道時，戰綫長，勞力不集中，我們就挑着貨物担子順着渠道賣。有人沒有空到服務站買貨，我們就採取預約的辦法，送貨到工段。洋鎬、鐵鍬壞了，我們馬上把新的家什送到社員手里。……

可是，現在出現了新的困難，我們商店應該怎樣配合呢？大伙說：“我們應該了解到新的需要，工地需要什么，我們就供應什么，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供應。”

正在這時，工地開展了獻策運動，有個社員提出了麻袋抬泥法。經過試驗，效率提高一倍，社員們特別高興。但是，上哪弄麻袋呢？買新的？太貴！買舊的？一時弄不到那麼多！這時，我向指揮部提出了保證，商店一定給解決麻袋的問題。商店職工聽到這個消息特別高興，人人都行動起來，從倉庫找，到社員家收，半天工夫，大批的半舊麻袋便運到了工地。於是麻袋挑泥法，便在工地上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了。社員們一邊抬一邊高興地說：

“麻袋抬泥真得勁，不但不漏，抬起來輕快，倒的時候還倒索。”王鄉長見了我的面也說：“商店這件事辦的真不錯，解決老問題了。”

工程進度加快了，但是社員們仍在極艱苦的情況下勞動。許多人穿着球鞋、膠底鞋、布底鞋，在稀泥和水的工地上來回挑泥，鞋子糊滿了爛泥，冰的腳酥酥痛。不到一天的工夫，一雙很好的球鞋，就拔掉了底。有的人腳腫了，生凍瘡了。但是誰也不肯下火綫，還在競賽、比武。我們搞商業工作的，看到這些，心里十分不安。當日營業員便把商店庫存的四十多雙水靴，送到了工地，誰想到不一會的工夫，全部賣光了。

根据这个情况，我就和工地售貨員一起研究，打算到各个生产队了解社員需要水靴的数目，好組織進貨。可是，時間太緊，來不及作細致的計劃，于是，我便決定馬上買四百雙。這時售貨員任勝芬說：“經理，買這麼多賣給誰？還不得積壓嗎？”我顧不得向她解釋，便決定馬上坐火車上瓦房店。因為膠鞋晚進一會，社員們就要多受一會罪，一點不能遲疑了。上車后，我還坐在那想：到底是進多少呢？多進點好，還是少進點好？若是少了社員們穿不上水靴，影響工程進度怎麼辦？于是決定還是多進點。那麼買什麼樣的呢？女社員可能喜歡矮腰的、元宝式的，男社員大部願買高腰的、半腰的……正在這時，廣播員報告：“瓦房店站到了。”我急忙下車，來到了批發部一看，櫃台上陳列著各種各樣的水靴，高腰的、矮腰的、大號的、小號的……非常齊全。我高興地問批發部的營業員：“這些樣的水靴子庫里都有貨嗎？”他說：“有！你批多少？”我根據計劃，參照批發部的種類，一一開了票，付了款。取完貨，天已經黑了，我剛出大門，又發起愁來：這麼多膠鞋怎麼才能運回去呢？我怕用火車運發不上快件，耽誤事，就到街上去找大車。偏巧，在街上遇到了松樹社的兩輛大車，我剛提出要求，車伙就說：“我們也是來拉貨的。”我懇求他說：“你們挑急需的貨拉點，幫助我們把水靴子拉回去吧。工地上人們的腳都凍壞了，水庫又急着完工，你管怎麼也得支援支援呀！”車伙聽我說到這，馬上打斷我的話說：“為了修水庫沒別的可說，東西在哪？裝車吧！”

裝好車，我還是不放心，一勁囑咐車伙：“今晚怎麼的也得



运回去。”

車伙抬头看看天說：“走吧，不过若不叫你們着急，天这么黑，我們指定是不能走了。”說完揚起了鞭子，牲口撒蹄跑开了。

当天半夜，大車把貨运了回来。第二天一早，我沒顧得吃早飯，就和同志們一起，挑着胶皮靴子，送到水庫工地。社員們很喜欢这些水靴子，休息时紛紛到服务站選購。临时服务站显得更加忙碌了，特别是中午。有一天，售貨員小孙忙的連晌飯都忘吃了。到了太阳栽西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大娘，她买完东西，还不走，站了一会，問小孙：“孩子，我看你今天挺忙，吃午飯了嗎？”这时小孙才想起自己忙的忘了吃飯，便說：“还没有吃呢。”接着又繼續卖貨。也不知道这位老大娘什么时候走了。不一会儿，这位老大娘又来了，她拿着筷子，端了一碗热气騰騰的餃子，进屋就对小孙說：“孩子，天都快黑了，你大概餓坏了，快吃吧！”小孙一看，很不安，素不相識，怎能吃人家的餃子呢？于是，便回答說：“不！大娘我一点也不餓，請拿回去吧，謝謝你。”小孙再三地推辞，大娘也不肯。老大娘誠懇地說：“今天是二月二，家家吃餃子。你大娘这餃子沒有多少肉，不过是点心思，你要不吃，我可要生气啦。”怎么能辜負老人的热心腸呢！小孙把餃子吃了，又問大娘：“你是誰家的？”老大娘回答說：“我离这不远，是东边老馬家的，有空去串門吧！可是你叫什么名？”“大娘，我叫孙洪亮。”老大娘滿意地点着头走了。

为了感謝老大娘对商店职工的关怀，不久之后，我代表商店职工到馬老大娘家去致謝。可是，馬老大娘說：“如今共产党領導

都是一家人，还用谢什么？修水库还不是大伙的事！我年岁大了，不能去修水库，我能照看照看你们，为水库多办点事，心里就高兴了。”

这件事虽小，我们全体职工却很受感动，党的鼓励和群众的爱护，始终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



## 工地医疗記

得利寺医院 丛耕軒

为了把旱田变成水田，得利寺管理区在一九五八年春，修了一个大水庫。水庫地址，就在聞名的龙潭山脚下的一段洼地上。整个工地，几乎都积有半尺来深的水，上面还結着一层坚硬的冰，而工程就要透过冰、水和冻土，向下挖进两公尺，把数十亩平地变成一座大水庫。

我們工地医疗站，就設在工地西北角的一栋小房里。紅十字旗已經挂出去很久了，也沒見人來治病。我怕社員們沒空來治，就帶着藥包到現場去治疗。天气虽然很冷，有的社員却把棉衣脫了，汗水湿透了穿着的单衣。我一看这哪能成呢！就向人們招呼：“大家还是穿上衣裳吧，这样要感冒的！”可是，誰也不理睬我的劝告，反倒笑着大声說：“不怕，感冒了，就猛干一陣子，出一身汗就好，保險比吃藥还灵驗！”說得大家都笑了。我

又往前走了几步，忽然看見一位女社員，白綫手套上都透出了鮮紅的血，她还在弯着腰緊張地挖土。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共青团員周淑英。我就問她：“怎么！手碰破了嗎？”她直起腰，擦了擦汗說：“不要紧！只碰破点皮。”当我要給她包扎时，她却怎的也不肯，只是一个勁地說：“不用，不用。”我严肃地說：“天这么冷，不包要成冻疮的！”再加一旁的社員劝說，她才放下鉄鍬来包扎。我剛給她包好，她就一瘸一拐地往工地走。看見她走路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她腿上还生着一片疮呢！我劝她休息几天，她却不以为然地說：“那可不行！你沒看看現在是什么时候。”面对着这些人，我很受感动，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証人們的身体健康。人們的健康，是完成任务的保証啊！

当天下午，我根据預料到的病症，到瓦房店买来应用葯品。第二天一早，我又到工地指揮部，建議給社員供应开水喝。王成林乡长很支持，立即指派专人燒开水。

动工六、七天了，由于挖的深了，几乎整个工地都滲出半尺多深的水来。为了达到要求的深度，社員們有的穿着水靴子，有的干脆光着脚，站在水里挖泥。这是工程最艰苦、最緊張的阶段，也是紅旗竞赛进入高潮的时期。社員們为了爭取每一秒鐘的时间，果树二队取消了白天休息的时间，有的社員还讓人把飯送到工地来吃，吃完就干。本来規定早晨五时开工，可是有的队三点鐘就开工了，还有的两点鐘就动手了。后来，果树三队干脆昼夜不停地干。

刺骨的北风，把許多人的手冻开了口子，有的人虎口震开

了，有的染上了春季流行的杂症。由于病員增多，县医药公司供应我院的解热鎮痛类的藥品都用光了。許多人得不到治疗，出勤人数逐漸减少，直接影响着工程进度。眼瞅着桃花水，要白白地流走了，生产队长們一个个急的直轉轉。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和医院領導上研究，决定再到县医药公司去一趟。本来計劃供应我們的藥品已經供应完了，医药公司批发部王潤江主任，听說我們是在支援水利建設，就一口答应說：“行！要多少就給多少。”就这样，我又买了一些解热止痛片和橡皮膏等。当我带着藥品回到工地时，受到許多社員的贊揚。正在发高烧的社員夏洪清，感激地說：“真是救急的好大夫，一提出來，馬上就給解决。”話虽不多，却使我們很受感动。我們为大家，尽了应尽的責任，大家也為我們在艰苦地劳动着。

## 办 食 堂

于傳蓉等 口述

忠 璋 整理

一九五八年秋收正忙的时候，有些人鬧鬧說：“要成立食堂啦！”

我一听，从心眼里高兴。回忆起我年輕的时候，他爹給人家种地，为了帮着上山做点活，我得半夜推磨，五更就要起来做飯，孩子沒人看，就綁在板凳上，孩子哭够了就在板凳上睡，睡够了再哭，两只眼哭的就象灯笼似的，我一見心都要碎了。如今有了食堂，該多好啊！

一天早晨，我在門口喂猪，正好支书走了过来，我就問他：“是要成立食堂了嗎？永业。真要成立食堂，我这个房最相当，只要給我另找个房，我就騰出来。”永业高兴地說：“騰房可是自願的事，如果你能把房騰出来，那可太好了，所有的閑房任你挑！”

我說：“办食堂是为了大伙，我还挑的什么，只要能住就行。”这样，就算說定了。一天晌午，永业又到家来商量我說：“支部的意見，要你搬到孙长盛的两間半房去，你看怎样？”我答应說：“行！哪里都行。”搬家的头天晚上，我和分居的大儿子說：“成立食堂后，听說还要成立托儿所、幼儿园，社里哪能一把盖那么多房，眼瞅着房子挺紧，我看你們就搬到我的里屋住吧，省出那一間半房，还可以安置一家。”儿子也挺同意，于是，我們两家人，就搬到这两間半房来了。

食堂有了房子，还需要安排人。管理員孙忠仁就和我說：“老于太太，大伙都要求你到食堂做飯，不知你願不願意？”我說：“我岁数这么大了，笨手笨脚怕不行吧！”忠仁劝我說：“食堂是个大事情，做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行的，大家認为你合适，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一听就說：“大伙既然看上我了，那我就尽力做吧！”

食堂成立后，家底空，什么东西都要买，錢又不充足，有些东西又赶上供销社脫銷，碰上这样时候，只要我家有的东西，食堂也就有了。头几天，我从家拿出一缸大酱，和一些盐。燒的大柴缺了，一时买不着，就是在外地买到了，大車都忙着秋收沒有工夫拉，我一看这么多人吃飯，哪能沒燒的呀，就把家里的一垛大柴全交給食堂了，把管理員欢喜的，走到哪講到哪，可也好，这以后大家都主动地往食堂拿东西了。

有一次食堂蒸饅头，大伙都乐滋滋的，沒想到把面发酸了，得多擱些硷，可是，食堂的硷都用光了，一时又找不到硷，大伙

愁的够呛，这时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块好硷，立刻回家拿来了，又拿来些蒸馒头用的“垫叶”。这顿馒头大伙吃的满好！

唉，我就吃了这两只小脚的亏了，又是五十五岁的人了，总感觉自己做活不能顶个人，所以每天早晨我总在三点钟以前到食堂，食堂的其余两人都是孩子妈妈，来的总比我晚些，日子长了，他们有些难为情。我知道后，就和他们说：“你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不能和我一样，我没孩子，起点早算什么，谁还没从有孩子的时候过过。”不是说嘴，我们食堂的人相处的就象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食堂里人相处的好了，做起活来也高兴，我们这食堂，不管是饭、菜，在得利寺管理区，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有些人起初还怕食堂做不到好处，不愿来吃，后来看到菜是菜味，饭是饭味，全屯的人，都到食堂来吃了，天气虽然很冷，一个个吃的满头是汗，许多人吃食堂以后，都说胖了很多。我听了，心里真高兴啊！



## 飼養員老谷

豬場場長 姜家忠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號上午，我們社從河北省新樂縣用火車一下子裝回來三百八十九頭小豬，都卸在我們果樹一隊豬場飼養。這些豬因為運輸時間較長，在車上又擠又壓，飲食又不及時，結果普遍上了火，眼睛發紅。冷丁一換水和飼料，小豬普遍地拉起稀屎來，還有一些身上出花，一個個渾身造的有皮沒有毛。

這時候飼養員老谷可急壞了，他辛辛苦苦地把病重和病輕的分了圈，並為病豬單獨做些好飼料，就象侍候病人那樣，一天三遍五遍地蹲在豬槽子旁邊一勺一勺地喂。有的豬病重了，躺在那裏一口不吃。老谷也不嫌豬埋汰，把豬抱在懷裏，扒着嘴象喂小孩似的一口一口地喂着，還自言自語地說：“你吃幾口食，拉稀屎還能抗點勁。若不，拉一會就完啦。”

有一次，死了一口豬，老谷難受的不得了，一勁叨咕：“死一頭

猪，社就損失好几十元錢哪！再說猪养不好，秋天拿什么卖給国家呢？城市能吃着肉嗎？”他回过頭来，又对另外两个飼养員老閔和老姜說：“这是社員大家的財產，咱們可得想办法搶救，不能讓猪再死了。”

老閔一听，沒有好气地說：“你就願意发愁，愁什么？三百多个猪都放在咱們这个猪場，猪圈少，咱們三个又侍候不过来，还免得了死猪！別說是猪死了，就是人死了咱也沒法呀！”

老谷一看老閔不耐煩地走了，为了及早搶救这些猪，便把猪的病情报告了管理区，管理区又迅速地請求了县兽医院。在兽医院的具体指导下，把病情不同的、瘦弱的分別进行了隔离。有的还分圈单槽喂养，个别照顧。老谷又不辞辛苦地把猪圈内外进行了大消毒，食槽和一切用具也全部用火硷水进行了刷燙。

这几天老谷除了协助兽医給猪扎針灌药外，他晚間还在猪場里睡。每天晚上別人都睡覺了，他还打着个灯籠，挨个圈看，拿着个水舀子給这个猪一勺給那个猪一勺……这时，老閔看他晚間經常不睡覺，有时忙的一連好几頓不吃飯，就感动地說：“你这样熬夜，又不吃飯不行啊！今晚你睡覺，我来喂。”

由于老谷的直接影响，老閔也和老谷一样，起早貪黑地侍候猪了。

就这样，在兽医院的具体指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三百多头猪終于被搶救过来了，給社里增产了許多生猪和粪肥。

## 支 援

得利寺管理区 王成林 口述  
党总支書記 刘仁舟 整理

一九五八年，得利寺出現了近十几年来罕有的大旱灾，一連着九十多天沒掉一个雨点。

农历四、五月間，正是咱們这地方水稻插秧的季节。后洼子播种的粳子剛剛长出有半尺来高，干的就象霜打了的羊胡子草似的，倒在地上。沒插上秧的粳哇子，干的四裂八瓣，象一块块瓦片向上翹着。我的心也就象粳哇子里的泥一样，被这下火般的毒太阳晒得发焦。

一天早晨，天还没大亮，我剛醒来忙着穿衣裳，大田二队队长張祖盛就跑来了。他原来就是楞头楞脑的，現在因为着急，說話就更楞了。他瞪着眼睛，晃着头說：

“王書記，怎么办？后边‘跃进’水庫里存的那些水这些日子

都給用干了。簡直划根洋火就能把粳苗點着啦！”

這些事情我早就看在眼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也不是沒採取措施啊！小學校、供銷社、理髮店等部門的人，都參加了這轟轟烈烈的抗旱運動，連從來沒上山干過活的六、七十歲的小腳老大娘，也都積極參加啦。前些日子復縣三中又來了好幾百學生和老師幫助澆地，附近的井都挑干了底，還是澆不過來。

“老張，先回去叫大家用車從別的井里拉水吧，遠點也行，只要有水就好。”我一边扣鈕扣一边繼續說，“別着急，有希望了，縣委躍進辦公室給工廠布置了任務，讓他們用抽水機來幫助咱們戰勝旱災。”

他一听抽水機，乐的把眼睛瞪的更圓了：

“啊？抽水機？怎麼還不趕快來呢？再住兩天……”

不知是誰在外面招呼他，他磨回身就朝院子跑去。看樣子是他約好了那個人，他們一起走了。

我吃完早飯，又辦理了些別的事情，日頭可就老高了。我剛走出胡同口，就看見張老大爺站在老孟家大灣旁邊。他左手提着一把鐵鍬，右手擎着草帽子，眯縫着一雙老花眼在看天。他看見了我，嘆了口氣說：

“天還是連一絲云彩都沒長，再要干兩天呀，地里的庄稼就要冒烟了。”

他說完又瞅了瞅天，戴上草帽子就朝南邊大河套走去。這些日子我的耳朵里充滿了這一類的話，它們就象蟲子似的在啃食我的心。

筐籠社后邊的三角灣里擠滿了三十來個老大娘，他們用泔水瓢、洗臉盆、水桶……端的端，抬的抬，往地里運水。六十多歲的孟老大娘干的更撒野，她把鞋脫下來，光著腳一瓢一瓢地往地里舀。許桂珍的六十多歲的老媽，也把家里僅剩下的一個水桶拿來抬水。她身上濺滿了泥漿，后屁股上粘了一圈爛泥，不用說，一看就知道是滑倒了坐在爛泥里沾的。一陣小風吹來，熱烘烘的撲到臉上，燒在心里。

午后兩點來鐘，我和幾個人正在會議室里研究如何在井干河澗的情況下繼續抗旱，社里的汽車司機老徐張著大嘴，樂的一哈哈地跑進會議室，大聲地向我們喊：

“好消息！瓦房店滾珠廠支援咱們社一台五十馬力的大抽水機。”

他說完轉回身就朝外面跑，大家也都象一窩蜂子似的朝著街上擁去。停在街里的天藍色的大汽車上，裝得滿滿登登的，有電滾，電業用的油缸，抽水機，口徑一尺左右的鋼管子……真是應有盡有，甚至連電綫杆子上的磁瓶子都拉來了。剛從汽車上下來的滾珠廠的工人們，伸著一隻手迎著我們跑過來。我們也都咧開嘴，跑過去和他們握手。我用雙手握著工人老宋的手，樂得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你們辛苦了。”我終於說了這麼一句，“到屋里休息休息吧，我們自己卸。”

“你們也辛苦了，這一路上我看到社員們都在挑水澆地。老太太小姑娘也都……”高個子工人老馬，一邊往下卸油缸一邊

說。

崔士民揭開油缸的蓋往里看了看，剛想說什麼，站在車上滿手弄得油污的譚主席，笑着對他說：

“油缸里滿滿的吧？這是人家工廠正在用的機器，聽說咱這里抗旱沒有動力機，就這些東西給咱們拉來了。”

但是，當機器在夾河心大河套進行安裝的時候，又出了岔子。因為從廠子里走的過于慌促，把一個號頭不對的軸齒輪拿了來，結果安不上。工人老張急的頭髮都要豎起來了，他說了聲：

“我回去拿！”就跨上自行車，向瓦房店馳去。這時太陽已經落山了。我想，從這到滾珠廠足有四十五、六里，他不就得跑一宿嗎？我感動地望着他的後影，他消逝在黑暗的夜色中。

早晨，東方還沒升起太陽，老張滿頭大汗地回來了。幾分鐘之後，抽水機開始唧唧地抽水了。從一尺左右粗的鋼管里向外噴水，那水就象瀑布似的流到水渠里。不多天，後洼子稈畦里的稈苗就返過秧了，綠油油的站在那裡。新插的秧苗也都挺拔着身子，隨風猛長。

## 幸福的晚年

敬老院老人 刘根清 口述  
崔士民 整理

我今年八十一岁了，从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受了多半辈子苦。四十岁那年，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儿子，我心想：“这回可好了，孩子长大了是自己的膀臂。”这孩子又聪明又听说，长到十岁就能给我掌靴鞭，十三岁就能帮我下地干活。谁想到，就在我六十一岁那年，孩子冷丁得了个腰疼病，一天比一天的重。急的我整天在外跑，求亲告友，东讨西借，最后老伴把自己纺的线都卖了，也没治好，没等到秋，儿子就死了。

儿子死后，老伴都想傻了，眼睛也快要瞎了；我的眼泪也哭干了。那时候不知做了多少个梦，总梦见和孩子在一起，醒来一摸，炕上只是我们老两口子，冷冰冰的，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啊！就这样，我们俩熬了十几年。可下子盼晴了天，共产党来了。一九

四七年土地改革时，我还住在刘店。虽然在那里分了房子分了地，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合作社，自己家没牲畜又没农具，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哪能弄好庄稼呢？我们老两口一核计，搬出了门的姑娘家去住吧！解放了，生活都好起来，他们也不会多余我们两个人。姑娘住在得利寺烧锅屯，我们搬去了，把分来的房子和土地交给了村政府。

乍去时，真不错，吃的穿的都挺好，正象俗语所说的“亲戚远来香”。日久天长姑爷就变了样，常常摔脸子给我们看。人，都有个脸，宁肯要饭吃，也不吃这份瞅眼食！我和老伴一核计，还是离开吧！也省着给姑娘找难心。于是，我让老伴回娘家去，我一个人四处飘流，卖个零工混碗饭吃。暖和天还可以，一到冬天，就不行了，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往哪去呢？没办法便在半道的一间小窝棚住下了。身上的破棉袄都露了板油，一床小破被够上不够下，没用几天，连冷带飢，我就病倒了。病一天比一天重，自己不知落了多少眼泪。心想，十成有八成不能好了，于是给老伴捎了个信。老伴听到我的信，当天就冒着大风跑了四十多里路赶来了。她只穿着一身破大衫，冻的直打战战，一头扑到我跟前哭起来了。我当时心真象刀搅似的……

病好后，我们俩就在这个小窝棚住下了。小窝棚里阴呼呼的，满墙是霜，连个门也没有，窗户用些破麻袋片子堵的，四下不靠人家。我心一横：行啊，在这拚命吧。其实，不在这住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这样一年一年地混……

大概是在一九五六年春的一天早晨，我从窗缝朝外望，打东边



来了一輛大車，串鈴嘩啦嘩啦直响。車越来越近，鈴声也就越响越大。“这是誰家送姑娘吧？”我老伴說。不一会儿，这輛車子在我住的那間小窩棚前停下了。就听車老板喊道：“刘积清老大爷在这儿住嗎？”我答应一句。“社里讓我来接您二位老人到站里去住。”車老板一进来就笑呵呵地說。当时把我楞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听車老板从头到尾把社里要給我們安家的意图說了之后，我們老两口乐坏了。說搬就搬，屋里那点东西一車就拉走了。一到站里，老早就有社員在欢迎。这个新的家真是太好了：炕上鋪的崭新的炕席，窗上糊的雪白的窗紙，屋里暖煦煦的。这真是头一回，有了这么一个暖人心的家啊！我們老两口欢喜得眼泪汪汪的……

几天后，开始春耕了，正是忙时候，劳动力打不开点。队里缺少一个喂牛的，我就跟队长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給我。队长說：“喂牛这个活得起五更爬半夜的，你有病才好，哪行呢。”我一听，队长是怕累着我。我就跟队长說：“咱是老庄稼人了，使用了一輩子牲口，現在虽說年紀大了，干这点活，决累不着，队长就放心吧。”由于我再三地要求，队长才答应了。从此，六头大牛交给了我。从接手經管这牛，我就把心都放在这上头了，我象对待自己死去的儿子那样，爱惜这些牛。卸車时，我把牛身上的毛扫来扫去，連一点灰土都不讓沾；喂牛时，我在跟前看着添草添料，总得牛吃饱了，我才去吃飯；夜間我和老伴一个撮草，一个提灯笼，細細地喂，很怕牛吃不饱。就这样，沒用几天工夫，

六头大牛就变了样，浑身毛色崭亮。

牛把头乐的都说：“没想到这六条瘦龙，叫老刘头侍弄的变成老虎啦。”说实在的，眼看着这六头牛出息了，我心里也欢喜得很。

六月里，庄稼已经拦腰深了。一天早晨，社副主任许桂珍来告诉我们老两口到社里去参加劳模大会。会上，王主任亲手给我们俩戴上了大红花，还向大家讲了我俩的模范事迹。我活了八十多岁，这是头一次啊！把我乐的嘴都闭不上啦。我那老伴，冷丁参加这样的大会，一看人山人海的，连头都不敢抬了。后来我还讲了话，几天后县里还给我登报了。其实，我们俩不过喂了几头牛，有什么了不得的呢？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合作社救了我们吗！

转过年，社里决定叫我俩享受五保，不让我喂牛了。这时，我和老伴一核计，合作社就是咱的家，咱俩不能干重活，还能干点轻快活呢。于是我们就主动地找些轻活干，象看场院、看果场、扒花生……人上了年岁，就好为自己的“老”发愁。说实在的，旧社会有多少孤独杆子，活着的时候拐筐要饭，死了狼拖狗捞的，赚了一个狗肚子棺材，这事想起来真可怕。现在享受了五保，真让我心满意足。到了一九五八年秋天，就更好了，成立了公社，公社成立了敬老院。我们老两口被最先送到了这里。

敬老院在一处挺清静的地方，五间朝阳的大瓦房，房子裱的新娥纸，桌椅柜箱什么也不缺。从搬进来以后，工作人员围前围后，担饭送水，问寒问暖，真比自己的孩子都亲。有一天我病了，院长韩学文夜里冒着大风跑到站里去请先生。服务员小千和敬老院的老伙伴们都一夜没睡觉，熬药、送水，照看我，真如同

有了一個新的家！春節還沒有來到，豬肉、大米、白面，早就送來了，還給我買了一雙大棉鞋。唉，真是沒想到啊，我們老兩口子老了，老了，還有這份福！這應該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啊！

頭幾天，我們院里十八位老人都定了計劃，米年開春，要養雞、養兔、種菜、撿糞，我們哪能白白地坐着吃呢！我們也要對社會主義建設盡一分力量。我的晚年是幸福的，我還編了一首詩，來訴說這種心情：

扛年做月大半生，  
二十四五把家還，  
租了幾畝水旱地，  
種地種了幾十年。  
六十一歲運不佳，  
一個兒子染黃泉，  
小孩無娘黃連苦，  
老親喪子苦黃連。  
可嘆無房又無地，  
又無山場又無園，  
整天吃些殘湯飯，  
夜里未睡亮了天。  
餓了誰給一碗飯，  
渴了誰能把水端，  
自從成立大公社，  
幸福晚年甜又甜。

